

宋尚節傳(劉翼凌)

目錄：

跋

** 第一部分 早年 **

一 開場白

二 父親的重生與得勝

三 母親在病危中重生

四 童年

五 興化的大復興

六 小牧師

七 "宋大頭"

八 中學時代

九 赴美留學前夕

十 橫渡太平洋

十一 入學前後

十二 貧病之中

十三 下鄉佈道見異象

十四 大學畢業時的榮譽

** 第二部分 重生 **

十五 大學畢業以後

十六 活躍時代開始

十七 一面交際一面研究

十八 榮膺博士及其後

十九 在紐約進協和神學院

二十 重生的經歷

二十一 重生後入瘋人院

二十二 歸航

二十三 返抵興化

二十四 留

二十五 神的約束

**** 第三部分 奮戰 **.34**

二十六 離家北上

二十七 初到華北

二十八 從上海到南昌

二十九 難忘的南昌之夜

三十 由南潯到滬寧

三十一 與伯特利同工

三十二 上海夏令會前後

三十三 與伯特利同往東北

三十四 山東上海插曲

三十五 華南之行

三十六 滬江插曲

三十七 華北之行

三十八 與伯特利合作的末期

三十九 孤軍奮戰

四十 所向披靡

**** 第四部分 南征 ****

四十一 南渡

四十二 沿海及臺灣行程

四十三 再度南洋

四十四 國難前夜的工作

四十五 戰塵中的勞瘁

四十六 安南雲南之行

四十七 泰國星馬之行

四十八 爪哇初到

四十九 泰國重遊

五十 爪哇重遊

**** 第五部分 澆奠 ****

五十一 離世前後

五十二 蓋棺論定

五十三 王明道的的推崇

後記

勞苦工程已完畢，兇猛戰爭已經歷；行人已渡世風波 身登彼岸享安息。

父啊，敬將安睡僕人，奉交我父慈愛保存。到彼啼痕皆消失，到彼疑難多明白；

一生工作究如何？主為裁判公且直。父啊，敬將安睡僕人，奉交我父慈愛保存。

跋

不知您看了宋博士的傳記看到了什麼?保羅說:"你們當效法我,正如我效法基督一樣."

您看到宋博士生命裡那活水源泉的湧流,有沒有得著激勵?看到他在各樣得軟弱與患難中得了神的憐憫和恩助,您有沒有得著安慰?您看到神怎樣使一個軟弱不配的器皿起來奮興中華,您有沒有起來頌贊神的大能?

宋博士作過這樣一首短歌:

罪惡出去,活水進來,藉著豐滿恩典.

活水愈湧,愈覺奇妙,一直湧到永遠.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希伯來書 12:1)您聽到他們信心的聲音了嗎?"仰賴耶和華的,這人便為有福!"

現在您要不要效法宋博士,謙卑到神的面前,捨己背十字架,要不要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纏累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前頭的路程.我也是在對自己說這話.

唯願那感動眾聖徒的靈加倍感動我們,唯願那在眾聖徒生命中的湧流的生命活水照樣從我們的裡面奔湧

出來.求神賜福!

前一段時間看過宋博士的日記<靈曆集光>,就是本書作者在後記中所說,編寫此書時所沒能看到的.宋博士自己的日記(一生的日記 50 餘本,除兩本遺失外,都收入了<靈曆集光>一書.)印證了本傳記是真實而詳盡描述了宋尚節的一生.兩本書內容出入很小,不同處主要是以不同角度和姿態來記述,作者在沒有看過宋博士日記的情況下,能寫出如此真實詳細的傳記,確實應當感恩.

是為跋.

願這傳記能激勵弟兄姐妹,火熱愛主!

約翰

2001 年 4 月 12 日

于廣州

**** 第一部分 早年 ****

一 開場白

只有中國人才能夠有中國人的想法，只有中國人才能夠用中國的故事，中國的比喻，和中國的格言去說話，而說得引人入勝。外國人的嘴巴斷斷不能把中國人說服，斷斷不能把中國說成基督的中國……幾千或幾萬個英國人美國人都沒有用，我們要的是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是千千萬萬個身心口完全奉獻了的中國人。我們要的只是這一種人，而不一定要通儒學者。如果這種人兼有通儒學者的本領，當然是十全十美；可是重要的倒是這種人--有勇氣，有真心，有獻身精神，有獨立氣概的人。是時候了，我們該尋出一個中國的使徒來了。這個中國的使徒應該是一個中國人，而不該是一個外國人。這個中國的使徒會在哪裡出現呢？他會從神學院裡出來麼？他會在眾人意料不及的地方出現，象以前許多其他的上帝使者出現一樣嗎？我們不知道。我們只能祈禱他快點來。我們並且祈禱他來的時候，象施洗約翰聲震曠野一樣，要把全國全民都震動起來！"

上面的話是英倫教會派到福建的宣教士杜克(Edwin Joshua Dukes)一八八五年說的。這話說了差不多五十年後，中國使徒才在中國出現，在中國曠野發出驚心動魄的喊聲。他是個中國人，是造詣絕高的學者；可是他把學問和生命完全放在主的祭壇上，沒有為自己留下一點什麼。他是大膽，無畏，無偽，無飾

的人，除了和主同行以外，便獨來獨往，除了信主靠主以外，便一無倚傍。他就是福建莆田縣鳳跡村的宋尚節。

這位中國使徒，其個性是非常特別的。有如火如荼熱愛靈魂的內心；卻沒有普通基督徒所有的和顏悅色。在外表看來，他不但不修邊幅，並且其貌不揚。他是個飽學之士，在科學上嶄然露頭角；但是他的講道卻只是簡單明白的福音，一點沒有眷戀家庭生活。講道時手舞足蹈大聲疾呼，有時感人使泣，有時又逗人發笑；但是一下講臺，便沉默寡言，特喜離群索居，在別人看來幾乎是個乖古孤僻的人。和外國人，特別是外國的宣教士和教授，關係很深；但對外國人毫不客氣，批評起來不留餘地，使許多人都以為他是排外的，疾惡如仇，對於罪攻擊不遺餘力；但是他感人至深的道理卻是主的仁愛。他是天生的一個組織家，有卓越的領導才能；他自己卻不要組織，不設教會，不立宗派，不做領袖。受了許多人的批評；但他卻視為等閒，從來不以身外之毀譽為念。他受了許多人的愛，也受了許多人的憎。

這些就是中國大佈道家宋尚節的本色特性，表面上看來是矛盾的，實際上卻毫無圓鑿方柄之處--他是一個優美而和諧的靈魂！

和施洗約翰一樣，宋尚節是在盛年去世的。他在世四十三年，他的工作時間不過是短短的十五年。可是，時間雖短，工作卻不少，工作的成績更不小。

在短短的十五年中，他震動了中國和南洋的教會，成千成萬的人因為他而皈依了基督。在許多東亞的國家裡面，中國教會在日軍侵入後仍然能夠屹然獨存，其功不能不歸之于宋尚節。這些教會之所以能靈命不絕，靈力不竭，是他工作辛勞一番以後的成果。

在中國各省，在南洋各地，在美國，在英國--在一切有中國人的地方，你只要和中國基督徒一談，便會自然而然談到宋尚節。有許多不信的人是因他的佈道演講而得救的。有許多冷淡退步的基督徒是因他的培靈講道而熱烈了進步了的。尤其是許多教會領袖，本來是掛名的，是"吃教"的，是沒有靈命的，都因他而變為生氣勃勃，靈力充沛，和忠於基督的傳道人了，其影響力和果子，持久延續下去。

二 父親的重生與得勝

宋尚節博士在他口述的自傳人的見證裡，津津樂道他幼年從父母那裡受的宗教教育。他父親特別愛談自己重生的經過。那時他年紀還小，還不能領略"重生"二字的真義，可是他卻對這故事感到非常有興趣。

尚節的父親宋學連牧師，十六歲那年就到福建省城進福州神道學校；讀了兩年，不過隨班上課，做一個時間表的奴隸，機械地去追求分數。他沒有熱情，也沒有追求的心，不想在靈程奮進，不想真正認識耶穌基督。這樣就糊裡糊塗地過了兩年的神學院生活。

到了第三年，就是他畢業的學年。在那年的上學期，他還是照舊過日子，不但談不上靈性的長進，就是功課的成績也極平凡。

最後的一個學期，在他平靜的腦海裡，卻被微風吹起了一陣的波瀾。在上約翰福音和羅馬書的時候，他得到聖靈啟示，覺得自己是多罪之身。埋藏在內心深處的黑暗，這時給靈光照亮了。

罪既陳列在目前，總得想法解決，一日不解決，即一日不能得平安。於是他心裡起了一個不可名狀的劇戰，使他坐臥不安。在無可奈何之際，他只得向上帝呼求，每天總是一清早起來，在人們還未起床時，便到曠野去祈禱讀經；在晚上也是深更不眠，在人們都入睡以後，求主賜以心靈的快樂和赦罪的平安。

有一天，在一個東方剛魚肚白的黎明，全把有生以來所有的罪過愆尤，一一向主傾吐無遺。赦罪的主，對於憂傷痛悔的人是特別親近的。在這一次，他得到了聖靈而來的生命。這時他十八歲，是一生的轉捩點。

他在福州神道學校畢業以後，就回到故鄉——福建興化（莆田縣）鳳跡村——開始佈道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鄉村生活雖然單調平凡，對於有了靈命的他，卻也逍遙自在。他在農民的心田，辛勤耕鋤，撒種，灌溉，栽杆，收穫，過了五六個年頭。

流水彈指，宋學連已二十五歲，到了燕爾新婚的佳期了。新娘是佛門子弟家庭中的一位千金小姐。她之所以會和一位傳道人結婚，卻是良緣夙締的。原來他們祖家都不是基督徒，照舊時的習慣指腹成婚。這門親事就這樣成了。

新娘過門以後，確能勤儉持家，克盡婦道。宋學連對她恩愛有加，常在四鄉佈道之暇，挑燈教她讀書識字。經過一番循循善誘之後，這位異教新婦果然受了感化，不久便受洗歸主。可是因為這不過是人的工作，還不是上帝的陶冶，她雖然領了洗，而認識不深，愛主的心仍然非常淡薄。

新夫婦結婚不到一年，便來了一個"弄瓦之喜"，第二年跟著又來了一個"弄璋之喜"——這便是後來宋尚節博士的大姊和大哥。一家四口，固然熱鬧得多，可是做爸爸的擔子也一天重似一天了。那時，他的薪金不過是每月五六元，雖說那時生活程度低，這區區之數，實在難於支配。

在一個手上拮据的晚上，宋學連左思右想，翻來覆去，到了午夜還不能入睡。他思想著。裡面似乎有個聲音說："哦！捱著叫化子一樣的傳道生活，吃了早餐沒有午飯，這麼苦的生涯，難道是一個能吮筆濡墨汁的我消受得了的嗎？我雖不是有名的騷客墨卿，也是個書香子弟，家裡有的是文房四寶，怕拋了這窮飯碗就活不成嗎？"

他得到一個結論：決意辭傳道職，離開窮鄉僻壤，到文士薈萃的城市裡去做報館記者，過漿糊剪刀的生涯，或者鑽進洋學校去做一名教書匠。

可是，魔鬼說話以後，聖靈也跟著說話。聖經的金句，如明燈一般，從他的記憶中映照出來："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箴言三：5）他的良心也在責問他：耶穌豈不是給了你赦罪之恩，你雖粉身碎骨都不能報答禮他於萬一嗎？區區生活上的艱辛，你都不能為他忍受嗎？你甘願服侍瑪門，作金錢的奴隸嗎？白占土地而不結生命之果，你將來敢空手見恩主嗎？你不見天空飛鳥，地上的花草，他們不耕不種，也不紡織，主怎樣養活他們，裝扮他們，使飛鳥翱翔在蔚藍的天空，使花草繽紛地裝飾空曠的原野，主的眼睛不是珍視你勝萬物嗎？你算算古今的傳道人，有誰是慘死在窮巷作餓殍的？你要學富有經驗的大衛王，把他的信心作你的榜樣。'少壯的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這場心靈上的惡戰，從深夜苦鬥到天明。在月影消失，鄰雞唱曉的時候，宋學連清清楚楚聽見天上來的聲音；主耶穌的話，隨晨風吹入他的耳朵："我的僕人啊，不要怕，有我！你所需要的，我早都知道了。"

東方已明，宋學連披衣起身，開口第一句話，就是向太太訴說昨夜激戰獲勝的經過。

從此以後，他便打消辭意，重振旗鼓，再度傳道。以後，因為有了成聖的經驗，傳道的工作越了做得甘心樂意了。他此後更蒙主重用，工作更著成績，更有效果。他所主持的禮拜堂，一向只有教友二百人。可是翌年便有五六百人，第三年便有千餘人了。

宋牧師不但講道好，文筆也好。他喜歡買書，凡是古本書，只要有錢，沒有不買的，所以家裡藏書約有一萬本之多。他對於藏書也非常珍視，不許人隨便取閱。有一次，尚節不小心把一本書的書皮弄壞了，心裡十分害怕，只希望不給父親發現，但後來終於給他看見，便捱了一頓重打。

因為他文筆好，人們便請他主編一個定期刊物奮興報，城福建全省流很廣。他也喜歡寫日記，每天記事不輟，尚節後來之有天天寫日記的習慣，就是從父親那裡學來的。

三 母親在病危中重生

宋學連牧師雖已重生，可是宋師母還是一個不冷不熱盲從的基督徒。她在料理家務之外，幾年之內又替宋家生了兩個孩子；連以前兩個，一共是四個了。在她生第五個孩子的時候，染上了一場大病。那個是產而不育的孩子，是宋尚節的五哥。

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大病：她時而魂遊明宮，和光明的天使攜手樂園而複來人間，和骨肉相聚，在痛苦中呻吟。這病究在哪裡，叫什麼病，病源如何，醫生也查不出。總之，她和藥爐茶灶結了不解之緣。

如是者半年之久，醫生們和有經驗的人們都認為她不久人世，告訴宋學連為她置備棺木衣服以應隨時的需要，免得臨死倉卒。他只得聽他們的話，眼裡含著清淚去料理一切。

在景色黯淡寒風凜冽的大除夕，在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光下，死氣籠罩著宋師母的病榻。宋學連把兒女們都領到榻前，自己用手拿起她瘦削如柴的手，眼淚汪汪的說："我和我的兒女們都在……"尾音已哽咽不能成聲了。

宋師母微睜那對閉著的眼，轉動了一下，眼淚就在那沒精打采的眼眶內湧出，然後一粒一粒地滾到枕上。她想勉強說些話，但一句也說不出，只見她在急促地喘氣。

房間裡沉寂了一刻鐘的光景，外面是嗚嗚的北風，裡面是兒女們的哭泣聲，和宋牧師的禱告聲，交織成一曲淒涼的音樂。

這時，宋師母忽從病床上坐起來，說："拿飯和肉給我吃吧！"

奄奄一息的她居然已有力量起身，已是奇事了，起身後又要飯和肉吃，更是奇中之奇——原來她已很久很久未進滴水粒飯了。

但是篤信上帝萬能的宋牧師，一點不以為奇，飛也似的跑出去煮飯燒菜，滿心感謝上帝洪恩，煮好了便端給宋師母。

原來在死亡邊緣中的師母，忽然聽見了起死回生的大醫師耶穌的聲音：

"婦人起來，吃你的飯和肉吧！今晚我要賜你新生命。"聽了這幾句帶著能力的話，她就自然而然的起來，自然而然的覺到饑渴，自然而然的向丈夫要飯食了。

經過了這番啟示以後，宋師母便熱心起來，此後不但安心和丈夫同甘共苦，而且還幫助丈夫殷勤做傳道工作。

她病時，子女無人照料，宋牧師就把他們寄養在一個婦人家裡。她好了以後，就把他們領回來，卻看見他們渾身骯髒，原來半年當中，她竟未給他們洗過一次澡呢！宋師母看見兒女這個模樣，便不禁哭了起來："半年沒有媽媽，你們就活不成了！"她馬上替他們換衣，洗澡，捉掉身上和頭上的蟲子。

在父母都已清清楚楚體驗了重生之後，宋尚節不久便呱呱墜地了。

四 童年（1901-1909）

一九零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恰好是舊曆辛酉年的中秋節——下午四時，宋學連師母在鳳跡村誕生了一位

麟兒。那時正是宋家家境最蕭條，生活最貧寒的時代，多一個食指，即多一份困難。幸而那時宋牧師和宋師母都有的基督豐盛的生命，不但不以新增的負擔為苦，反而能夠知恩謝主，就同心合意，把這個初生的男孩錫以嘉名曰"主恩"，這便是後來的宋尚節博士。

家庭經濟雖然拮据，但快樂的空氣未嘗一日消散，人們都說宋家是人間天堂。實際上，他們家裡所愛唱的讚美詩恰恰就是"耶穌同在就是天堂"。

主恩五六歲的時候，宋家全家從鳳跡村搬到興化城內。那時，宋牧師任興化福音書院的副校長。這書院附近，有一所小學，是教會學校，每禮拜天有主日學，主恩常去參加。主日學的教師們很懂兒童心理，教授有方，能使聽者樂而忘倦，主恩特別得益不淺。他後來說："使我感興趣而至今能記憶的，我常用來喻解真理的，大多數是採取我在主日學裡所聽得故事。"

當主恩在孩提時代，在兒童園地裡跳躍玩樂的時候，平空來了一個打擊。

一天傍晚，主恩正挾著書包放學歸家的時候，一入門，便聽母親痛哭的聲音，使他吃了一驚，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時姐姐把哭紅了的眼睛，向他瞥了一眼，招呼他過去。她對他說，妹妹瑞德死了。

嬌小天真的瑞德果然一動也不動睡在地上。主恩跑過去拉她的手，疑惑地說："怎麼僵硬冰冷了？"

妹妹的死，使主恩的小頭腦常想"人死後到那裡去"的問題。這問題在他心裡植根深厚，揮之不去，拔之不出，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有時他在半夜裡為惡夢驚醒，嚇得渾身大汗淋漓，且懼極而哭，大喊爹媽。這不是別的，原來他夢見惡魔把他俘虜了去哩。

尚節還講過如下的一個有趣故事："我年幼時，把錢看得很重，我的母親叫我念聖經，念一節，給我銅板一枚。她每天只要我念一節，多了怕我忘記。積一年，居然有三百多個銅板了；那時我真的發財了。然而恐怕失掉，睡覺吃飯，都不安心。後來母親叫我把錢寄存她獨家經理的銀行裡去，一個月生息一個銅板；我更高興極了。但是現在一想起來，卻要笑自己太蠢笨了。"也許，看著瑞德撇下的玩具，會使他思想"錢帶得去麼？"

五 興化的大復興（1909）

一九零九年宋主恩遇到一件奇事，是鑄刻在他心版上永不會磨滅的。他自己說，那是"一幕神為我開映的劇本"。這當然是值得在這裡敘述的。

那時他剛剛九歲。興化那年舉行一個空前未有的大奮興會，聖靈之火，熾烈地在教會中燃燒，使年紀

小小的主恩看見璀璨光華的壯觀，而留下一個終身覺得甜蜜的印象。

這奮興會主領人是興化和一位壯年牧師，也曾常到主恩所上的主日學講故事。他的講法，態度，手勢，都能使三四百個兒童聽了肅然無聲，越聽越有味道。

舉例說，在一個禮拜四的下午，為紀念基督受難而舉行一個集會，這位牧師主講"橄欖山下客西馬尼園中的耶穌"，講得活潑真切，一聲聲，一句句，都好像一枝枝的利箭，射入了聽眾的心坎。這個描摹是如此的生動深刻，使宋主恩在 34 年後，追憶記述起來，仍然"哀感縈結，辛酸之淚滲透衣襟"呢！

在那次的奮興會裡，這位壯年牧師身被靈感，大有能力，得到非常美滿的效果。單以到會的人來說，會堂內外，座為之滿，道為之塞，只好臨時支搭一座可容下三四千人的帳棚。但是，到會的人，還是愈來愈多，除了興化本地外，還有遠從廈門福州來的。在華南的各區會也都派代表前來。不消說，到會的都得到豐富的生命回去。代表當中，有的竟是遠自美國來的。這好象難於置言，但宋尚節博士在我的見證裡面說："事實確乎是如此"。

每天的聚會裡，有很多人被靈感而痛哭悔罪。這個人認私吞公款，那個人認偷人東西，這個男孩認盜取人的雨傘，那個小妹妹認偷取別人的皮球，每個人都認出他曾犯的罪。更奇妙的，有二百個鴉片鬼起來認罪，獻出各種煙具，用火焚燒。那時的景象實在很好，每人把罪除淨，心門打開，接受耶穌的靈進去。到會的人當中在很多是兒童，他們受感悔罪以後，把偷來的皮球交出來的，共有五六百個，此外政治家不計其數的紙筆墨硯。

那時的宋主恩年方九歲，雖然 每天都去聽講，但是沒有悔罪的覺悟，也沒有接受新生命。不過他覺得有一種能力，驅策著他，使他不得不去聽講。

後來，他發現了這奮興大會成功的秘密。原來早在這大會之前，美國有兩位愛主的姊妹，在她們家裡為興化教會懇切流淚祈禱。有一天，在她們禱告的時候，聽見有聲音自高天下來對她們說，不久的將來，從一九零九年的受難節開始，興化將有奇妙的大奮興會。她們便寫信報告在興化的宣教士。果然，在她們的來信未到興化之前，復興之火已熾烈地燃燒著了。

這件事證明瞭代禱的能力。後來宋尚節博士在我的見證裡說："在我的生命中，最願意追憶的是那年的奮興會。它象春草般青青可愛。那欣欣向榮的氣概，由於靈風的吹煦，會中的善種，會持蔓延到各處，未出燦爛的花朵，結出生命的果子。"

這是一課有益有用的功課，是宋博士後來佈道時常常付諸實行的。感謝主，在這麼早的時候，已把這樣重要的功課——實際上是奮興佈道的秘訣——教了他，並且在他心裡了。

六 小牧師（1912—1913）

一九零九年夏天的奮興會雖已過去，但由它點燃的奮興之火，卻起發熾烈，繼續蔓延通道的人，與日俱增。夏去秋來，冬去春來，年復一年，但見教堂的人數頻添，教堂容積日小。一到主日，四鄉農民，扶老攜幼，成群結隊，抱著敬虔誠懇的心入城禮拜。

本來只容五六百人的禮拜堂，突然要容二三千人，實在是一個困難的問題。而要建築一所可容二三千人的禮拜堂，也不是一蹴可幾的事。惟一解決的辦法，便是把四鄉所有的信徒，按照其距離的遠近，分上午中午下午三次聚會。這樣一來，那些爬山越嶺遠道進城的教友，就都有聽道的機會，不致空跑一場了。

一天分三聚會雖然是個解決的辦法，但在宋學連牧師卻未免太吃力了。好在那時主恩已是十二歲的孩子，已頗能助爸爸一臂之力，實際上居然充了教堂裡的一位臨時執事，能協助應付當時的繁劇了。

一年以後，二三千信徒盼望中的新教堂，已雄壯堂皇的矗立在大眾眼前。新教堂落成以後，宋學連牧師格外勤奮，因為他真切地感覺上帝與他同在。社會上一般紳商仕宦，對這間發達的教會，也刮目相看。興化的知縣，在有緊急公事時，也跑來和宋牧師商量了。可是，宋牧師雖然聲譽日隆，家裡還是一貧如洗。

那時，宋主恩已十三歲，在一間舊制（四年制）中學念書，並一面幫爸爸佈道。他的工作，除散發單張，販賣聖經單行本之外，還時時跟著爸爸到四鄉宣講福音。甚至在父親生病或上省城去時，還替他主領夜間的禮拜。在男女老少數百人的視線集中之下。這位二三歲的宋主恩居然能勇氣登臺講道，已謔不容易，至於他在講臺上能不局促，不慌忙，把事前預備好的講章有條不紊的講出，更是難能可貴了。

每年暑假，更是主恩為主工作的大好機會。縱驕陽似火，他也不畏懼，常在綠蔭一或涼棚下，宣講罪人的得救之道。聽眾感動而表示悔改歸主的頗不乏之人，這便給他一種鼓勵，使他越發起勁的幹下去，有時講得汗自額上流下，濕了眉睫，又滲入眼眶，使雙眼醃著鹹性汗液，痛得睜不開來。但他不顧這些，只不時把袖子在額上一抹，繼續的講下去，往往講到樂而忘倦，連飯都不想吃。有一個暑假，他在沙塞鄉工作，教將近二百的兒童讀聖經。又有一次他在比高鎮佈道，也有五六十人表示悔改。

主恩講道的興趣那麼濃厚，在他看來，這也是上帝的恩典。主在他這麼年輕的時候，便給他這樣一個黃金思想，使他知道以傳道為樂。

因為上述的種種事實。人們便給宋主恩一個綽號："小牧師"。

這本來是名副其實的稱呼，但是宋尚節博士後來，回憶這事，認為這一階段的活動，只是"糊塗的熱心"，因為它是沒有生命的，盲目的，用意在高舉自己，沽名釣譽。

七 "宋大頭"

宋主恩生下來就有一個比別人大得多的頭，帽店裡的帽子沒有一頂合他戴的。這也不打緊，因為縱有合戴的帽子，宋家也沒有閒錢給他買則子戴啊。最好的辦法是少剪幾次發，留長子作為護腦之用，這樣就戴上天然的帽子了。

因為他頭大又不剪髮，襯起來頭格外大，同學們就送他一個渾號"大頭"。他起初雖然不願接受，但叫得多了，也就成了習慣，當別人叫他"大頭"時，他也會不期然而然答應了。

"大頭"不但生理上特別，心理上也離奇古怪。這裡有一部分是他父親遺傳，一部分是他所獨具的。宋學連有一種性急症，發作時聲音咆哮如雷，面孔轉為青色，誰都怕看怕聽。敢於碰他的，只人和他一樣脾氣的"大頭"。有時做爸爸的管教他時，打得太過份了，血氣方剛的"大頭"是不甘屈服的。

有一次，為了一件小事，"大頭"觸犯了父親，使他大發脾氣。"大頭"受了一肚子悶氣，就躲在床底下，在那裡藏了多時。家人到處尋找不到，急得魂飛魄散，以為發生了什麼意外。因為在此以前曾有一次在和爸爸嘔氣之後，"大頭"竟想投井自殺！那次雖然是假裝的，目的在恐嚇他父親，但這次也許是當真呢！一直到深夜他從床底爬出來家人才松了一口氣。

又一次，他又惹起了爸爸動火，爭鬧一會以後，大頭使勁的用頭向一口大水缸撞去，缸破水流，而大頭竟安然無恙。

有這樣脾氣的"大頭"，捱打當然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宋牧師把他痛打一頓之後，自己就跑進書房裡去。捱了打的"大頭"，為好奇心所驅使，想刺探爸爸進書房究竟做什麼事。他從門縫裡望進去，不料爸爸正在那裡掩面啜泣呢！"大頭"忍不住了，就沖進房裡，問道："爸爸，你做什麼？我捱打的還沒有哭，為什麼你倒哭起來了？"爸爸說："這就是父母愛子之心。主愛我們，也是如此！"

在這樣的宗教氣氛之下，雖然偶有打罵，家庭的關係還是和諧的。在春花之晨，秋月之夜，宋牧師總不忘記帶孩子們去流連好山好水，欣賞上帝在大自然裡的傑作。年輕的尚節特別喜歡陪父親上山禱告。孩子們就在這樣的家庭教育中長大成人，而留下了終身不能磨滅的印象。

八 中學時代（1913—1917）

尚節有一個讀書的天性，這天性是他各爸爸共有的。宋牧師只要有一些閒錢，就要到各處去購書買畫。這是尚節所十分贊成的。他常常鼓勵爸爸去訂月刊，訂雜誌，買傳記。反對買書的卻是宋師母。她當的是窮家，收入少，孩子多，認為買書是一種奢侈浪費行為。

家裡一間雅致樸素的小藏書樓，是使尚節歡樂的地方，不論是工作畢，或是放學回家，他的影子總在那藏書樓上徘徊。他說讀書是"和一本本的朋友們談心"。他不但誦讀新舊小說，古今名人傳記，甚至婦女的書報，如婦女雜誌，婦鐸報等，他也一一閱讀，因此惹起同學的譏笑。但他並不顧忌，只回答他們一句："我有書必讀。"

尚節在書本子裡沉迷的時候，福州海軍學校登報宣佈考生，宋牧師看見這個廣告就吩咐尚節去信報名投考。此舉表面看來雖似突然，可是宋牧師也許以為海軍學校和其他軍校一樣，是免學宿膳等費的，考取了，可省一筆負擔。

應考的青年很多。考試科目只有體格核對總和國文兩項。這在尚節看來是很有把握的。他的師長和同學也鼓勵他去投考，認為他必被錄取。但是體格檢驗的結果，尚節被宣告不合格，因為他那時恰好患著莫名其妙的腳腫。體格已不及格，國文考得怎麼好也沒有用了。因此他在考國文的時候也就沒精打采。

考試的結果，他的許多同學中，只錄取了兩名，當時這兩人覺得有無限光榮，可惜人生變幻無常，這兩人都任不久以後相繼陣亡，一腔升官發財的熱望也同歸於盡，這萬不是他們預料所及的。尚節後來回憶此事，便對上帝不勝感謝。

落第歸來以後，宋尚節仍然回到原來的中學讀書，照舊做一名書呆子。那時已是民國初年，為了紀念國恥，鼓勵愛國圖強，學校紀念日非常之多，時常停課；可是學校儘管停課，尚節仍照常上課。偌大的課堂，只有他一個人兀坐讀書，雖孤獨，倒也安靜。同學們以為他不關心國事，對他冷嘲熱諷，在他身上加上什麼"冷血動物"等等頭銜，在好學勤讀的尚節，倒是毫不在意的。

在中學時代的尚節，在衣冠容貌方面，是毫不整飭的。一來因為他只顧讀書，對身外之事，並不講究。二來，家中經濟能力薄弱，衣著方面，要講究也講究不來。因此在中不三年中，尚節卻始終是"短衫同志，赤腳朋友。"短衫者，因為他穿不起長衫；赤腳者，因為他買不起一雙鞋。

他穿第一件長衫，是在中學畢業那年。他得了第一名，宋牧師為了獎勵他，並為了使他在領文質的時候不失體統，就上街買了一件藍布衣料，叫宋師母趕緊縫好。這就是尚節的大禮服，是他穿上的第一件長衫！

九 赴美留學前夕(1918)

中學畢業以後，跟著來的，自然是升學問題。那時尚節打算升學南京金陵大學。在籌備期間，他媽媽和大姐在家製備衣服，打迭行裝；他自己在此時的工作，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在家譯著，一是下鄉佈道。

宋學連牧師是個善於記日記的人，尚節也在一九一七年開始跟爸爸學寫日記，以後就養成習慣，差不多飯可以不吃，日記卻不可以不寫。後來他的同工都說他每天無論如何忙，至少都要抽出一小時以上的時間來寫日記。他寫日記的字寫得的極細，記得極詳，直到他臨終毫無間斷。這是關於他生平的珍貴而確切的材料，可惜寫這本傳記時我們還沒有披閱的機會。

寫日記之外，就是代父親編輯奮興報。在中學時，尚節每於課餘之暇，幫忙譯登一些稿件。學校裡的期刊他也曾任過主筆，又常常在各報紙上投稿，所以現在主編奮興報不會有手腳生疏之感。還有，尚節的姐夫，是一個很有國文根底的人，在文字工作上給他說明不少。

在文字工作之餘，他做了一個鄉村佈道計畫；這計畫得了西教士的贊助，他便糾合同道青年多人，每禮拜下鄉，輪流到各小學去，先和教員談話，得到他們同意後，便開始向學生佈道。這裡包括講故事，教唱讚美詩，作有意義的遊戲，發福音畫片等等。

工作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忽然接到家中急報。說大姐身染急性時症，不過三四個鐘便去世了。這給他以一個重大打擊，赴金陵大學升學的計畫，從此成了問題。

一天清晨，他在家不遠的雷山頂上，獨自一人向上帝祈求重生。清涼的微風，拂面吹來，花草的繁茂，枝葉的蒼翠，都引他追求欣欣向榮的靈恩，大有不得不休之勢。

有一天，他忽然記起父親的重生是由於讀羅馬書和約翰福音，於是把又絞盡腦汁，想從克己修煉著手，但也一樣得不著他所希求的。他那時還不知道，新的生命是從聖靈生的，是有其定時定期，不可強求的。

尚節赴南京學金陵大學的計畫，因大姊的突逝而受了挫折，但是升學的志氣卻沒有時時罷課，就是不罷課的時候，要學校裡也沒有人有時間心情去讀書，因為總是政治活動多，而學問的活動少。究竟到什麼地方升學好呢？無論進哪間大學，情形總是大致相同的。

這時尚節想到出洋留學。這自然是個奢望，因為他的家境那時並不豐裕，在家就近上學還是一個重負。當向爸爸述說這個大志時，宋學連牧師對他說："不要夢沉沉啊！莫以為我有血汗給你去吃洋墨水出風頭。你不要以為我是誰……我不過是教會裡一個窮傳道罷了。"

這答覆並不是預料之外的。地上的爸爸既不答應，他還且位天上的爸爸可以呼求。尚節於是跑到山上，向天父奏告他到外國升學的志願。他並且說明出洋留學的目的是終身事奉主，作傳道的工夫。

這樣的祈禱，繼續了一個星期之久。天父果然是有辦法他是大能的上帝，尚節從西教士手裡，接到康女士寄他的信。她說，風聞他有志出洋，只困於經濟，不能如願。他知道尚節是好學的青年，所以她願意替他去信美俄亥俄州德拉威（Delaware）的衛斯理大學（Ohio Wesleyan Unlaware）和他們商量給他一個免費學額。她並且允許在他到了美國以後，再幫助他找一個工讀的機會。

尚節接讀了這封信，便手舞足蹈地讚美感謝神，又歡天喜地的把這好消息報告爸爸。爸爸卻吞吐地對尚節說："我委實沒有能力給以給出洋。你要曉得，我傳道三十多年，所有的積蓄還不到一百塊錢，攏總給了你也不夠作你川資的一半。捉襟見肘的我，確乎力不從心，萬一可能，那有不希望兒子出洋的道理？"

父親這一番有道理合事的話，不啻一盆冷水澆背。他沉思了半響，仍舊跑上山去呼求上帝。

一般在福音書院的畢業生，在那時都做了傳道人，都是學連牧師的高足弟子。他們一聽見尚節有志出洋留學，而且又有機會，將來學成歸國又決意為上帝作工，都為之興高彩烈。他們知道他的困難是川資無著，便都願慷慨解囊，為他共籌出洋的旅費。他們之中，有出十元的，有出二三十元的，不多時，赴美的川資已籌足了。這些數目，尚節都一一記帳，預備到了美國，賺得工資，就立刻清還。

統計有五六百元，赴美的旅費是不成問題了。碰巧那時金價大跌，美金只值銀圓九角半，使旅費不但充足，並且綽有餘裕。他於是做了一套西裝，另添置了一些衣服鞋襪，決定在春風駘蕩中放洋。時為一九一九年二月十日，同行的另外有七位同鄉。

十 橫渡太平洋（1919）

尚節離興化的那天，父親因事外出，沒有送別，只剩媽媽在家拉著他的手叮嚀再三，哥哥親送到汽船碼頭，還幫他提箱子等物。年輕遠別，自免不了依依之情，可是前途的希望，象東升的旭日，光芒萬丈在引領他，心裡的悲傷，都被它驅散了。

過了七天，汽船到了十裡洋場的上海。同行七位闊少，夜以繼日地遊公園，看電影，逛遊藝場，只有宋尚節足不曾出旅館的大門，不但上述的那些娛樂場所他沒有去，連那些有名的大百貨公司也沒有參觀過，甚麼先施永安兩間大公司面面對峙，還各有屋頂花園等話，都是從人家聽來的。他只在旅館裡面讀經，祈禱，看書，看報，寫日記，和家居生活絲毫沒有分別。

在陰天下雨，不能出門尋樂時，那 7 位闊少便把宋尚節來做話柄，做笑料，把他當成可以開胃開心的土老兒。其實，據他自己說："我何嘗是土老兒不識玩呢？不過想起僅有的川資，還是借貸得來的，怎能象他們一樣任意揮霍？"

三月二日，尚節所乘的尼祿號就啟碇向美國開駛。那時，坐頭等才能在美入境，才不致被認為苦力。他乘的是頭等艙，船票只要二百四十元。船出了吳淞口了大海，頗有些搖擺，同行的人都害了暈船病，只有尚節在甲板上獨自欄遠眺，俯視滄海，仰望晴空，愉快地歌頌創造宇宙萬物之主。

那天晚上，尚節又踱到甲板上，見夕陽浸在碧波中，晚霞把天空織成美錦，獨自一個人倚著鐵欄杆，兩行清淚就簌簌地落了下來。這不是為了去國懷鄉而感到悲哀，也不是為了想念骨肉之親而引起離情別緒，更不是為憧憬前途而在擔憂，而是為數算不盡的浩大神恩而感激涕零啊！

貧寒之家出身的尚節，在頭等艙上享受的是生平未曾經驗過的闊綽生活。那 7 位同行者已因暈船不能起身用膳，只有他一人獨據八人的餐桌，獨享豐富的大菜，愛什麼就吃什麼。此外還有兩名侍役，只由他一人驅使。

到了美國以後，來了好一個金價飛漲的機會，尚節一算剩餘的金元，還有二百四十六元，就留下六元作自己在美的費用，其餘掃數寄回父親。這樣，來時金價驟跌，到時金價飛漲，這二百四十的數目不但可還清他的債務，他還提議他哥哥也赴美留學呢！

十一 入學前後（1919—1921）

尚節一到美國，才開始有孤寂之感。第一是英語不流利，發音不正確，使他到處碰著困難。第二是在四月找到了俄亥俄州，一問之下，才知道康女士在北京逗留，還未回美，使他覺得舉目無親。

衛斯理大學果然保留著他的免費學額，但他未能立即入學住宿。住在外面需膳宿費每日一元，對於身上只有六元的他當然負但不起。這時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找一份工作，但這也不容易：人地生疏，在茫茫人海中，向誰找工作？找什麼工作？

在無可奈之際，尚節跑去找一位青年會的書記，求他幫忙度過目前的難關。但是因為說英語時辭不達意，被一口回絕了。

在求人不應，無人可求的時候，尚節轉而呼求上帝。上帝安排他在一家布店受雇，做洗刷地板和抹玻璃窗的工作，每小時得工資一元。這是一件卑微的工作，所以他在當街揩玻璃窗時，總怕給同學們看見。特別是看見女同學經過店門時，便不由他不兩頰漲紅，耳根發熱。

後來他在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Co.）做夜工，每小時有四角五分工資。他每夜做工十一小時，每週工作五天半，共得二十七元左右，除去膳宿等費，餘下的就沒多少了。每月僅剩八十元，怎能開學後的開支呢？但他仍繼續不斷禱告，深信上帝必能為他有所預備。

在廠內工作的時候，尚節口中常哼些中國調子來解愁消悶，那些黑白種的同工們都傾耳諦聽，樂而忘倦。後來這種短小調傳入經理的耳鼓，經理便邀他作上賓，請他獨唱一支美妙的中國歌。尚節高歌一曲，使經理先生興趣橫生，和他攀談起來，又問及他赴美的目的。尚節於是恭敬地告訴他說，他是一基督徒，他到美國求學的目的，是在學成後歸國傳道。現在因經濟困難，才到他廠中做工自助，以維持開學一年間的膳宿書籍等費。經理先生把他說的話都耐心聽完。

他沉思一下以後，抬起頭把尚節打量一番，就對他說："我可以把九十三號的製造鍋片的機械給你管理，工資每小時你可得一元左右。可是這部機器危險性很多，常常軋斷工友們的手……"

不等他說完，他已經首肯了。

暑假過去了，尚節統計淨賺六百元，剛夠一學期的費用。和同學比較一下，沒有一人的工資能高於他的。他深信這是上帝特別的恩賜，使他可以安心求學。

尚節對主之主篤信，還可於如下的事上看出。

開課的一天，他跑去見大學監督，作一個突如其來的請求：他要在未來三年中讀完大學學分。監督聽見這話，挺直身子，搖著頭說："照你的英文程度，五年後能讀完大學課程，已算萬幸了。"

事實上，考試後尚節名列第一。就天文學一科說，同學裡面有的不及格，有的得零分，只有他"優等列頭牌"，成績使師友們都驚贊。給果是教員們在商議後對他說："你如果努力求學，則可三年畢業。"

十二 貧病之中（1921）

一九二一年，第一次歐戰戰後的經濟恐慌已在美國開始，工廠倒閉不少，工人失業多了起來，使尚節在第二年的暑假裡找尋工作，發生困難。那時他的哥哥宋尚廉也到了美國留學，使尚節找尋自己的工作之外，還要替哥哥找工作，委實不是容易的事。

但是相信上帝倚靠祈禱的尚節在原有的旅館工作之外，並且進一家鐵廠做拉鐵板的工作。

鐵廠的工作很苦，是尚節所擔不了的，亦不過為瞭解決麵包問題，不能不含辛茹苦幹下去。這樣，勉

強幹了一天，尚節忽然覺得神志不清，心臟葡萄地在跳動。自己按一按脈膊，似乎跳得非常劇烈，頭部也作劇痛，如象要炸裂的樣子，身體也在發著高熱。

但是尚節仍然負病工作，勉強到第三天，實在不能支持下去了。只得請假到醫院去就診。

入院以後，不久臀部生一巨痛，醫生說若不開刀必會危及性命。這倒是個難題，因為他身上一文莫有。手術費和住院費從那裡來？

他決定採取一個聽天由命的態：任憑病魔纏身，唯依天命，最後由於朋友再三苦勸，只得進了醫院，在病房裡呻吟著。到於費用問題，只得以後再說了。

快到施手術的時候，尚節向看護討了一張白紙，寫了一篇絕命心式的家信，打算寄給父親。在這生命不絕如縷之際，他棄絕了對於這世界的希望，心裡反而輕鬆起來。

開刀以後，麻醉藥作用漸失，創痛的感覺就敏銳起來。大腦的活動一恢復，尚節又在擔心醫院的費用了。雖然醫生派了最好的看護，屬靈的，有經驗的，能體貼人的，但是尚節腦子裡總是盤算院費如何清結的問題。

一天，尚節正倚靠在病床上自歎不幸，忽然走進一群男女，有的拿著鮮花，有的提著水果，一個個笑迷迷走近病床和他握手。這些都是他常去聚會的那間教會裡面的兄弟姊妹，其中有一位還是那裡的牧師。尚節一見他們，如見骨肉至親，什麼國家種族的界限都消失得無影無形了。他心裡砰砰地跳，眼裡含著感激的清淚，接受他們一個一個的殷勤的慰問。

他們走後，那個驅之不去的經濟問題，又來縈繞尚節心懷，他想來想去，深知"醫院居，大不易"，雖然創口未複，也還以及早出院為佳，於是本來要一個月才可出院的，他卻提早兩星期出去了。

向醫生告辭時，他面紅耳赤，慚愧得說不出一句話來。一種貧窮的哀感緊壓心頭，使他咽喉哽咽，一腔心事，卻無法表達。可是，眼裡的汪汪悲淚，卻怎麼也抑止不住，滔滔不竭地傾瀉下。富有經驗的醫生，看出他有難言之隱，就拍拍他的肩背，對他說道：

"親愛的朋友，你莫非為醫藥費擔憂而傷嗎？醫院裡已把你的費用作八折計算，一共只要三十三元；這數目已由一位元被聖靈感動被主愛激勵的同道付清了。你可以平安快樂地出去了。願上帝賜福你。"

尚節聽了這話，心裡好象卸下千斤重擔，快樂得幾乎跳將起來。一時不知道當說什麼話才好。最後，他謝了醫生，一步一步地出了醫院。

這傷處一直沒有好；從那天起，創痛時時發作。尚節後來說：我禱告上帝免掉我的痛楚，然而上帝卻不允許。上帝如此管教我，是要我得到益處，因為我在痛時會想到自己的驕傲和汙穢。"

十三 下鄉佈道見異象（1922）

雖然貧病交迫，尚節並沒有因此而稍減對學問上的努力。歲月催人，一年容易，第二年的學年考試，又是他名列前茅。一個每天要花一半以上的時間來做苦工的學生，能夠得到這樣優異的成績，在別人看來，是可驚可異的。但是在尚節自己看來，這又是"上帝格外的恩惠"。

除了勤讀苦做之外，在休假日尚節又常組織福音隊，邀同學同道參加，到鄉下去傳佈天國福音。美國鄉村的老百姓，尚節看來，是忠厚，樸實，敬虔的。他們都喜歡聽他的講道，悔改的人數逐次增加，報紙也竭力鼓吹，使過去在興化縣報紙上活躍的宋尚節，現在又在美國英文報紙上嶄然露頭角了。

福音隊到處受人歡迎，各鄉的信徒都盛意招待他們，供給他們的需求也十分周到。他們談吐風雅，語出肺腑，待人接物又全出至誠，使尚節深感人間的溫暖。

有一個家庭，特別給他深刻的印象。一對愛主的夫婦，組織了一個以耶穌居首位的家庭。她是一位彬彬有禮春風滿面的婦人，因為言行芬芳，尚節稱她為"空穀幽蘭"。他是一位忠誠的基督徒，只要和他交談一次，便可知道他遠超出一般沒有生命而徒負盛名的牧師。他們中間有一位甯馨兒，活潑美麗，固不用說；特別引尚節注目的是，每晚臨睡前在小床前邊跑著禱告的神態。

一個愉快的秋高氣爽的感恩節，司密慈邑（Smithville）邀福音隊去佈道，那晚就在一個信主的家庭住宿。尚節在那晚"似夢非夢的看見一個神妙而奇絕的異象"。他深信這是主有意顯示給他的，將來必逐漸在他生命中實現。

在異象中，尚節遊興化東岩山巔。那是他最熟悉的地方，從前差不多沒有一日不上那山巔禱告的。他在山巔瞭望時，忽然聽見一片淒愴的呼救聲，間著山下潺潺溪聲，使他張眼四望，才發現有人在山腳下溺水呼救。

一發覺有人溺水，尚節奮不顧身，連沖帶跌地下山救人。腳下奇石崛起，四周荊棘叢生，但他仍奮勇奔赴；好容易從崎嶇的石路上，荊棘的包圍中，走到山下，已是渾身鮮血斑斑了。

小溪水逐漸高漲，溪面愈漲愈寬，後來變成一片汪洋大海，海裡沉溺著各種民族，發出淒涼悲慘的呼救聲。在水準線上的尚節，俯瞰海岸相去甚高，海潮還不斷在洶湧澎湃，要想救海中人，誠非易事。

那喊聲愈喊愈高，愈不忍卒聽。焦急中尚節迸出一句禱告，說："上帝呀！我願奉你的使命，得你的臂助，去救起那在波浪中掙紮著千萬人！"

禱告後一剎那，尚節環顧自己卻變了個小孩子，同時又發現是個罪犯全身被金索銀鏈縛著。他仍想走向前去，卻不但寸步難移，而且覺著有人把他向後牽動，使他一步步退後。尚節於是頹然喪志。

忽然，從天邊遠遠飛來一隻蒼鷹，卻是一個長方形的十字架，顏色是血一樣鮮紅。十字架上寫著八個大字："仰望十架，往前奔跑。"

一霎間，十字架翩然飛過他的頭頂，幽雅的聲音，好象武士在高歌勝利之曲。那時他的鎖鏈也一砍而斷，嘩啦啦地落在地上。

恢復了自由，尚節再向前勇往直趨，想找一個善法去拯救海中的可憐人，一不留神，撲通一聲自己已跌在萬丈巨濤的中央。尚節倒也並不心驚膽戰，因為他甘願與眾人一同溺斃，只在命在頃刻之際，呼求上帝接收靈魂。

呼求之後，尚節覺得好象腳跟著地，挺身站起，踏在剛才所說那如鷹飛來的十字架上，泊在大海中心，好象一塊磁石，能引一般蕩漾在水裡的人們。凡漂泊到十字架旁邊的人，沒有一個不被吸引上十字架去的；被吸引的人，其鐵鎖鏈沒有一個不斷開的。那十架橫在海上，慢慢的擴大，被吸引的人也漸漸增多，直多到數算不清。

十字架擴充到全海面，終於不再見海水，只見一片姹紫嫣紅，使尚節歡笑騰躍。忽然號筒聲吹響，十字架面積所在地頓時變為四時皆春的樂園，每個人都盡情歡愉歌唱。

在節奏和諧的樂聲中，好多人過來和尚節握手，仔細一看，原來都是他的骨肉同胞，或親戚朋友。他快樂得手舞足蹈地跳將起來。這一跳，險些把和他同床共寢的同學司密慈（Smith）一腳踢出床外。

次日，尚節把昨晚所見的異象在講道時講出，很多人聽了受感動。他於是相信這是上帝給他的異象，作他終身證道的好資料。他說："我無論在美國，每講此異象，沒有不使人大受感動的……這異象常在我腦際盤旋，我將永久述說這外富有靈性價值的畫片。"

十四 大學畢業時的榮譽（1923）

大學最末一個學期，是尚節最窮最忙的一年。最窮，因為那年美國的戰後不景氣已到高潮，工廠倒閉的數目與日俱增，病號人民失業的盈千累萬，尚節在此時以謙資工作來維持生活和學業，其處境之困

難實在不易想像。最忙，因為期近畢業，功課本來繁重，何況尚節決心把四年的學科三年讀完，更非"夙夜匪懈"不可。

工作多，功課繁，加以病後體弱，使尚節心境不佳，易發脾氣。在這個時期發生三件事，使尚節後來常常痛心懊悔，認為是生命史上的污點：

第一，他的膳食，是和哥哥合辦的，可是尚節自負聰明，存傲慢之心，把哥哥當成部下，驅東使西，燒菜煮飯都責成他去料理。尚節自己不但動也不動，一不稱心，還要大發脾氣。哥哥因為在別的事情上要弟弟幫助，常常忍氣吞聲，只在忍無可忍時和他口角，尚節後來認為這是自己對不起哥哥，追悔無及。

第二，美國大學考試，從沒有教授在課室裡呆坐臨考，只在考完之後，考生在試卷上寫"我有上帝見證，誠實無假"，然後簽名交卷了事。學生中份子複雜，有些行為不正大光明的，就不免有舞弊情事。尚節從小學以至大學，是從來不敢幹這勾當的。可是，在最後一次的考試中卻守不住了。這在人看來，不過是不誠實而已，算不了一件大罪，但尚節卻認為一步之差，謬之千里，成了永久的恨事，為不可磨滅之罪跡。

第三，因為生活的困難，功課的忙近，尚節在工作上也做過不誠實的事，美國的工資是按時計值的。尚節為了多用時間讀書，曾幾次謊報時數。這個幸虧他發覺還早，後來就以延長工作時間來補嘗過去竊去的時間，作為懺悔。

這樣，在既窮且忙，又免不了犯罪的情形之下，尚節在三年之內，讀完了大學學分。

那年和他同畢業的大學生有三百多人，其中只有二十餘人得最優等的學生中一半都是女生，只有宋尚節和其他三位男同學得榮譽學士位。每系都有獎金，尚節得是理化系的獎金。

因為他是一個貧苦的工讀生，既要做工，又要自理膳食，還能把四年的功課三年讀完，而畢業時居然能得到獎金獎章，當然是一件聳人觀聽的頭條新聞。美國的記者們於是大忙特忙，把這消息在美國的報紙上大登特登，還要把尚節的照片放大刊在重要的地位。不久以後，歐洲各大國的報紙也把這消息刊載了。

** 第二部分 重生 **

十五 大學畢業以後（1923 夏）

一 退修會中見異象

拿到了大學文憑以後，大學生活已告一段落，跟著是事業問題。這裡，尚節的困難，不是無路可走，而是可走的路太多了，不知走那一條好。

第一 明尼蘇達州（Minnesota）的州立大學來信，要他作化學試驗室的助教，每年薪水美金七百元。第二，有人願意每年助他美金一千元去哈佛大學專攻醫科。這個他當時就謝絕了，一因他體弱不能勝任，二因他哥哥還在俄亥俄州，為了要就近照料他，尚節就不願遠往他處。第三，俄亥俄州立大學給他一個碩士學額，還答應他在讀碩士時每年津貼美金三百元。第四，有人知道尚節去美的目的是預備學成歸國傳道，願意資助他入神學院。結果決定進入在哥倫布市(Columbus)的俄亥俄州立大學。

在前程似錦聲名洋溢之際，尚節心裡不知怎的老是忐忑不安，有時還會淒然淚下。究竟為什麼會如此，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為求心靈的安慰，尚節就毅然決然邀一位福音隊的隊員赴威斯康興州日內瓦湖濱（Lake Geneva）參加中西學生夏令退修會。會所離他所住的地方相距數千里，來回車資至少得籌足五六十元，但是動身的那天清早，他口袋裡只有少許錢。他仍決定憑信心去作"借搭"便車旅行（Hitchhiking）。

動身的那天，天氣很熱，他們兩人站在馬路旁邊。向前來的汽車揚手，碰到客氣的車主，便停下來給他們上車。這樣一段一段的，就行了幾百里路。

在一個溽暑的晚上，他們所"借搭"的汽車把他們放下車來。在時間上，他們已不能繼續前行，可是那裡是一荒僻之鄉，既找不到旅舍可以投宿，又無親友家可以度夜，不但饑腸轆轆，而且天熱口幹，沒有滴水可以止渴。

這樣披星戴月，宿露餐風，過了一夜。次晨尚節就叫醒陶醉在夢中的同伴，再踏上征途。這樣，在饑渴交並雙腿發酸中，他們再也不能前行了。尚節拉住他的同伴，說："朋友，我已力疲氣竭，決定駐足此地等候上帝的預備了。"

話剛說完，遠處一輛汽車如飛地駛過來了。他眼望汽車，心中默默禱告，手中揚著手帕。果然，汽車在他們面前停下，汽車主人藹然歡迎他們上車，還允許載他們到芝加哥，不用說，尚節從心坎深處發出謝神之聲，其歡樂是言語所形容不出的。

上了汽車。他拿出紀念冊來請汽車主人伉儷簽名，在彼此寒暄中才知道他倆都是衛斯理大學的校友，新婚不久，這回駕汽車到芝加哥度蜜月。他倆在報上曾看見關於尚節的新聞，所以見面之下，格外表示親善。到了芝加哥。他倆請他們到一所大旅館略事休息，更宴他們一頓豐盛的大餐，然後握手言別。從芝城到日內瓦湖距離不遠，只費車資數元，便到了湖濱路的會所。

尚節不遠千里去參加的退修會，所討論的，在他看來，都是一些枝節瑣碎的問題，毫不能滿足他心靈的饑渴，使他由失望而懊惱，心裡越發得不到平安。最後，他只得離開會眾，到湖濱近處的山頂，去祈禱讀經。

就在這個時候，主耶穌行過的五餅二魚神跡，象一幅美麗的活動圖畫，在尚節面前演出，使他快樂得手舞足蹈。這教訓是這樣的：

這些事物，照人的眼光看來雖是渺小不足道的，但是一到主的手裡，他就可以"無中生有"，更可以"從小變大"了。所以我們在奉獻的事上要踴躍，要勇敢。

最奇妙最主要的教訓還在五餅二魚代表著整個的人。五餅二魚恰好是我們的身子。人的五官，五臟，五指，五趾，不是可以拿五餅來喻解嗎？人的兩眼，兩耳，兩手，兩足，豈不正象兩魚嗎？我們把自己獻給主，就是最好的祭品，主不但不會看輕，反而會用奇妙的能力變化你，使無數的人由你得飽足，使許多饑渴慕義者的心靈由你得安慰。

因此，我們不能把主血價所買來的身體去放縱情欲，去自取敗壞，更不要去向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獻殷勤；因為已獻給主，便是主的僕人，若仍舊討人喜歡，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加拉太書一：10)

二 上帝治貧病之妙法

散會後，尚節回到俄亥俄州。他的哥哥已入一家工廠工作，他也各處托人找工作。好容易找到一處，可是進廠只一小時，就頭昏發熱，不能支持，只得出廠。診斷的結果，發現他已染了肺病。

肺病的調養要有新鮮的空氣的環境。於是一位當地的牧師介紹他去鄉間從事農作。可是尚節的性情，實在不適農事，勉強做了三星期，忍耐不下了，只得出走，還受了東家多閒話。

尚節入校以後，精神頹敗，一切雄心壯志都銷磨殆盡。眼前名利雖仍在引誘他，但他覺得那是騙人的東西。他感悟到人生的一切都是虛偽，只是泡幻，人間沒有一寸隙地可容他插足。那時，他只有再上祈禱之路，因為他覺得這是唯一可走的康莊大道。

在一天不做工便沒有飯吃的環境裡，尚節只得又入一家暑期公寓裡做洗碗的工作。他一天要洗一千多個盤碗，洗到手都腫起來，而且那裡的管事人把他當成一個目不識丁的苦力，還把吃剩的菜飯給他吃，使他覺得寧願挨餓，不願受氣，就忿然辭職了。做了二星期，不曾拿他分文的工資。

不久後，他找到一個很特殊的工作：在馬路兩旁做一名割草小工。在如火之驕陽下，每天做八小時工作，每小時四角半工資。這本來是一件苦事，但尚節對割草感到無窮的興趣，因為這種勞作，可以飽受日光空氣，愈割草，身體就愈健旺。果真為互三星期，肺病竟和他不別而行了。

十六 活躍時代開始（1924）

暑假一過，尚節健康已復，精神活潑，又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活躍。他的生命史就中這時展開熱鬧的一頁。

大學同學有一萬幾千人，來自十三個不同的國家，本來有國際學生會的組織，因為一向沒有人負責主持其事，致會務無形停頓。

開學不久，該會公推尚節做會長。在他看來，這會的會員，都象死人一般，要使會務有起色，真是談何容易。但他用分工合作辦法來喚起會員的興趣，使每人都有機會為會服務，使他們由此意識到這是每個人都有份的會。

尚節先召集會員中好音樂的，用各國自己的樂器來演奏。練習不久以後，該會就定期舉行音樂會，發售低廉門券。嗜好音樂的美國人爭先購票，一元至五元的門券都賣完了。

結束後，統計售券所得在千餘元以上，除去音樂會的開銷，剩下來的悉數充國際學生免利借款基金。這一來，報紙大吹特吹，國際學生會也就此名聞遐邇了。

不外以後，尚節又邀請女同學會員到會裡幫忙，調理烹飪，使各國風味全備，凡來用膳者可以隨意所欲，又可借此聯絡友誼交換知識。這樣一個迎合青年心理的事業，當然可以蓬勃發達，使國際學生會增加經費收入。

國際學生會的事務雖然繁忙，尚節卻沒有因此疏忽功課。在研究九個月之後，經過嚴格的考試，終於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得到碩士學位。更因為他成績優異，科學會又頒給他金鑰一枚——一個難得的榮譽。此後他又研究物理，發明一種花露水，科學館給他一面獎牌，學校送他年金三百，中國政府給四百八十元，什麼都有了，他還不足，天未亮起來研究毒氣和催淚彈。

但是尚節並不以此為滿足。他說："在我血液迴圈沒有停止以前，我的心不會有學欲飽足的一天。" 得了學士想碩士，得了碩士以後，又要引頸長望博士學位了。

可是從碩士跨上博士，要經過一種第二語文資格的檢查。這資格就是諳熟德文和法文，否則便無資格入博士科深造，讀科學的，該通過德文考試。

尚節對於法文曾在大學時代下過一番苦工夫，可是德文卻所知有限。他於是發奮自修德文，自己孤單一個人在宿舍苦讀二個月，好象已有些懂得德文的化學書本，就鼓起勇氣去報名投考。

教授當然沒有工夫去詳細調查他的德文程度，只照老規矩發一厚冊德文化學書給他，叫他把某部分譯成英文譯好以後，向教授繳卷。教授看了，笑逐眼開，對他說了許多好話，認為他譯得細膩貼切，相信他對德文必花了好幾年的心血。尚節自然暗暗覺得好笑，正所謂"啞子吃餛飩，心裡有數目。"

資格已合，他就進博士科研究，終日在化學室裡忙碌，但一有餘暇，他還以國際學生會的活動為樂。

那時在美國的種族歧見甚深，大學裡面的黑白兩種同學，就沒有攜手同遊促膝談心這回事。尚節對此事感到不平，想在他自己的範圍內做起，在國際學生會裡實施一個小小的計畫，去消泯種族的界限。

這計畫的實施，是請男女同學用各國的烹飪法，來預備各種不同的飲食，然後邀請在校的黑白兩種同學來聚餐，每客只收餐費五角，只黑同學可以免費白吃，因為他們生活較為困苦。聚餐時，餐桌排成英文"愛"字，有女同學做招待員。入席時，他們請黑白兩種同學一個間一個的坐著。

聚餐以後就是演講。尚節所講的是基督的博愛和互助精神，講詞已染上頗濃厚的新神學色彩，他後來說，他自己"已流入似是而非的宗教生活"，"已中了社會福音和毒矢"了。

可是，這個聚餐會還是成功的。跟著就倡辦了一個"種族交誼會"，每月照樣聚餐一次，以消除黑白同學間的隔膜。這會成立以後，曾邀請名人演講，如龔斯德博士等都曾在那裡演講和列席聚餐。在聚餐時，他們趁機會討論各種關於黑種人生活和待遇改善的問題。這樣一來，經報紙一番鼓吹以後，美國各大學都有這種集會。尚節因為是首創人，一經宣傳出去，使人們都當他是俄亥俄州鼎鼎有名的大學生。

後來報紙繼續大登特登，誇獎尚節。尚節登時十分高興，把那個會擴大起來，更請猶太人參加。這個擴大的組織又推尚節為主席；開大會時，龔斯德博士蒞場演講，他褒獎尚節為一個"大英雄"；把尚

節捧得興高采烈，洋洋得意。

更有一次，尚節被推這十三國"學生和平會"主席，開會程式，有音樂和遊藝等等節目；十三國學生群眾鼓掌歡迎他，報紙登載新聞誇耀他，使他更自命不凡。後來論此事時，這位和平領袖說道：

"如今回想過去，一切都象煙消雲散，轉眼成空；因為我日間開大會夜間卻和我哥哥爭鬧打架。唉！這一切都是死人的工作。死人算得什麼呢？"

十七 一面交際一面研究（1924—1926）

除了國際學生會之外，尚節還有教會的活動，每星期至少有一二次被請到各教會去主領少年會，勉勵會等，汽車接送往返，忙得不亦樂乎。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差不多三年，在這三年之內，統計到過一百多個禮拜堂領會。

一到耶誕節，他更忙得不可開交。他提議向同學募捐，購辦禮物，扮作聖誕老人，然後把禮物送給孤兒院的二三百孤兒。此外還每年捐助二三百元美金補充基金。

那裡有一個美以美會，請他作本區的傳道人，他引為榮幸，很高興答應了下來。他雖喜歡作靈工，總覺得不傳道就於心不安。自然，這時期的講道，他認為還是靠口才，憑學理，有時甚至為了出風頭。

除了活動和宗教活動之外，尚節還有一個交際活動。一個盛極一時，在各方面都大露頭角的青年，是不會沒有朋友的。那時的男女同學，都以結交尚節為榮。常常分別請他到家裡作上賓，或者請他到戲院裡去看電影。這樣一來，凡是摩登青年的享樂生活，他都一一嘗過了。幸而上帝保守他，使他不致捲入浪漫生活的漩渦。

這們的社交生活是要花錢的，但是不成問題，尚節那時的收入倒頗豐裕。第一，他一面讀博士，一面在大學兼任助教；第二，他的優異成績早經中國政府注意，由國庫裡撥一筆官費去津貼他。

這樣，他就過著一年半的熱鬧、闊綽、出風頭的生活。這種生活雖不適用於在學問上做工夫，但是他卻有補救的辦法。他常常黎明即起，進化學試驗室去實驗，往往過了中午還沒有離開一步。夜間有時工作至深夜，甚至達旦不止。他社交活動的時間，就是這樣抽出來的。

十八 榮膺博士及其後（1926）

在得到碩士以後，在化學實驗室繼續研究了一年零九個月，尚節讀完了博士的功課。論文題目為"

有機鎂化合物的構造及格裡納試劑反應過程"。一九二六年三月，尚節榮受博士學位的一天，禮堂點綴得富麗堂皇，花籃堆起來正象一座錦繡的小山，汽車塞滿了校場，濟濟一堂的來賓都笑臉盈盈對博學高才的宋尚節慶賀。

會場裡雖然喜氣洋洋，可是為喜事中心的宋尚節，卻被一種莫名其妙的憂鬱所侵襲，心裡好象有一種重壓，使他連呼吸都感覺困難。他的朋友川流不息上前向他握手道賀，他只得強作歡笑對他們回禮。

畢業後，宋博士繼續在本校擔任助教。

這時，他的步履逐漸擴充了，雄心越發擴大了。他想把全世界的學問包攬淨盡，於是在他自己的本分以外，進而研究以前不曾十分注意的各科，如哲學，史地，社會，經濟，和微生物學等等。同學們都笑他要做萬象包羅的拉雜博士，他在當時卻是默然接受，因為他當真想做"萬能博士"呢？

那時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工藝化學系教授，想搜集關於化學的文字和言論，就請宋博士幫忙。這當然是不可多得的機會，因為他不但可得優厚的薪金，還可以白白得到許多知識。不久，這位教授又介紹他到俄亥俄州政府的立法機關，去搜集關於化學工廠的法律。在那裡他獲得許多法律知識，也增加了不少經驗。

經驗豐富，見聞益廣，宋博士的氣概也越發膨漲開展。那時他目空一切，自以為宇宙狹小，那裡夠他去活動和追求！

過了半年，大學的化學教授，認為在他手下當種子選手宋尚節博士，是一個可以深造的學者，就想設法為他籌得經費去德國專攻化學。

正在籌畫的時候，宋博士忽然接到祖國一間有名的醫科學院來電，促他回國任該學院的有機化學教授。

這一來他就感到躊躇彷徨了。去德國，可以滿足他名譽心和求知欲。到德國多得知識，多得幾個博士頭銜，回到中國豈非首屈一指？但是愛國心又促他回國，要他在祖國需要人才之際回去服務。

這兩者交戰於心，使宋尚節博士無所適從。後來卻勉強找到一個可以安慰良心的兩全辦法：為祖國而往德國深造，在德國研究一二年後再束裝回國。

這個結論，確然是勉強的。在一個月色如銀的晚上，他忽然想起李白的佳句："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就想起祖國明媚的江山來了。但是回頭看見壁上掛著的世界大科學家的玉照，他心裡又感出"到柏林去"的口號。

在為名為利而盤算不定的時候，忽然有一陣清晰的悠揚的聲浪，淹入他的心裡："你就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

聞聲之下，他就張目四顧，房中卻寂無一人。他才知道是上帝警告的聲音。

十九 在紐約進協和神學院

一 科學博士讀神學

聽了上帝警告次日早晨，有一位道貌岸然的牧師去探望博士，開口的第一話便是："你並不象一個科學家；你倒象一位傳道人。"他就是伏羅（WilkerFowler 意為"捕鳥人"）牧師。

這位不速之客說的突如其來的話，使尚節心裡起了共鳴，因為它喚起了他遠近的回憶：近的是昨夜聽見的上帝的警告之聲，遠的是他五年前所定的留美初志。他不是放洋時決定赴美後回國作傳道人麼？

他於是把往事追述一番。那位道貌岸然的牧師等他一口氣講完以後，就毫不遲疑為他策劃一條妥善的出路。他的意思顯然就是要宋博士去紐約讀禮堂。他翹起大姆指來介紹"世界有名的協和神學，還好象急不及待的要尚節答應。

尚節尋思了一會哈哈地答應下來，而把留德和回國的兩在計畫完全拋在腦後。

他那麼乾脆答應到協和去，心裡原來別有企圖。第一，紐約是美國的最大都會，裡面有福麗的珍藏，他去發掘一些來充塞他那填不滿的欲望；那裡附近不是有馳名世界的哥倫比亞大學麼？最使他心嚮往之的就是這一點。他希望在協和得一些宗教知識，其餘的時間就到哥倫比亞研究其他的學問。第二協和給他以優厚的待遇：學費全免，供給寓所，每年還有五百元美金的津貼。這樣，為什麼不去紐約一行呢？

一九二六年九月，尚節離俄亥俄到了繁華熱鬧的紐約。進了協和神學院以後，他知道那裡的課程要三年讀完。學院當局同意他的請求，他於是開始研讀，每日功課比任何同學都要多讀七八個小時。

他進院以後，同學位們都覺得奇異，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問他"為什麼你已得了榮譽的科學博士還來研究神學？"

這個問題，如果由普通基督徒發出，倒沒有什麼稀奇，但是出諸神學生之口，就未免令尚節大失所望

了。在他心目中，總以為神學學後都是靈命高超的離俗獻身之士啊！

不必經過多少時間，他已經發現這所神學院的內容了。他說："我盲目地來到一所徒有神學招牌而無屬靈空氣的學府。"他認為在這裡只能使頭長大些，靈命是不會長進的。生命之道在這裡是找不到的。這個意見他認為不是有意攻擊，而是事實是如此。

雖然協和神學院是屬於新派的，可是其中仍然有少數信仰純正的學生。他們經常在戴明博士伉儷家裡舉行祈禱會，宋尚節博士這是參加人之一。戴明博士是紐約美以美會所辦的神學院的教授，也是守舊派的基督徒，因信仰相同，便和尚節結下深厚的友誼。

院裡常請來賓演講，新派舊派，一律歡迎。師生對講員都抱一個看戲的態度，看得好拍拍手，看得不好搖搖頭。尚節那時，因為在社會福音裡浸潤了三四年，有時也不免和他們同調。若不如此，他早要給他們打得一個落花流水而跑出校門之外了。這全假定後來在他重生之後不久果然成為事實。

以後，在領奮興佈道時，他講起，協和的宣道法和解經法是這樣的：用哲學解經不行了，便用科學來證明；知道科學不能證明的，便把經意當成論理的寓言。最普通的辦法是應用心理學。遇到任何科學都解釋不了的時候，便提高嗓子喊幾聲"不合理，不可信"，把真理一概輕輕地抹煞了。

我們不要誤會，以為宋博士在蓄意攻擊協和神學院。他說他是擁護協和的，不過他的擁護法與眾不同罷了，他祈禱天父偉大的靈把協和改組。他照樣為中國幾間與協和有同等信仰，有破產狀態的神學院與聖經學院地祈禱。他極注重信仰，介紹在北平重生的得救信徒，去王明道的教會聚會，至於有志獻身事奉的人，則介紹去賈玉銘的靈修神學院受造就。

二 一個少女給他感動

在協和過了半年，尚節對協和的內幕漸漸深入，使他覺得在這裡讀神學沒有意義：他在課堂所得的，不及在圖書館所得的一半：他想何必花這麼多功夫去作課程表的奴隸？

他為了調劑這個單調乏味的生活，就在圖書裡埋頭研究諸宗教，特別注重佛教，稍的心得，便筆錄下來，在這種變態情形之下，他寫了幾卷書。他覺得最滿意的，倒不是佛學書，而是他譯出的道德經。

一方面在書本裡研究諸教，一方面他又注意諸教的組織，就常常跑到紐約城的各宗教團體裡消遣。這種教際逐鹿，使他得到一個結論：各教都是"殊途同歸"。

但是這結論卻不能使他心靈得到安慰。他覺得人間一切是虛幻，人生畢竟為痛苦所層層包圍。就是舉

世公認的"科學萬能"，他也加以否認。他說："我在科學界生活了多年，從來沒有因科學而得到一些心靈深處的愉快。科學有供給物質享樂的可能，但它決不能稍減人生心上的任何負擔。哲學，心理學，以及一切學問，都不能使人從罪裡得互釋放。"在心靈裡受到騷擾，而徘徊歧路，彷徨無主的時候，表現在外面的是手腳無措，坐臥不定，抑鬱寡歡。為了避免被人認為精神失常起見，他就關起門來，在房子裡打坐，念佛修心，也實行老子"清淨無為"的生活。

那時的尚節，在信仰上是神魂顛倒，莫衷一是。他自覺象一葉扁舟，在渺茫的苦海中漂泊，既無羅盤針，也沒有心靈上的掌舵人。

一天，同學二五人邀他去赴一個奮興會，他們當初以為奮興家必是學富五車的博士。

是，出乎意料之外，那位出現中崇高的講臺上的，卻是一位年紀十多歲的女孩子。她身穿白衣，白裙，白鞋，白襪。如果她是中國人，一定會使人懷疑她是在居喪帶孝呢。

一會兒，她奉著金邊皮面的聖經，打開來高聲朗讀，讀畢便請全堂會眾靜默片刻。靜默時，尚節也低頭沉思，覺得會場空氣神聖嚴肅，一平常不同。靜默之後，尚節抬起頭來，心頭愉樂盈溢，恍如身在人間的天國。

她的聲音清脆洪亮，講法透徹清楚，把救恩的大道發探盡致，"曲曲地宣佈天國的奧秘，聲聲地敲著救世的警鐘，高高地舉起基督的十字架。"目中無人的尚節也受了感動，使他的"象渴鹿一般的心靈"，也得到一些溪水的滋潤。

最使尚節不能忘懷的，是講完以後跑到台前去痛哭認罪的那些人。其中有巍巍的民眾領袖，赫赫的政府元老，鼎鼎大名的教會牧師，都哭得象淚人一般。這使尚節受了極大的感興，可是協和同學們卻不約而同的捧腹大笑。

尚節對她十分佩服，對她那種有靈感的講道非常羨慕，就一連去聽了五晚，每次都心滿意足的回來。他心裡說："我真覺得她才配做一個神學院的院長或教授呢。最好我們的院長起碼要謙卑些跟她學習一點真理，才有資格來任院長。換句話說，要是沒有她那種完全屬靈的心志才能，雖然做了道貌岸然的神學院長，可不是和紙糊人一般地無用而虛偽嗎？"

奮興會完畢後，這位小姐的豐盈富足的靈命，莊嚴肅穆的儀錶，印鑄在尚節心版上，直到他在一九三三年寫我的見證時，還絲毫沒有模糊。她那副謹虔恭敬的態度，富有信心與主相交的神情，不住在他記憶中浮現。特別是她的滔滔不竭的講章，經常縈繞在他的耳際，而揮之不去。

他寫了一封長信給一朋友，把這個最近的感觸周詳地告訴他，大意說："如果傳道人沒有生命，基督根本否認他是他的見證人。傳道人在唯一的師傅基督裡考試，要他曾否受過聖靈的洗而得了豐盛的生命。使徒時代的宣教師亞波羅，在沒有受靈洗以前就先去傳道，結果是因他的傳道而信主的，都不明白靈洗是什麼一回事。

信還沒有寫完，尚節便良心自責，一針針的刺著他心的深處。他覺得慚愧，因為他進神學院目的在作聖工，但他卻沒有受靈洗。他於是擱筆沉思，心裡有說不出的難受。便開始啜泣起來。

二十 重生的經歷（1927年2月10日）

尚節心裡的渴慕，受了上述的傳道小姐的激發以後，便決意不顧一切追求靈洗，以期得著生命。但是所苦的是得不著門徑。

同時，他的同學們又在批評那奮興會的少女，認為她偏重情感，一味迷信。尚節聽了這些話，心裡便說："只要我有那種生命的講道，有能力的祈禱，管它是迷信也罷，感情作用也罷，我都接受，我都願意。"

寒假轉瞬即到，尚節就利用這假期的光陰，多讀宗教偉人的傳記。每讀一本他就讚歎一聲："原來他們也有生命，也有靈力！"他真驚奇這靈力的奇妙和偉大。他渴望他也能快快地得著。

一九二六年除夕，尚節正在跪著禱告的時候，忽聽見上帝的聲音在靈裡對他說："我要廢棄智慧人的智慧。"

聲音是細而溫和的，但尚節聽了猶如雷霆乍驚，不覺毛骨悚然，全體戰抖。他心裡在細繹這句話：的確不錯，人的學問，人的才幹，人的一切，豈不都是虛幻而空洞？人生如泡影，活著只有痛苦和悲慘，死了更是虛無縹渺。

這樣神志不寧，心思恍惚，終夜不能入睡，眼也不曾一閉，便看見曙光曉，涼風吹來了一九二七年的第一個清晨。

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尚節心靈的負擔也一天一天的加重弄到身心無刻的寧靜，在無可奈何中發也這樣的問題："為什麼要我在這虛浮的俗世來度這愁煩苦惱的生活？"

他愈想這個問題，他的心靈倦縮愈緊，愈緊就愈黑暗，黑暗到比夜的漆黑更甚。聖靈和惡魔在他心裡爭戰得最猛烈的時候，也就是罪與義決勝負的一剎那。這就是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發生的事。

這一場苦鬥，最好用尚節自己的話為描述：

"那晚，我祈禱。我不但誠懇地迫切禱告，我真是拍滅了自我的迫心直求，我淌著懺悔的淚捧著求救的心，一聲聲求主的血來遮蔽我，使我不再為自己活，不再有人間虛華的奢望，不再有空中建樓閣的計畫。我不過敞開我赤裸裸的心，求上帝可憐我在魔鬼鐵蹄下挨痛的身、心、靈。"

上帝的靈進到尚節生命裡面運行。大概是夜十點鐘光景，一幕幕的罪劇在他面前演出，使他自己大小輕重的罪，一無遺漏地在他眼前展開。甚至隱而未現的罪也清楚地顯出。最使他難堪的是他沒法除去這許多罪，使他覺得自己是罪魁，理合永淪地獄。

解目刺心的罪——陳列在面前，要閉目不看是辦不到的，想法除去也是不可能的。在焦急之際，尚節想到他箱底還有一本久被遺忘的新約聖經。他打開聖經，讀路加福音二十三章，那裡說到主耶穌他的罪而受難的經過。他仿佛跟著背負十字架的耶穌到各各他。一路荒涼寂靜，他自己也和去釘十字架的罪人一般，低了頭，彎了背，眼都不敢斜視別人，只蹣跚地跟著主的腳步走。這真是難受一剎那，所負的重量幾乎把他壓死。

不知怎的，耶穌已高懸在木架上了。頭側著，兩手鮮血淋漓，慘像使他傷心。他謙卑地跑在十字架底下。俯伏在地上求主用寶血洗淨他一切的不義。他直求到午夜，鐘聲敲了十二下。他高呼哈利路亞，因為他罪的重擔都脫落了。於是，他身輕若飛絮，跳著讚美主。這時忽又轉入另一個局面

"小子，你的罪赦了！"這當然是有赦罪權柄的神子說的，尚節親眼看見主立在他面前，臉上發光，頭戴冠冕，手有釘痕，對他說："你要改名約翰。"

罪已得赦，他看見他的心空洞而清潔，象間幽靜雅致的房間。房門開處，聖父，聖子，聖靈，都登堂入室。

在晚上一時，尚節覺全身痛得難當，百節骨，心臟肺腑，沒有一處不是象受了重傷一樣作痛。他問耶穌說："霎時那來的病，使我如此痛楚？"

這時聖靈興照他的心靈，使他明白與主同釘同死的真理。

在後來追述上面所述的異象時，他說："那晚上是人生命中最值得紀念的靈命生日，我不能忘記！同時我受了主的使命：去向萬民作末世的見證。主給我改名叫約翰，用意是這樣的：當日施洗約翰是給主開路修道的先鋒。這個時代，主不久即將再來。在將再來而未來之前，主也要選召先鋒。主再來與初

來不同：先鋒不止一人。主召我作先鋒這之一，宣傳天國近了，主必快來的消息。"

二十一 重生後入瘋人院（1927年2月至8月）

經過了難忘的重生之夜以後，快樂的靈支配了尚節，使他逢人便說主在他身上所作的奇事，特別向他的師友們大膽宣示一切。他雖明知要受他們的譏諷，但他毫不顧忌。

說也奇怪，這時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後來知道他是瑞典人）平空送他一個地球。他接在手中，毫不解其用意。正在狐疑之際，他心底接到聖靈的指示：神叫他為傳道的緣故，要走遍全球。

"我謝了送地球的人，回到自己的房子裡，再細看這圓形的球體。漸漸地這球幻作長方形，似乎是一個長條的人身，背負著大十字架，頭部有巴勒斯坦字樣，胸部是中國……整個世界都在十字架上的人身上顯露無遺。遠遠的隱約看見一些古古怪怪可怕的獸形人類。我眼本來近視，所以我貼近些看個詳細，才看清那些可怕的人物，原來都是我曾崇拜，我曾敬仰過的牧師，會督，和神學的大教授們……"

重生之後，他看見宇宙萬象都值得我們去欣賞上帝的美，禮贊主的善。同時萬物都在述說主的真理。在一草一木間都可以看見上帝真體的奇妙，偉大，聖潔，光明，智慧……

從此之後，當他無論在言語上或思想上犯了罪（平時不以為罪的那些罪），他都當作大罪一樣重視。他一犯了罪，就去讀聖經，經就會指責他的不是。他看見經中任何章節都脫不了一個"罪"字。他誠心禱告求赦之後，隨便打開經，便能讀到安慰的話，賜福的句子，和赦罪的應許。當他戀世之念油然而生時，聖經便給他以申斥世界的警句。聖經這時已不只是他生命的糧，而且是他腳前的燈，路上的光了。

從此以後，除了密室靈修之外，還分配時間出去佈道。二月十二日（他重生後的第二天），他參加萬國學生交誼會，在幾分鐘內向會眾見證基督如何改變了他灰暗的人生。此外，他常流淚勸人來就基督，以享受他所賜赦罪的平安。他更誠懇地指出一些傳道人牧師的罪，請他們和他跪著禱告，求主赦免他們疏忽聖工，或不忠實宣傳真理的罪。這類的人雖然很少接受他的忠言，實行改過的更少之又少，但主隨時加給他力量，使他不致灰心。

在此以前，美國報紙常對尚節的活動，加以記載，稱獎，頌揚。尚節都剪了下來，糊裱得好好的，以為他日向親友誇示的材料。重生以後尚節聽主的吩咐，把這些都燒了。此外還焚毀了一批協和神學院的教科書。

尚節本來酷唱歌，重生後更長歌不已，時而高唱，時而低吟，時而流淚讚美主，時而歡笑感謝神。

因為有了如此上種種的行為，協和神學院的當局便斷定他患了精神病。

二月十七日，他出去買一枝新筆和一本新聖經，便欣欣然回校。在路上碰到一個天使般可愛的小孩子蹲在路中心寫 Rest(安息)為一個字。再走不到幾步，又遇見另一個同樣可愛的小孩子寫同樣的字。他還漫不在意，依舊走他的路。但當他第三次看見另一個兒童也在寫同樣的字時，他便不由不對此字此事加以思索了。

思路還未打通，他已回到了學院。巍峨的院子，使他想到這裡面住著的師長同學——一般"偷了上帝的錢在做撒但奴隸"的人！想到這裡，不勝感慨，兩行清淚禁不住淌了下來。

這時院長忽然下令親上校門，用慈和的話，勸尚節到離校很遠的鄉下去休息。話雖慈和，卻是一道命令。

尚節自忖這是一個好機會，因為幾天的休息可以使他多讀聖經，出來後精神飽滿，精神活潑，多作主工。於是就表示絕對服從，只要求回宿舍去拿幾件日用品及衣服等物。不料不但這請求，得不到應允，反而催他快些跟一個人走。

他機械地跟著他走，身邊除了新買的自來水筆及聖經外，什麼也沒有。在野地走了好一會兒，在晚間才走至一所名叫百花穀醫院(Bloomingdale Hospital)的瘋人院！

這是一所有名的精神病院，設備完美，規模宏大，共分七大棟。宋博士進的是第四棟。

進了瘋人院，他才知道院長早已為他籌備好一切，否則絕不會一進院就有人引導他入那一棟那一室的。他們叫他洗澡，換上病人所穿的白衫，吩咐他躺在床上靜養。

尚節心裡暗暗覺得好笑："他們真的把我當作瘋人看待了。"

二 瘋人院中

進瘋人院的第二天，醫生把他詳細檢驗，先是抽血，其次是盤問他的祖先身世，想知道他的瘋病是否由遺傳而來。

尚節對醫生說："我自己很可以查驗我自己是否有瘋病，因為我很明白血統和遺傳關係的學理。我雖不是大名鼎鼎的醫學博士，然而我也曾讀你已讀過的那些書本。不信嗎？在俄亥俄大學問我的教授和同學們。"

醫生想查一查他的思想會不會紊亂，就背一則短的故事，叫他聽後寫出。他寫出後，醫生不但看出記錄之無誤無遺，還驚羨他記憶力之強不可及。同時尚節對他說："往日我曾譯琿老子的道德經一厚冊，著有英國孤貧院史記和耶利米書註釋等書，你可以在那裡檢查我思想的全部，看其中有沒有缺乏系統的破綻。"

醫生聽了他的話，默然不語，只吩咐他臥床休養。那時尚節自己也很感到身體的疲勞，在鏡中看見自己面黃瘦時，不禁感謝神給他這樣的好機會，使他一文不花可以入院休息。他打算一星期後"有強健的身體和飽滿的靈魂，出去作光明而活潑的見證。"那裡他才想起昨天三個孩子寫 Rest 的意思：他們是奉上帝旨意向他作住病院休息的預告。

院中的待遇是非常優厚的；飲食是最上等的滋養品，可是宋博士並不貪戀這些物質的享受。他所感痛苦的，是他們並不把他當成一個有思想有理智的學者，卻把他當成一個精神病人，甚且當成一個犯了大罪的犯人，在那裡受監禁，一行一動，都要得醫生的許可。看護們緊緊監視著，終日以一副森嚴可怕的面孔望著他！

醫生為要檢查他思想有無變態，就到他宿舍裡，把親友寄給他的信，翻箱倒篋的尋了出來，然後一封一封的讀下去。宋博士心裡對此加以批評："這不是笑話嗎？果真要在書翰上查我思想的話，只須檢查我寄出的信才合理一些；他們所把那些絲毫沒有關係的來信一封封的看。"

在院中接到的信，當然也是先由醫生拆閱的，而且由他們代複，說些什麼宋某精神病發作得利害，不能執筆的話。這使宋博士深感身心沒有自由之苦。

他初入院時，住的是第四棟；後來他體重增加，精神也恢復原狀，就移往第六棟。一星期後，又搬進第二棟。據醫生的判斷，只要再住院四十天就夠了。可是，時日逐漸過去，宋博士出院的希望卻一線也沒有。他忍無可忍，就發起牢騷來。對醫生破口大罵。結果反激怒了醫生，把他送進第七棟。

這第七棟所住的都是打架罵人的瘋人，一天到晚的吵鬧，再加以種種雜遝的響聲，使他沒有片刻的安寧。他苦求移住第三棟，卻未蒙許可。

在尚節附近，有一個瘋人，是個財主。他發瘋之態度，非常可怕，忽然間大哭不已，號叫著："唉！我從前和姑姑犯姦淫……"說時咬舌流血。後來醫生來了，用橡皮塞在他口裡。一會兒，仍舊好好的。尚節問他為什麼會這樣，他答道："我在地獄裡被焚燒，極其難受；我當不起那種痛苦，所以咬舌呼號。"

六月二十日下午，宋博士見那位看守他寸步不離的青年護士，不知怎的由打盹而進於熟睡，認為這是

逃走的大好機會，跳下臺來便拔腿飛跑，一口氣跑了兩三裡，不知道在一麥田裡藏身，希望不給追蹤人看見。可是，他終於給一頭警犬找著了，又把他押解回院。

三 出院前後

第七棟的"武瘋子"，整天不停地在嚙蘇，吵鬧，高叫，咒罵，狂歌，拍手，打掌，揮拳，亂蹦，亂跳，亂碰，亂撞，使尚節無片刻的安寧。還有一名員警，整天寸步不離的跟著他，晚上也睡在他旁邊。院方還叫他織籃子，織了又拆，拆了又織，反來複去的盡做這些無意識的工作。他所受的精神痛苦，若不是親歷其境，是無法領略的。

在一個下弦月照著幽輝的晚上，尚節愁思迸發，思鄉之外，更遙揮思親的淚，又想到自己的過去現在未來，頓時起了不良之心——以自殺來結束一生。

在這絕望之際，他忽然聽見主的話："小子，你是我用血贖回來的，怎麼隨意輕生？"

他回答道："主呀，卑微的我，生無見天日的一天，欲圖報而無從，生不如死。所以要自殺。"

主的聲音繼續對他說："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你若能忍耐，過了這一百九十三天的苦難，你就知道怎樣背十字架跟我走各各他順服之路了。"這時，眼前的黑暗忽然不見了，主的光榮四面照著他。

一個星期以後，尚節再懇求醫生給他移住第六棟，說明他之逃走不是因為神經錯亂，而是因為自己天性好活動好自由的緣故。結果，院方答應了，遂搬住第六棟。

他的看護慢慢的受了他感化，不但不如以前那樣嚴厲冷酷，而且答應代他傳達書信。尚節快樂得說不出話來，馬上寫一封信給駐美中國公使，報告他被美國人無理拘在瘋人院中，喪失了行動與言論的自由，請他迅即與美政府交涉。

在八月三十日，一位節最知己友人美籍教士沃克博士新從歐洲回美，抵美後，知道他已進了瘋人院，立刻趕到紐約，到醫院去看尚節，尚節一見他，禁不住哭訴他種種經過和詳細情形。沃爾克安慰他一番之後就去見院長，對他表示願意由他簽名保出。

那時院長正接到美國政府的電報調查宋案（大約是中國公使交涉的結果），焦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正在不知所措時，忽然有人來擔保解圍，當然落得答應。於是尚節恢復的自由。從進院的第一天算起，不多不少，恰恰上帝的時間：一百九十三天！

尚節後來回想上帝在瘋人院中給他的課程，有如下二端：

第一，主訓練他，使他成為神順服的僕人，把他的個性脾氣都陶冶了一番。在他真能投降順服的一天，就是他在上帝面前獲得神學學位畢業出醫院的晚上！

第二，主教導他明白聖經。他在院中用主所指示的四十種方法，把全部聖經讀了四十遍。這時他才知道聖經真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上靈感動寫出來的，每章每節都是為他靈命益處而作的。最初上帝用插圖一樣的顯示每一章的關鍵。其後，上帝用一個個含有深意的字，如"愛"，"信"，"義"等字。教他如何把全經貫串起來。

這真是上帝所賜的珍貴教訓，尚節在我的見證裡說："我把每種讀法和靈感都詳細記錄起來。不上幾天，簿子記完了好幾本……凡是上這吩咐我說的，我常向人講，但是很多是上帝吩咐我要守口如瓶，我一一諱莫如深地藏在我的心底。在先我的記錄概用英文，為了時常有人來偷看或檢查，我就改用中文的記錄……"

出院後沃爾克博士挽留他在他的家鄉辛辛那提（Cincinnati）小住。那時，協和神學院院長找人把他的行李全部送還。從此之後，尚節和協和神院的關係便完全斷了。其實，這間神學院早已把尚節除名。它絕沒有為這位後為"中國的衛斯理"而感到光榮。它的一位教授說過："協和神學院跟宋尚節一點關係都沒有！"

尚節在瘋人院裡面所得的上帝的啟示，是豐富而重要的，所有預言，後來都一一實現了。有些是在院時不知其意義的，到實現時才徹底瞭解，卻是怪不好受。這些啟示，他很少對人說及，因為說起來怕人認為是驕傲自大，也怕人把他看得太高。他以為保羅被提到第三層天去，得了奧秘的啟示，卻在十四年後才對人提及，理由也是相同的。

二十二 歸航（1927年10月）

尚節在辛辛那提住了一個月，心情靜如止水，在候輪回國。

這時有一位牧師請尚節到他家裡吃飯。他請尚節彈一彈鋼琴。尚節彈時，旁邊一位又聾又瞎又啞的女子，用手按在琴上。尚節彈完了，牧師就請這位三不全的女子彈琴。奇怪，她把剛才尚節所彈的調子再彈出來，一點也不錯，而且彈得很好。後來旁邊有人提她手，不知怎樣她竟知道他要她彈的是第幾首。

這事給尚節一個很深的印象，且成為一個最大的教訓。他深信這教訓是上帝所賜的："上帝要我在這末世裡也象這女子一樣聽不見，看不見，說不出。因為要作上帝僕人的，若不是眼睛完全看不見世界和財利，耳朵聽不見人的譏刺和辱罵，並且人罵我，諷刺我，我並不還口，就不配背十字架跟從主。惟有這雙手，日日要作上帝要我作的工，去完成他的旨意。願上帝叫我每天的生活，真能對世界看不見，只仰望他；對一切聲音聽不見，只聽見他的聲音；對逼迫不還口，只日日宣講福音；但願我的一切舉動，都能顯出主的慈愛；但願我能和保羅一樣，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秋風颯颯的十月四日，尚節別了患難知交到西雅圖乘輪回國，於十一日啟碇。

在美國住了七年半，現在帶著歸去的，身邊有金鑰匙，金獎章，和博士碩士學位文憑；腦子裡記著溺死者的異象，五餅二魚飽五千人的奇夢，重生的經歷。還有一外最近的夢，他也記得清清楚楚，他自己躺在棺材裡穿戴著博士衣帽，說道："就世界而論，就自己而論，我已死了。"

主的啟示和呼召是這麼清楚，另一方面，世界的誘惑也是非常強烈，而且拿出非常屬靈的理由：他現在已得了博士學位，在化學上植根既深且厚，將來還可以進上步博取國際聲譽，這豈不是一個強有力的福音廣播台麼？如果走這條路，不但在學術可以有大的貢獻，在經濟上也可以有很大的收入，對於做了一輩子窮傳道的父親，也可以稍娛其晚年，自己更可稍盡子職，略報雙親劬勞養教之恩，豈不是一舉而數善俱備麼？

這種心靈上微妙的衝突，在他整個的歸國航程中繼續不思，而且越來越發劇烈。他已把他的才智擺在祭壇上了，主豈不會為他自己的榮耀使用這些才智，而不對他再有所苛求麼？這種想法，卒之為另一種想法所克服了："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於是，他和保羅一樣，決心把世界和由世界而來的榮名厚利，拋擲得乾乾淨淨。

一天，當歸船駛近中國的時候，他把箱子裡裝著的金鑰匙和榮譽獎章等等，一概拿出來拋在海裡！

這件傳遍遐邇的事，在他的自傳裡卻沒有記載，只在上海開退修會時一度提及。

他只把博士文憑留了下來，為的是以此取悅他年老的雙親。後來在一九三八年，他在福州講道時說，這張博士文憑是遞給他母親的。柯爾牧師也說，曾在他家裡看見這張文憑，裝了鏡框在壁間掛著。當柯爾注視這鏡框的時候，尚節對他說："象這樣的東西，對我一點用處也沒有！"

二十三 返抵興化（1927年11月）

一 到家

尚節一到上海，便脫下西裝，改穿棉布長衫，隨即乘輪返家。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他到了興化，重見一別七年的故鄉，重握骨肉之親的手，當然別有一番情緒。最使他不忍見的，是雙親為了掛念遠別久別的儿子，而憔悴瘦削，額上也平添了許多皺紋。

家裡的父母兄弟當然極表歡迎，宋學連老牧師對尚節說："你現回來了甚好；我們應該開一個祈禱會來讚美主。"他十分高興，煮了興化粉給尚節作點心，對尚節說："我老了，我希望你作一個教員。"

尚節回答說："我已經死了，現在回來的不再是我。"

宋牧師愕然道："不是你，是誰回來呢？難道是鬼麼？"尚節答道："主要我做一個傳道人。"宋牧師說："你要做傳道人何必往美國去呢？"

這時幾位弟弟——尚和，尚平，尚正，尚直——都說："人說你瘋了，果然不錯；你是活活的一個人，如何說'死了'那樣不祥的話呢？又要做個傳道人，何以這樣自苦呢？"

他們都不高興，走開了。只有宋師母前來安慰尚節說："父親弟兄們渴望你回來，揚名顯祖，光耀門閭，你如何這樣說話呢？"尚節回答說："主要我做傳道工夫。"母親看見尚節堅執不移，也失望走了。

那一夜尚節心裡焦慮不安，主對他說："你愛父母，若過於愛我，不配作我的門徒，你果然愛我，就應當把你所有的東西，交給父母兄弟們。"

尚節就將在美國自己作工所剩下的一千七八百元錢，掃數拿給父親，說："這一些錢，是宋尚節未死之前所剩下的，可以分給弟兄們；還有一張博士文憑，也遞給母親。這樣一來，他一無所有了，所剩下的只是上帝用寶血買來的一個身體，這是必須拿來作榮耀上帝名之用的。"

如上的家庭對話，是有其背景的，原來尚節被囚禁在瘋人院時，協和神學院的當局曾函告家長，說他精神錯亂，只好送入醫院治療，遠隔重洋的父母，當然信以為真。尚節抵家後，父母最初疑參半，其後仔細觀察的一星期，才從他的言行上證明他不但沒有精神病，而且已從上面接受了新生命和新能力。一個月後，宋學連牧師還鼓勵他去作見證，去述說主在他身上作了何等的大事。

尚節的興化母校，聽說他得的博士學位回來，引為莫大的光榮，便舉行大會歡迎。使一般師生聽眾大感驚訝的，是這位博士校友，不講科學，不講愛國，不講新大陸的風土人情，而只講五餅二魚——最大的化學。

不久以後，他受聘為興化紀念中學的教員。他雖然明確知道上帝呼召他專做傳道工作，這時卻沒有立刻走可走的路。而目前家境的窘迫，弟弟們升大學的費用，都使他非受聘不可。他於是在男女中學分別任教，所但任的課程是化學和聖經，每科四小時即男女中學每週各八小時。每禮拜三天教書，四天作聖工。

大約就在這時候，東三省軍閥張作霖許以高薪，聘他到瀋陽兵工廠任要職，主持炸藥的製造。但是尚節拒絕了。

二 結婚

尚節幼年時，曾由父母之命，與一餘姓的女子訂了婚。依中國人習慣上的婚齡，他們早就該結婚了，只因尚節學業未成，又遠在異國，所以耽擱下來。現在學成返家，這門親事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

一九二八年的年頭，宋尚節博士和余錦華女士在興化美以美會禮拜堂舉行結婚典禮。在他的自傳中，這事並未敘及，而他們婚後的生活，我們所知也很少。婚後三天，尚節在章文新牧師家裡談天，他們是美以美會在興化的傳教士，也是從前尚節中學時代的教員，同時在他們家裡，還另一位青年。章師母問他："你也結了婚嗎？"那青年說："沒有"。尚節說："我真希望我也沒有！"

在婚後的十五六年中，尚節在家的時候真是少之又少。據他自己說，一年十二月中，平均在十一個月在外，只有一個月在家。他的自傳裡也幾乎沒有提及他的家庭生活。尚節脾氣不好，這是眾所周知的事。余女士也不免年青使性，夫婦之間偶有爭吵，無寧是當然的。他們婚後幾年，住家遷到上海。據說一九三八年，有一人到尚節家裡，曾聽見宋師母對尚節說："你在家裡總是愛發脾氣，你還是出去好！"

三 開始作聖工

從一九二八年開始，尚節除了教書之外，完全致力於教授聖經和露天講道。這位曾經一度在當地享盛名的"小牧師"，現在仍然大得聽眾歡心。那時在上海的伯特利環游佈道團也到離興化只有八十裡的仙遊主領奮興大會，上帝很賜福他們的工作，尚節恰好也在仙遊講道，雙方在期而會，教友靈火大為熾烈。

尚節在這裡第一次和伯特利環游佈道團接觸。和團長計志文牧師同住一室，又曾同領傳道人退修會，為期一星期。有一次計牧師在講道後呼召聽者上前祈禱，有一百多傳道人應召前來；尚節也是其中之一，其謙卑於此可見。

尚節趁這時候，指責教會中人向人遺象行鞠躬禮的罪。他的申斥原來只限於基督教徒，因為他們已有聖經的亮光，已知道拜偶像之為罪，而仍然明知故犯。這話給黨部知道，就認為他是反動分子，下令派兵緝捕。可是尚節在前一晚得了主的指示，已早離開仙遊返興化了。

那時，興化黨部迫使學校當局把尚節革職。學校當局本來已因他頗得學生的歡心而嫉賢忌能，現在得了黨部的授意，當然樂於從命，他們於是運動學生，放出一種離間空氣，使學生起來反對他。

有一天，學生鼓著一腔怒氣，跑到尚節房間聲勢洶洶，質問他為什麼到外面破壞他們男學生的名譽。這大概因為尚節說過，男學生對化學感興趣，不如女學生之同時對聖經感興趣吧。他們正要動手打他的時候，忽然雷聲大作，暴雨驟至，大雨點打入玻璃窗，學生都一哄而散，忙去關窗子了。

主雖然用大雷雨來解尚世的重圍，但尚節也看出主以人事和環境來催迫他走上順服的大道，於是辭去學校教席，專任傳道工作。那時正好有許多青年姊妹在奮興會後大發熱心，尚節再找幾個弟兄幫忙，便組織了一個小佈道團，到平海鄉工作。

到平海的第一天，他們先上山祈禱，回來已經濟濟一堂坐滿了人，講道畢有許多人痛哭流涕，悔罪祈禱。

那時，當地的劉牧師夫人，忽然心病發作，霎時暈倒，像是死了一般，作丈夫就向主發牢騷："為什麼使我跑這樣的苦路？"尚節安慰他："她決不至於死"。他就跑到她床邊代禱，同時安慰那位正要為她料理後事的牧師。

次晨，他們仍憑信心照常出外佈道。尚節記著說："大自然的空地是我們的禮堂，高聳的石塊是我們的天然講臺。"聽眾不少，結果很好。歸途中，他對他的男女同工很有把握的說："劉牧師的夫人定已定脫險了。"回來果見劉夫人平平安安的睡在床上。於是平海成為他們第一個得勝地。

他們又到大蚶山，井厝，東棣等地工作，然後回到興化。尚節回到興化以後，即在天馬山山巔辦一個查經班，每天上山查經的有五十多位青年。他們受過八天的聖經訓練以後，便在興化仙遊之間大小一百多處的教會工作。

美以美會福州的總會，在這時已風聞了尚節的工作，知道上帝與他同工，它的傳道主任葛惠良(Rev. Frank T. Cartwright) 特意去觀察他的工作情形。葛走了水陸兩天的路程，到一個大城裡看見尚節和他的五十位青年同工的佈道生活狀況，得極深刻的印象。他們吃的是最粗糙的食物，同工之間，和好無間。這五十位青年對尚節的領導都心悅誠服，正如提摩太和西拉對使徒保羅一樣。葛惠良牧師回到福州以後，記載他所得的印象如下：

"在他的聚會上，講道和唱歌是配合起來的。他們所唱的都是短歌，是尚節自己編制，拿來作強調講道主題之用的；其內容是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愛，基督是救主，罪惡，悔改，信心基督徒生活等等。尚節講道姿勢，極象山兌（Billy Sunday），在講臺走來走去，或者越過聖餐欄，站在中間的通路，就在路中望左望右的講。他有時指住聽眾中的一人，忽然又返向講臺，站在聖餐欄上面把講章作個結束！結束後，聽眾中上前祈禱表示接受基督的為數很多。"

二十四 留在本鄉工作（1928—1929）

一九二八年夏，尚節正渴慕一個退修會的機會，因為他相信傳道人不可缺少退修的工夫。主果然為他開路，引導他到江西九江的牯嶺參加夏令會。他與會的目的既在領受，所以除了做過一次見證述說自己蒙召的經過外，絕不說一字半句。夏令會畢回興化，他看見聖靈不斷的在工作，他的小弟弟也大發熱心，組織了一個"基督童子軍"。率領他們到鄉間演劇場上，與魔鬼擺出對抗的陣勢。上帝幫助他們，使很多人情願不看在演的戲，而去聽小孩們用國樂絲竹所奏唱的讚美詩，和牙牙學語般的見證。他們所唱的詩，是尚節在山上查經班中臨時口占的短歌。因為用的是中國調子，詩句是簡明的經文，所以不久這些歌都在鄉間普遍流行：牛背上的牧童，桑陌上的村姑，都能高唱讚美詩以感謝主了。

是年秋末，他和一位西教士及另一弟兄，組織一個三人團做環游佈道的工作。他們隨走隨傳，每處雖只停留二三天，但因主與他們同行，處處受人歡迎，且都看見奮興的佳景。可惜這些地方的教會因為缺乏人才，以致奮興的現象不能維持很久。

因此，在這個環游佈道中。尚節得了一個如下的結論：希望國內各神學院，各聖經學校，不要只製造許多倚靠文憑到教會混飯吃的畢業生，而要把他們造就成一個個屬靈的人。他認為最好不要依學業成績頒給文憑，因為如此則與普通學校有何分別？而要把文憑或學位頒給真有基督生命的學生。他深信中國教會之不景氣，不是缺少神學生出來傳道。而是缺少有生命的屬靈人出來作聖工。

"傳道人必須充滿聖靈"，"傳道不在乎人間的學問，智識，才幹，只在乎有否新生命"，"有生命的傳道者，其成績真有草木禾稂與金銀寶石之別"——這話是他經過了屏山，華亭，江口，漁湖溪，陰井，徑裡，餅店，黃石，寧海橋，下坑，鄭莊等處實地試驗得來的箴言。只有這樣才可使各地教會，在被奮興使者挑起了聖靈之火以後，仍能繼續不斷地熾烈的燃燒。

一九二九年一月，尚節應閩南各教會請求，搭船到漳州領會，每天聚會的人數總在七八百以上，以後到廈門，泉州，看見主行了許多奇事，把悔改得救的人天天增加，使他天天有說不盡的快樂從上而來。他這時以為離開耶路撒冷（本鄉），發展到撒瑪利亞境內（本省），而後周遊全國乃至全球的機會，就近在眼前了。但是主仍要他回興化去，等候他的旨意。

回到興化，他創辦了一所小小的神學校，學生只有青年五人，一方面遊行佈道，一方面研究聖經。這學校首先到南日島工作。那裡他們遇見三位教員，都是熱心愛主的姊妹。她們在高中畢業以後，為主的爱所激勵，離開了她們的家鄉，犧牲了世界給她們的地位和一切虛浮的榮華，到十鄉氣的南日島來，過簡單而刻苦的生活。她們工作的精神，和工作所結的善果，使尚節得到如下的四點教訓：一是信心，二是犧牲自己為耶穌，三是有愛心為救人靈魂，四是有忍受一切苦難的心。

她們在南日島播了嘉種，成熟了，主便借著遊行神學校來收穫。許多人把偶像毀壞，拋擲，或劈作柴燒。

第二處到同鳳跡，那是尚出生的地方。他們到時，農夫農婦都忙著在田中插秧，尚節便和他的學生赤腳下到水田裡，和他們個別談話，這樣，使他們一到晚上便歡歡喜喜的到禮拜堂聽道。

第三處到龍華。開始幾天，到會聽道的寥寥無幾，但是聖靈一動工，把神跡奇事賜下來作號召，又有人在夢中聽見天使的指責，大眾便爭先恐後的到會，致會場擁擠，後到的幾乎無插足的餘地。

第四處是霞亭，那裡工作特別困難，禱告之後，才找出病根。原來那裡的教會有豐富的基金，除教會一切開支外，還有許多錢好象肥肉一樣分給教友。這樣，老教友都沒感到有倚賴上帝的必要，新教友都為了分肥肉而來，而且常常因為分得不勻而起紛爭。經過遊行神學校工作以後，這些頑梗的心給聖靈的寶劍刺透了，才知道發出悔罪的呼聲來。

霞亭以後，他們在楓亭佈道十天，然後來到黃石。時值溽暑，瘟疫遊行，到會的人因而少之又少。他們於是在路上拉人聽道。路上行人雖少，最多的是那些抬棺材回來的人，聽道以後，感悟人生是短短的一剎那，於是基督的救法，永生之道，使他們都樂意接受。

上述各地的教會，十之八九都不注重心靈的奮興，而只捨本逐末，去做什麼識字運動，平民教育這一類的表面工作，還要經常有成績報告書寄到總會。他們對遊行神學校的工作不但不幫反加以消極的阻撓。這當然可使尚節灰心喪志的。但主仍然鼓勵他們前進，於是他們到薄頭，觀後，魏厝，西園等地佈道。

他們經過漠布，那是一片渺茫的沙地，地廣人稀，隨處可見兵禍匪亂的痕跡。也正因為人民經過戰亂，創痛猶新，所以比別處的人更容易接受基督。順昌也是如此：那裡的教堂被軍隊占住了半年，尚等到時，軍隊開行還沒有幾天呢！

從順昌經洋口到延平。在延平開會時，男女學生和神學生都踴躍前來聽道，上帝大得螢光讚美之聲由

許多真心悔罪的青年口中流出。可是，同時撒但也大做其工，風聲傳到當地黨部，他們便派人假裝聽道，進教堂想乘機搗亂。尚節雖明知其用意兇險，卻惟主是依，仍是一日兩次登臺，高聲宣告基督救人的福音。有一女子是在教會學校讀書的，悔改後便告假回家，用很多錢，把全家用轎抬來聽道。可是家多數不會聽道。聽時總愛睡覺的多。母親眼睛不好，耳朵又不能聽聲音。不久他爸爸聽道覺得有味了。最後父母均得救了。後來她對人說："宋博士是為我全家而來的。"

本來尚決定在那裡領會十天，但忽得了重病，醫生力勸他縮短會期，回家去休息。他就在早晨五時，東方未明之前，乘小輪船離開了延平。正在那天上午，黨部派人聲勢洶洶到他宿舍緝拿他時，他已還如黃鶴。他們所能做到的，只是到處貼"打倒宋尚節"的標語而已。

在延平受的打擊以後，尚節得了一個大教訓：不可走在上帝前面。他這才知道，如果強出頭去幹一些事，必會受到主的鞭笞。他被驅策回來，不敢不低著頭，順服地在故鄉工作。

在延平時，尚節曾上禱告山參觀。據說，延平有位許牧師，每天上山為他的會眾流淚禱告，三十餘年沒有間斷，教會因此大大興旺。那山本有一塊削立的大石，不便跪禱，後來有一日地震，大石倒了下來，變成平坦，恰好做禱告平臺。許牧師去世後，有些人某天上山，看見許多天使站在石上吟詩跳舞，想起許牧師當日常在這山上禱告，就把這山改名為禱告山，叫那塊石為禱告石。尚節到了這山，見了這石，就對兄弟姊妹說："良牧為羊捨命，但願每個僕人，都充滿主的愛，去牧養群養。"

二十五 神的約束（1930）

一九三〇年，尚節感到鄉村的傳道人一定要在聖經的基本要道上，受過相當的訓練。他於是把一百多個教會分作十幾個訓練區，他自己便輪流到每一區開查經班。此外他更竭力提倡家庭禮拜，結果那年舉行家庭禮拜的，有千餘家。

訓練班由各地教會的領袖參加，每區總有四五十人。但因為美以美會的傳道人或牧師是常常調動或遷移的，所以尚節也組織青年教友訓練班，以訓練他們怎樣幫助當地教會的傳道人和牧師，同時也從他們身上得到許多好見證。這兩種訓練班都很蒙上帝賜福，結果很美滿，就有其他教會來信請他去協助組織訓練班。尚節於是在閩南，福清，永春，德化，海山等地往來奔走，專做這種工作。

尚節深感訓練教友比訓練傳道人還要容易。這因為那些頭腦不清，道理不明，沒有生命的傳道人，要他們悔改，真是比什麼事都難於辦到。尚節認為沒有生命的傳道人，不但不能救人，反做了許多人的絆腳石。但他同時也很體諒他們，知道他們都在受著經濟的壓迫。

他們的待遇很低，每月薪水甚且不能固定，仰事俯蓄，當然不夠，於是不能不另謀兼職。傳道人既各

有俗務副業，便不能專心傳道祈禱，當然不能多結善果。

傳道人懷收入既少，而且全靠信徒甚至慕道友的捐款供給，於是便弊端百出。第一，教友視牧師和傳道人如債主，發生一種不可言狀的厭惡。第二，牧師和傳道人視教友如施主，一味諂媚奉承，教友便自高自大，目中無人，即使犯罪作惡，傳道人也只好充耳不聞，不敢加以斥責。

還有一層，教會的財政權操在西教士手中，西教士實際上成為雇主，若不聽他們的命令，就會請你"另謀高就"。這些西教士又多半是新神學信徒，他們所下的命令，不管是非，都得奉若聖旨去做。

這時，尚節自己也遇著一個大試探。一九三〇年受難節的一天，計算起來，他回國已兩年半了。他看自己，看別人，已忘卻他所仰望的只是主耶穌。他覺得他已得到了博士頭銜，大學教授的地位是應該有的，至少每月應有進款五六百元，但事實上他做的是極艱難的工作：肩背著行李，整天過山越嶺，赤著腳，光著頭，汗流浹背在羊腸曲徑上為道奔跑！他所得到的報酬是些什麼呢？是人們的奚落！這時他已有兩個孩子了，但他勞心勞力所得絕不夠養家活口。他以為上帝在苛待他呢？

在灰心懷疑時，上帝的話臨到他，是責問，同時又是安慰的話："你不能順服到底嗎？不能完全奉獻與我嗎？你的事我都知道，而且你所有的失敗，也就是為那將成之事作先驅。要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人的人得益處。"他聽見了主的話，默然不語，只在沉思冥想。

不久，他接到南昌和南京來信請他去領會。他以為時機成熟了，他可以出遠門去佈道了，但是向上帝請示的結果，卻是相反。上帝說："孩子呀，你等一等才跑，我的時候還沒有到哩！"

可是，尚了對上帝這樣的控制再也順服不下了！他要做一匹強馬，憑血氣往前沖。正在打迭行李準備去江西時，忽然混身自頂至踵生了毒瘡！但他仍不肯受主約束，以為在睡上有一二星期，包管會漸漸好起來。他一點也不醒悟，只計畫他的行程。可是正在他要啟程的早上，他忽然受急性霍亂的襲擊，嘔吐不止，腹痛如絞！當命在頃刻之際，他立即向上帝承認他不順服之罪："父神呀，願他旨成全吧！"禱告的尾音一說出，病和痛便立刻離開了他。病癒後，他被請到海潭去主領青年學生奮興會，許多人得了重生之恩。以後到那海島上主領島區宗教領袖退修會，結果有許多女傳道女教員大發熱心，樂意四出工作。

**** 第三部分 奮戰 ****

二十六 離家北上（1930）

尚節已向基督完全降服，願意"一輩子在家鄉工作"了，可是主的旨意卻不是要他在家工作而只是要他降服。

他沒有回家以前，興化一帶本來是土匪猖獗的地區，打家劫舍，殺人放火，是家常便飯。但在他回家後的三年中，地方寧靜，人民都安居樂業，大有利於他之出外傳道。可是，不知怎的，忽然大群匪類又活躍起來，到處可聞截奪劫殺事情。這時，美以美會的西教士早已聞風逃遁，尚節的環游佈道工作，也勢在不能不停止了。

在以往的三年鄉村工作中，始終有同道與尚節分工合作，彼此情投意洽，親愛有如骨肉。但這時他們忽然不約而同的四散了。而且，故鄉的人物，也對尚節懷疑猜忌起來對他議論紛紛，使他有不能在故鄉立足之勢。

主一方面關了故鄉傳道之門，一方面也為他開了外鄉又廣又大的門。美以美會的會督，見各鄉都在匪亂中不能做佈道工作，便趁尚節閒暇的機會，派他到北方去考察識字運動。尚節對這一運動雖然不感興趣，雖然他一向深信主召他的目的不在做外層工作，而在使教會復興。但是，主這時要他到北方去，他卻不能不順服。

尚節雖已大病初痊，家人卻一個一個的病倒下來，病重的是宋師母，病逝的是兒子天程。天程又名"出埃及"，生下來不到三個月便奉召歸天。宋師母尚節正在為此事傷心的時候，主用摩西出生三月就被投在水中出死入生的故事來安慰他們。

天程埋葬以後，主吩咐他說："小子！起來！日斯滿了，時候到了！離開本鄉。往我所要引領你的地方去吧！"

聽了這話，尚節不顧一切，"不敢回頭看那病中呻吟著的妻在流淚傷心，只得順從主，背起十字架，走上各各他的路"。在葬兒三天后，尚節和家人話了別，帶著一肩輕便的行李，便乘輪到上海去了。

離興化以後，他回顧在故鄉三年的工作，寫了如下的話："回國以後，三年中作無定的奔跑，演打空氣的鬥拳，什麼宗教教育，識字運動，家庭歸主，青年團契，農村改革，社會服務……聚精會神去研究組織方法，到處宣導，以求實施實驗，開花而不結實，反把那基本的生命問題和得救要道忽略了，無怪乎一切努力終歸徒勞，雖曾引入加入堂會，卻未嘗引一人進入神國！"

二十七 初到華北（1930—1931）

尚節在上海並沒有停留，徑赴湖州。那時湖州在舉行一個華東基督化家庭運動，是中華基督教協進會的幾個幹事主持的，都是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各省派來的代表，有百名以上，尚節是其中之一。在會中他是沒沒無聞的一個會員，穿的是粗布長袍，有時也穿破舊的西裝，遠不如別人之身披重裘。很多人瞧不起他，以為他是不知那兒來的土頭兒。在最初幾天，他因為言語不通，在開會時總是默然不語，只按時分班到會，只聽聽別人提這件，議那件。直到有一天，主的靈催迫他，他才開口祈禱。

他的禱告充滿著能力。禱告會畢，一位笑容可掬的外國太太跑到他面前和他談話。她就是美國長老會廣學會的梅立德夫人。她沒有料到這一個土頭腦的人，居然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覺得奇怪，而特別注視他，梅夫人於是介紹他和全國代表見面。尚節以後的工作，得她幫助不少。

梅夫人在談話中知道他是個（科學博士）蒙主寵召作福音使者的留學生，便請他加她的一班，在班中請他做見證，請他報告在興化三年做基督化家庭教育的方法與效果。以後別班也請他去做這一類的報告。最後一次，大會的講員因事缺席，梅夫人便向大會主席介紹宋博士，請他對大會演講。這樣一來，傳道的門便在湖州為尚節打開了。教會，學校，醫院等，都接二連三的請他講道。湖州於是便成為他本省以外做見證的處女地。

散會後，他由湖州到杭州，在一所小禮拜堂講道一次，即匆匆回上海，受梅立德伉儷的招待，在他們家中小住。他們並介紹他到廣學會講鄉村佈道的經驗，家庭禮拜的方針，和識字運動的實施，但尚節本來是受美以美會差派北上考察識字運動的，所以不能在上海久留，只得辭別了梅立德夫婦而邁往南京。

到了南京，他到金陵神學院參觀；這是他曾一度入而未入的神學院。在那裡他遇到他在興化的高中校長章文新，他現在在這裡做神學教授，同時在金陵大學兼任教職。他和他的太太招待尚節在神學院住了兩天，考察他們的教材和方法，第三天，他便到下關，渡長江，到浦口，乘津浦車北上。

那時正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下旬，西伯利亞吹來的寒風砭人肌骨，生長在南方而禦寒衣服又帶得不夠的尚節，實在覺得難受。到了天津附近的昌黎，他住在杜牧師家裡，享受殷勤的招待。杜是美以美會的牧師，又是俄亥俄衛斯理大學的校友，對尚節在美一切的榮譽早有所聞，正是傾慕已久，所以用不著什麼介紹，彼此間已一見如故了。杜牧師勸他不必去考察識字運動；他說那是"運身而不動心的運動"，不是目前教會所需要的。目前教會外美中枯，所需的是教會領袖和信徒一個個的叫起來，儆醒等候再來的主。所謂農村改良，識字運動，其實毫不足道。他又偕尚節到山海關實際視察一番，尚節見其地的教友少而無知，就把這些"運動"一眼看穿，說道："我觀其果而知其樹矣！"

杜牧師介紹他去北平見教士（Rev. R. W. Backus）。十二月卅一日的晚上，尚節晤見了白教士，見他天

忙於做訓練二十多個傳道士的工作。白教士就請他講在福建三年的經驗。幾天以後，白教士介紹尚節到保定去。

時值嚴冬，朔風凜冽，冰雪載途。到了保定，時已夜深，尚節戰慄著去叩某西教士之門。這位西教士初不知尚節是他的校友，見他衣衫襤褸，就叫他與堂丁同宿。這位同床朋友，腳臭得很，又天寒被薄，尚節終夜不能入睡。翌晨，這位西牧師問他是誰，他答道："我是宋尚節。"他愕然的問："哦，是宋博士嗎？尚節答道"是的"，於是這位西牧師才改以上賓之禮款待他。

他邀尚節向五六百學生演講，不料到會者僅五六百人。在保定時，尚節聽說當庚子拳亂時，保定教友為道殉難者不少，就往他們的墳墓省謁。

從保定往定縣，途中北風在冰天雪地中怒號，尚節衣裳單薄，"幾乎把我凍死在車廂裡"。到定縣時又適在午夜，倍增旅行之苦。

到了定縣，他晤見了以平民教育負國際盛名的 晏陽初博士的印象："真是名不虛傳，他的教育方法確實新穎，別具心裁。最可敬的是精神飽滿，所以成績斐然。我真佩服到極點了。"

可是，夜裡尚節在夢中得主的指示，說："美麗芬芳的花朵，不過是暫時榮耀，不能結成果實；曇花一現，霎眼成空，但你要謹慎自守，從無花果樹上去學光華燦爛的榜樣，一夢醒來，尚節恍然大悟，次日即辭別招待他的晏博士而回北平。他本來打算在定縣住一二個月，但因為得了主的命令，就只住二天就匆匆告別了。

二十八 從上海到南昌（1931年春）

回到北平，一位長老會的教士請尚節在北平幫忙他至少半年，做訓練傳道人的工作。但上帝阻擋尚節，說："你不可允許下來；這不是你所做的。我要你奉我的名去做比這更大的工作。起來！去奮興全國不冷不熱的教會，免得耶穌再來時被撇下。快傳報主必快來的消息，預備新婦，迎接新郎。"

他婉謝長老會教士的邀請以後，即接梅立德 夫人自滬來信，促他南下主領上海南門清心男女中學的奮會。接信以後，尚節問明瞭上帝的旨意，就搭車回上海。

到滬時，適日本宗教家賀川豐彥博士在滬江大學演講，教會領袖前往聽講者不下五六十人，尚節亦到會聆聽。他們對尚節的學識與犧牲精神，也深表佩服，稱他為"中國的賀川彥"請他領祈禱會。尚節在會中講的是"耶穌寶血有能力"，"十架的功效"，和"重生被聖靈充滿的必要"。講了以後，尚節自他所講的是不難為那些摩登派接受的，而他自己再也不肯象在美國時一樣講似是而非的社會福音了，便自請引

退，不再領會。

尚節雖然不滿賀川豐彥的社會福音，但是對他自己所講的"聖靈充滿"也一樣不滿。他後來寫道："豈惟聽者藐藐，即言者又何嘗知其所謂？那時我雖已悟及社會福音是空洞的，似是而非的，然自己對於基本要道，救人之法，仍然不得要領！"

在清心堂的領會中，尚節對清心男女中學的青年講解聖經，並談自己蒙恩的經過，受感的人很多。後來清心堂的湯仁熙牧師介紹他到宣道會的守真堂，鴻德堂講道。他所講的仍為他自己所不滿意，"刮刮耳朵，而打不動人心，複有何用？"

這時，有一位西國朋友很誠懇地警告他說："上海西門斜橋伯特利教會，是富於感情性的，你萬不可加入他們的教會。"尚節回答說："加入不加入是另一件事，我有機會去參觀一次是無妨的。"

一天，他果然跑到伯特利去訪問。他們的領袖請他講一次道。他講的是"五餅二魚"，聽者有七八百人，都覺得還合胃口，遂請他主領查經班。他在班中馬可福音，參加的人日見增加。但尚節自稱："我依然注重奧秘，毫無能力，救不了人。捫心自問，寧不愧怍？"因此他謝絕伯特利佈道團盛意的邀請，不敢加入，只答應在他們明年（1931）夏令會中擔任主講。

尚節雖沒有加入伯特利，但為他們祈禱，求主於他們北上作環游佈道時與他們同工。

尚節覺得他這回北上受差會派遣，去考察識字運動，他得回去銷差。因此他一心打算回興化去。

尚節在等回興化的時候，回顧以往的工作，自己下了如下的考語："糊裡糊塗，茫無定向'，味浮沉於新派潮流中，一味宣講什麼'奧秘'，結果是找不到出路。主雲：'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可歎多少同工同事'運動'，運了一法又一法，動了一期又一期，運來運去，動不了人心救不了靈魂！殊不知主來是要拯救罪人，救靈才是吾人當務之急啊！改造生命，豈不較改良生活更為基而徹底？"

正失敗而失望之際，主突然為他開路，領他到南昌去，指示他以救人之法，使他靈程得到一個絕大的轉機。

南昌美以美會的舒邦鐸牧師（Rev. William E. Shubert）寄給尚節一封迫切的信，請他一定要到南昌去領會；措詞的誠懇，描寫會眾盼望之深切，使尚節不能不受感動。但伯特利的領袖，為了途中盜賊土匪猖獗，憑愛心勸他不要去南昌。同時尚節自己也"心在故鄉飛，渴望回裡一行，再出來做工，所以也無意前往領會，仍在盼望船到之日可以南回有期。"

忽然，上帝的話達到他的耳中，說："去！南昌工作的時間到了。你去吧，為我打美好的勝仗！"聽了這話，儘管他如何思家心切，儘管途中匪勢如何熾烈，也管不得許多了。次日既動身下船溯長江而上，駛向南昌去。

一九三一年二月中旬，尚節到了南昌。第二天上午，他對學生作見證，把主在他身上所施的大恩說出來，使他們對真理發生了興趣。下午，在禮拜堂有奮興會，可是會眾尚不知奮興會為何物，耐心等了許久，才有八九十人姍姍而來，以後逐漸增加，但也不過百餘人。晚間在洗馬池禮拜堂查經，查的是馬可福音，第一晚到了八九十人，後來加到二三百人，雖道路因天雨泥濘，他們也打著傘到會。這樣做了一個禮拜的工作，尚節自問："效果在那兒？"第二周假葆靈女校轉向學界宣傳，初亦無甚動靜。尚節痛苦中向主發出呼喊："主啊！你叫我來只是刮刮耳朵麼？為何我不能領人得救呢？"

南昌的教會領袖有意請尚節留贛一月，他們召集三教區男女傳道士開傳道會。但急著要回閩銷差，所以只好對他們說："我假期已到，理當回興化，若你們急需我在此幫忙，我也樂意，不過請你們去電興化給我展假一月吧。"他們喜出望外，立即去電代尚節請假。

因傳道會會期未屆，尚節先到九江講道。九江的教友比較活動，第一次聚會便有四百餘人。查經極受一般人士歡迎。見證則特別能感動青年，使一般男女學生都象渴鹿般開始愛慕真理。美以美會教會學校同文中學一校學生共約二百二十人，幾乎全數歸主，而且在開會後還組織佈道團，在課餘之暇，熱烈出去佈道。據九江人說這是一個空前的大復興會！

回到南昌，距傳道會開會期還有一個星期他們便請尚節做青年奮興的工作。他對他們要求全體一致的禱告，來做奮興工作的後盾。他說："若是你們西教士和學校教職員不和我同心合意繞城，耶利哥是塌不下來的。"

果然，西教士和教職員都分別組成祈禱會。尚節得到了這個堅固的支持，就勇氣百倍。敢高舉十安架向前衝鋒了。

其實，為了南昌的大奮興，祈禱的工作早已開始了。舒邦鐸教士和一位中國同工早在一九三〇年。曾以整整一個月的工夫，為他們的教會復興祈禱。跟著在一九三一年的元旦，又開始作繼續不斷的祈禱，一直祈到宋博士到了南昌，計算起來，恰好五十天！在下章所述的尚節工作的轉機，可以說是造端于這樣殷勤誠懇的祈禱。

二十九 難忘的南昌之夜（1931年3月5日）

約書亞在山下打勝仗，全靠摩西山上舉手禱告。奮興會的成敗，也不能完全責難奮興使者，同樣要靠

基督徒的舉手代禱。所以尚節常說："奮興使者沒有什麼可誇的，所有顯而可見的奮興光景，全仗代禱的人們。"就預測有出人意料的大奮興。

他最感激舒邦鐸教士。舒教士常常深夜不寢，長跪禱告，有時還痛哭流涕。有一天夜半時分，尚節已上床就寢，忽聞樓上流出斷斷續續如泣如訴的微聲。原來那是舒邦鐸教士在禱告呢。他說："主啊，你今日不復興南昌教會尚待何時？你若再不施憐憫，我留守此地又有何用？主啊，這次你若不復興南昌教會，有違我獻身為你遠涉重洋來華的初心，就不如讓我回國去！"

舒教士情詞迫切，使尚節衷心感動，也便披衣而起，長跪於地："父神啊！我呢？我此來豈非要南昌教會得以復興麼？求你親自顯出奇妙的作為來！求你使用我們！仰望著你呢！"長夜禱告，果然得到主啟示。他教尚節要向"罪"攻擊，因為罪是遮蔽人心的黑幕布，要揭開這黑幕布，才好讓福音真光去孕育那永遠的生命。這夜對於尚節是何等值得紀念的一夜啊！方針的啟示，工作的轉機，都由這最難忘的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的一夜開始！從此他不兩者重視所謂"奧秘"了，他所要的是對付的能力！

那夜主給他幾篇攻罪的信息，如格拉森之鬼，浪子回頭，假冒為善等等。這些都是尚節以後一講再講，而效果不稍減的講章。

傳道會開會日期未到，他們便請他先領為期一禮拜的青年奮興會。尚節的講題離不了一個"罪"字。他還不敢令人到台前禱告，只給受感者以開口祈求的機會，起初無人啟口，但因聖靈的興照，漸漸有哀聲哭禱的，後來甚至有校長向學生認過，教員彼此謝罪，同學互相抱頭痛哭的情形。尚節寫道："因為人已自知有罪，便自然而然地需要救主；你再告訴他們上帝何等疼愛罪人，正在等待罪人知情以後，就沒有不深感主愛而涕零的！"

在會中，聖靈不僅光照人心，使人知罪，催迫人求救，而且居住人心，教人認識基督，導人進入真理。不過那時尚節只知聖靈隱然動工去潛移默化人心，絕沒想到他更會顯然運行，公開抓住人心，——這次在南昌就抓住了一百餘十人。

第二個禮拜便是傳道會的會期。與會的人都是教會的領袖，每一個都是尚節爭取的目標。他定下兩路夾攻的戰略：第一路，痛斥罪過——傳道人若不先自算清罪帳，倒空器皿，怎有能力攻破他人心中堅固的堡壘？第二路，著重靈工——切勿消滅聖的感動使主擔憂；他是頂願與順服的人同工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戰略已定，跟著陣地的佈置。尚節請那些與會的傳道領袖，坐在禮堂座位中心的兩行，環繞著他們的，是上周已悔罪得生命的學生們。這些主裡新生的嬰孩，反而關心領袖的靈性。他們都天真爛漫地在歌唱讚美！

尚節對傳道會講道的主題仍是：他們內藏的罪汗當洗淨，才可以使基督的生命充溢。會中奇妙的經過，縷述不盡。每次聚會完畢，很多牧師傳道的兒女跪在兩旁的座位上，大聲疾呼地禱告說："求上帝潔淨我們的父母，使成為聖潔無瑕疵的工人，得坦然無懼地站在上帝面前，承當事奉上帝的聖職。"

父母當中，除了一二位配深恩的同工肯謙卑接受以外，其餘都遷怒尚節，認為他掀起家庭革命，勾引他們做不肖兒女打倒父母。這種責備，當然不合事實，但尚節也覺悟到："消極責罪對於教會領袖是不適宜的。"

未離開南昌之前，尚節率蒙恩者結隊往豆榮村佈道，隊員有二百余人，校長員生及傳道人都加入。歸途中大雨如注，隊員均淋漓盡致，且遇大風，有打傘的被狂風毀壞了十三把，眾人非但不埋怨，反而滿心欣慰，滿口頌揚，既返聚會禱告，聖靈大大動工，叫會眾徹底清算，於是哭聲，禱聲，笑聲，歌聲，織成一片響徹雲霄的交響樂！有些素來高喊打倒基督教的青年，像是審判大日來臨大呼求主赦免。西教士見此景象，以為會眾都瘋狂了，都恐懼得四散逃遁。尚節耳中清楚聽見靈風吹拂的聲音，也感奇異。

靈雨沛降以後，污垢滌清了，乾渴的心田得到了滋潤，憂傷痛悔的靈得到了安慰，終於讚美代替了祈求，歡樂歌頌在會場洋溢——這是人們有了基督生命，充滿了聖靈以後，所顯出奇妙的能力！

尚節寫道："南昌的勝利使我獲得奮興人的秘訣：一，徹底認罪；二，求靈充滿；三，為主作證。從前讀約翰衛斯理傳，見他每次證道必領多人歸主，遂心焉嚮往，而今略見端倪矣！

三十 由南潯到滬寧（1931）

南昌復興的火焰燃到九江，尚節在九江講道也一樣大有靈力，使九江教會也得到象南昌同樣的靈洗。

南潯的新生嬰孩們，紛紛把自己悔改得救的見證投登基督教刊物裡面，使宋博士的聲名傳遍遐邇，各地邀請講道函電交馳。他先到蕪湖。因那裡的西教士不信主是童貞女所生，阻力既大，代禱雙無，因此成績不佳，開會八天，得見證信五十一封。

回到上海，在全滬傳道人退修會任主講，會所在伯特利教會，講的是創世記和啟示錄的奧秘。接著在慕爾堂開全市信徒靈修會，為期八日。為了每天只有一次的講道機會，故尚節絲毫不敢放鬆，惟勤惟謹地祈求那更利害的攻罪講章，巴不得個個紮心，人人痛悔。這時尚節才開始叫人前來跪禱認罪。每次到會的千數百人，把宏大的慕爾堂擠得水泄不通；每次受感向前者不下三四百人，哭聲雷動，大有奮興氣象。尚節此時開始知道，令人舉手認信，即時求告，予以認罪之機，慰彼憂傷之靈，乃奮興家

不可忽視不可或少之工作步驟。

接著是南京以美會五教區傳道請他主講他得了主的應許即乘車赴寧，在估衣廊城中會堂開會。本來每次限講一小時，後來聽者大受靈感，便增加到二小時，而且每天二次。可惜他心病發作，雖仍願負病領會，卻不得不將會場縮小，改在韓家巷開會，傳道人與神學生蒙恩者特多。會後返滬小憩。

在南京時，尚節接到美以美會常州教士羅淑君小姐（Ella Leverett）的信，請他去常州講道。他本來答允前往的，但因在南京得心臟病，朋友他都勸他回興化去休息，其時家中適有來電，叫他回鄉做訓練班的工作。他就去信羅教士，說明不能去常州的原委。返滬後，心病益劇，醫生叫他至少休養半年。

一個晚上，主指示要到常州去領會，因為上帝要他轉向外鄉工作的日子到了。主同時也指示他，驕傲才是他的病源。這時他才恍然大悟，他之不去常州，真正的原因是嫌地方太小。

三十一 與伯特利同工（1931）

機會真巧，環游佈道團因伯特利教會主理人石美玉醫生之太夫人去世，由山東滕縣趕回來參加喪事禮拜。他們是不計較地之磊小與人之多少的，就把常州的邀請，代尚節接受下來同時請尚節入團。尚節偕往常州，同工同行，加入不加入則待以後再說。在常州第一天講道，他心痛驟發，但仍緩緩講完第二天，心痛又發作，但他不以為意，一心要討上帝的喜悅，登臺拚命大講特講，"縱使是最後的一次，總也還有最後一息可拚！"結果主就在他一繃一跳之間把他的病醫好了。病癒後，尚節一天上午二次擔任對內奮興；晚間的對外佈道，則由林景康，聶子英，李道宋輪流擔任。這時各教會學校又請他們去領早禮拜，適李道榮又病了，工作難於支配，於是用長途電話請因祖母病重而留在上海的計志文牧師前來。

計牧師由車站到會場時，值大雨滂沱，會從六七百人已散去。那去尚節講的是"浪子悔改"的故事受感的人很多，特別蒙恩的一位姊妹，散會後還是哭得不能起立。尚節身疲力憊，下想跪下助她禱告時，計牧師卸雨衣進來，就請他一同幫忙。以後她常說她是宋計二人的果子。她就是後來替尚節寫我的見證的王敏學女士。

五月十八日離常州返記，尚節得多處邀請，何去何從，取捨不決。但環游佈道團則決定前往青島。計牧師問尚節能否同往。他直接答應了，因他早已得主啟示，要他前往海島工作，一聽計牧師說是青島，便斷定這就是主要他前往工作的海島了。

青島很多"靈恩派"，都重視外面表現，如說方言，唱靈歌，見異象，作異夢等，認為這些表現才是聖靈充滿的憑據。他們一聽見主席搖鈴開會，便奉行故事地大認其罪。尚節想幫助他們，想使他們既可得

赦罪，又可得正常的靈恩，可是不知道幫助的方法。

到了丁立美牧師的故鄉大辛町，尚節因靈恩派問題盤旋腦際，無心講道，倒願坐在台下聽道。當計牧師在講撒瑪利亞女人時，尚節得發亮光。他寫道："聖靈充滿乃是信者裡頭成為泉源，且流出活水江河來，直湧到永生。多少人渴了，不曉得去喝那取用不竭的活水，反而捨本逐末，不惜付上全力，背了笨重的器具，向那又古又深的井裡去打，井裡的水日淺一日，肩上的擔愈來愈重，何時可得安息？渴了便汲，汲了更渴，渴，汲，勞倦，周而復始，何時卡息？哦，弟兄姊妹，罪惡出去，活水進來，別擔著罪擔去打死水！上帝不是教你獨善其身，在方言異象中自樂自足，乃要你兼善天下，成為中空而潔淨的水管，把靈裡的活水流湧出來，灌溉那枯乾的生靈，使心田能結出靈果，所以'舍'才是'得'的惟一法則；倒空自己，順服神旨，憑著愛心，去作見證，才是追求和持守聖靈充滿的正當途徑。"

三十二 上海夏令會前後（1931）

一 由山東到上海

環游佈道團到了山東即墨，就聽見奮興家餘慈渡女傳道士去世的消息。同時計牧師也因祖母病危返滬，團務由尚節代理。就是在這裡，尚節把大辛町得到的啟示拿來實驗，開始組織佈道隊。以後他們到了濟南，由尚節獨個兒主講，闡揚了撒瑪利亞婦"活水篇"的精義。

由濟南到泰安，適值反基督教風潮初過，教堂被毀，教士逃跑，教會學校關門停課。佈道團到時，所住的房子是曾被洗劫過的，除了炕床以外，什麼傢俱都沒有。在基督徒灰心喪氣的情形之下主重用尚節，雖然講道時間只有三天，施一百多人，其中一個青年只有十九歲，已犯了十誡的每一誡；凶聽了尚節講"浪子回頭"以後就真正的悔改了。其他悔改赦的，還有多人。

到嶧具，林景康又病了，工作者只余三人，聽從多系婦孺，為期又只有三日尚節於是開始用"表演"方式，以便人人聽懂。他背著一個大石頭，看起來力不能勝，他就在臺上講罪惡重壓之苦，然後忽然把大石摔在台板上，嘭然一聲，他就歡唱起來，使聽眾都知道赦罪之樂是什麼一回事。他也在這裡開始為病人按手禱告，果然很有效驗，得赦罪平安的約八十餘人。

他們在山東工作，雖然成績卓著，但因為一九三一年八月的上海夏令會圍瞬屆，不得不匆匆返滬。

夏令會開會時，國內內戰正烈，交通到處受到破壞與阻滯，然而到會的仍然踴躍，多數是尚節在各地奮興起來的信徒，共達八百餘人。連同上海就地參加的，共一千二百餘人，大會的主題是"復興"；分題為"禱告復興"，"讀經復興"，"工作復興"，"見證復興"。

尚節講的多是成聖要道。時值酷暑，他又講得那麼起勁，使他汗流浹背，致藍布長衫整件濕透，簡直象水裡浸過的一般。講完以後，他已聲嘶力竭，但還是用誠懇迫切的語氣問道："弟兄姊妹們，你準備好了沒有！你想做聖工的手已洗乾淨了嗎？你生命中有聖靈的力量嗎？如果還沒有，就求主賜給你吧！禱告吧，站起來禱告吧！"

會眾的答覆通常是全體起立，一至為自己為中國同胞之歸主而高聲禱告。這時的景象，好象會眾高舉的手已摸著大君的金杖。可以無話不談有求必應。這種情形，而且是每日如此！禱告後，代表們都容光煥發，反映出受了靈洗後的歡樂。

在查經班中，尚節講的是馬可福音和使徒行傳。他認為前者是"開國醫書"，可治療罪病；後者是"工作示範"，貴聖靈充滿。夏令會共開十日，最後一次的聚集是見證會，許多大教堂的牧師，都起來當眾承認無熱心無愛心之罪。他們同時也報告在夏令會中看見新的遠象，而願意將今後的生命擺在祭壇上供獻給主，見證會連續數小時，大有不肯散不忍休之勢。尚節親眼看見感靈悔罪，悔罪者靈沛，有不可言宣的大喜樂！

二 返興化航程中險

宋師母余錦華女士也是參加夏令會的一員，會畢，尚節就打算送她返裡。未動身前，主已指示他有意外的危險，可是他不知道審究竟是那一類的危險。遇海盜嗎？遭滅頂嗎？罹重病嗎？暴死亡嗎？還是……

同船多半是興化同鄉，尚節告他們有不測風地雲將至，他們都不肯信，有的一笑置之，有的責他出言不利。這也難怪他們，因為尚節知有危險，何以自己也在船中？

船名"東港"。第一日風平浪靜，第二日汽鍋爆炸了一個，船身時時傾側，搭客昏眩的很多。尚節發起祈禱會，請大家參加，有的首肯，有的口諾，可是沒有人開旅行者的淡水用完了，僅存的汽鍋也炸了，船身被炸受傷，漏了幾個洞，海水從洞中湧入。水手拋貨，塞漏，舀水，以求安全，但都無濟於事。人人都知道，再過幾個鐘頭便要沉淪了，於是哭聲四起；大家這時才跟著基督徒禱告起來。

尚節默然仰望耶和華，驀地裡保羅航海往義大利的一幕，歷歷在目，因知無論發生何事，都不致有生命之虞，便自告奮勇去安慰眾人，正如保羅在亞歷山大的船上所做的事一樣。

大家引頸企踵。極目茫茫大海，希望有船來救。好容易挨到中午時分，遠處來了一艦容量相當大的船，大家於是喜極歡呼。

船駛近時，大家一見船名，又墮入失望深淵，因為那船名"廬山丸"，證明它是一艘日本船。那時中日關係不佳，兩民族感情惡劣，搭客都生怕日本人不肯施救。不過船身漸次下沉，岌岌可危，與其束手待斃，不如試呼將伯。於是基督徒都心中默禱，求主感動對方，尚節即用英語率眾呼救，同時舉起紅旗，且揚且喊。

"廬山丸"駛向前來，索酬百元，總算還有良心，可是救生艇只有一艘，每渡只限十人，故搭客爭先恐後攀繩而下。一婦人隨船帶有六百元貨品現在只好捨棄，心有不甘，遂投水自殺。有恃者縱身而躍，誤跳入水而死。一人攬繩不慎，船傾墜入水死。一人攀至半程，手力不支，亦落水淹死。凡此景象，都令人怵目驚心！尚節後來寫道："吾人浮沉罪世，情亦如是；豈可自恃己力，自立救法？若不拋棄虛榮浮華，若不置身方舟慈航安能渡此苦海，誕登彼岸？"

眾人登日輪，"東港"仍未沉沒，好象有什麼力量托住一般，後來被"萬象"輪拖回。搭客多雇人往返搬運行李，尚節也把自己的行李取了回來。

回到興化故鄉，宋學連牧師看見兒子生命上巨大而顯著的改變，講道新鮮有力，不禁驚喜交集！可是這個父子的歡聚，為時卻很短促，因尚節已答應伯特利環游佈道團，要和他們到東三省工作。

三十三 與伯特利同往東北（1931年秋）

尚節到上海時，計志文等已先往東北去了，尚節和林景追蹤前往。途中主指示尚節：前面有十字架等著。尚節寫道："我自航行脫險之後，那感動保羅的靈也感動了我，教我'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上帝恩惠的福音。'"

宋林二人到了大連。時二年一次的信義宗大會在鳳凰城開會，到會的有東北各地的代表二百人，尚有其他教會的代表列席。環游佈道團住在一間舊房子裡，在等待工作機會來臨。果然，他們邀請尚節去作見證。尚節講時滿有能力，結果有廿五位中國代表和兩位西教士敵不住聖靈的催迫，竟不顧一切，到台前跪禱認罪。另一部分西教士卻不以為然，立即禁止他們"喧嘩"。但計牧師正言責之。

第二天，那些西教士發出恫嚇的話：若請這般"無禮之徒"演講，我們將不再出錢。華籍牧師一聽這話，便恐慌起來，生怕信義會關門大吉，只得對佈道團下逐客令。尚節為此心中傷歎，後來在日記裡寫道："中國的基督徒啊！為何老要外人資助呢？寄生蟲即是可憐蟲啊！應當仰望萬有之主而奮起自傳，自養，自治，自立！是時候了！不容你再觀望了！"

他們唱著"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即於當午揚長而去，打算搭車前往瀋陽。出乎意料之外，許多代表到站揮淚送行，雖只一面之交，卻有依依不捨之感。送行的人當中有一位綠衣郵差對尚節說，昨日在教堂外依坦傾聽，衷心受感，決志信主。這些都是失望中的安慰。

臨行致電瀋陽長老會，要求提前開會。他們未到之前，曾有幾位傳道人來此講道，事先刺激了屬靈的食欲。他們一到瀋陽，就迫切禱告，有時一天禱告八九次，求主敞開那無人能關的傳道通道之門。主果然特別賜福，有七八百人蒙恩。心靈痛苦的會眾陸續到尚節的房間來，他於是開始作個人談道的工作，幫助了七八十人徹底認罪而沐深恩，也說明他們組織佈道團。尚節還收了二百七十九封的見證信。他們在鳳凰城受被逐之辱後，在瀋陽卻得到莫大的安慰。十字架之後便有榮耀的復活，果然是不易的原則！

九月十八日上午離開，下午卻發生了事變，這就是後來有名的"瀋陽事變"或"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閃擊瀋陽，跟著就佔據了整個東北，成為後來中日八年戰爭的肇端。這消息是環游佈道團到了黑龍江的海拉爾以後才知道的。他們一面感謝上帝的導引，因為如果不是在鳳凰城被逐而提早赴瀋陽，則"九一八事變"發生時還未離境呢！一面把瀋陽教會新舊信徒交托給主，求主特別庇佑。

海拉爾有臨理會分堂。這間教會說來也極可憐，在一位不甚熱心的牧師領導之下，會友只有寥寥十幾名。他們請佈道團講道，第一晚上他們照例勸人歸依救主，離棄惡惡，戒除煙酒等不良嗜好。這樣一講，就講出亂子來了，因為該堂長老最嗜抽煙，某執事且販賣私鹽。他們於是老羞成怒，借詞日兵將至，不便集會，勸他們回去。

這是他們第二次被逐。這樣一來他們便提早兩個禮拜到了哈爾濱。他們最初在臨理會堂講道，後經該堂牧師向聯合會請准，假西門大禮拜堂開會。該堂會友之間，意見分歧，彼此不睦，主日甚至分兩次聚會。幸而他們倒肯讓佈道團自由工作。在最後一個晚上，尚節苦口婆心，勸他們彼此相愛，當場就有好幾位起立握手，言歸於好。

這時戴明博士夫婦（前第十九章）受派改在哈爾濱工作。佈道團一到，戴師母就在五位團員中認出他們的老友宋尚節博士來了。主要的會都開完了。戴明夫婦勸佈道團多留幾天，一來為了休息，二為請他們在高麗人的臨理會禮拜堂領會。他們答應了，就由青年會宿舍搬去，住在戴氏家裡；尚節和李道榮住客廳，其餘三位住書房。他們還雇了一位失業的裁縫學徒做臨時的聽差，給他們使喚。戴師母招待殷勤，飲食起居，衣服鞋襪，樣樣無微不至。最使他受感動的，是團員每晨四時半即起身靈修。晚間講道完了，回到房裡，疲倦不堪，即刻倒在床上，和衣而睡，要戴師母替他脫皮鞋，又在他身上輕輕蓋上毯子。此情此景，使他起聖經上的一句話："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舍的！"

俄人的堂會也請他們去講道。斯拉夫民族素富感情，聽道不久即熱淚盈眶。高麗人的禮拜堂請尚節用

英語講道，由戴明博士翻成韓語；他們的熱情略遜俄人，但渴慕聖道則毫無遜色。某廠主蒙恩之後，特請佈道團向千余工友作露天佈道。哈爾濱教會本來也是四分五裂的，但從此以後，大家就知道組織聯禱會，在各教堂輪流舉行。佈道團離哈時，接到一麵粉袋的信，有的感恩鳴謝，有的詢問問題，其中有見證信七十五封！

哈爾濱之後，因旅費困難，為縮短旅外時日以節省支出計，決定分兩路工作。抽籤的結果，尚節和李道榮同赴呼蘭和綏化。在呼蘭時，一間青年會附屬中學的校長和四位教員，以及許多學生，都表示決志皈主。尚節也在俄中教堂講道，講題是"五餅二魚"，受感流淚的很多；邀請上臺前時，有五十俄人表示願獻身為主在東三省俄人中工作。

有一人為邪靈所制，曾燒聖經十次之多，經尚節按手禱告後，便立即痊癒。有一人同時被二鬼所附，一內一外，時相呼應，尚節這時才知道他已得到使徒的恩賜，右為人按手禱告。

綏化信義會有醫院，學校，禮拜堂各一間，還有教士住宅數間，都毗連在一個地域，是個典型的"教會區"。他們以前是拒絕佈道團的，現在則歡迎他們作三天的講道。到會的約二百人，大部分三育學校的學生。尚節鑒於鳳凰城之役，改用沉靜的態度：不打拍子唱詩，不同聲禱告，他自己自始至終不離講臺。因此之故西人雖暗中反對人他，卻找不到把柄。

尚節聽說他們中間有分門結黨中西同工互爭的事情，有一次在開會時叫所有的領袖和醫生，護士，教師，牧師，傳道人，宣教士等，都到台前來。這當然是非常之舉，但在聖靈管制之下，他們都應聲上前。尚節於是問會眾道："你們愛你們的領袖嗎？"

會眾答道："愛！"

"那麼你們怎樣為他們禱告呢？"他問道。

"巴不得他們彼此相愛，同心合作。"會眾答。

尚節於是跟大家跪下禱告。在禱告達到高潮時，領袖們啜泣起來，可是還不肯認罪。尚節於是問中國同工道："你們心裡恨什麼人呢？"

有幾個人答道："我恨宣教士。"

尚節道："那麼，馬上去告訴他，並請他饒恕。"

他們遵命做了。尚節就對那位宣教士說道："這些人這麼恨你，你一定有什麼罪要對大家承認的！"

宣教士於是當眾認罪並求主赦免。這們一來，復興之火便熾烈起來，以前懷恨在心的現在已一變而為友愛和睦了。會後還有很多人到尚節房間裡禱告呢！

緩化會期，只有三天，來去匆匆，饑渴慕義者皆有難捨難分之感。於是有七十人組織一個送行會，請尚節于清晨五時半，作臨別講道。然後去趕七時半的火車！在火車站，他們仍然依依不捨，尚節乃自車窗探頭出外以聖經金句分送客人，當作臨別贈言。送行高唱聖詩，一時歌聲大作，致路警趨前看個究竟。以為發生了什麼事，是晨適有俄人日人到站歡迎要員，他們見此情景，也不禁詫異：這個宋博士，究竟是什麼要人，竟令人如此嚮往愛戴呢？

宋李等回到哈爾濱，與計聶等一隊匯合略做一點培靈工作。其時多處等待他們，他們又預定耶誕節前返滬，勢難同時留守一地，只得再一次分道揚鑣。拮据結果，尚節往長春，其他四人則往朝陽鎮等地，約定在營口會齊。此時團中已有分歧的意見，雖未決裂，但已播下決裂的種子。

尚節在長春，講道態度較靜，亦少叫人開聲禱告，因為那裡的牧師事先請他不要激動會眾的感情。可是，聖靈在會中動工，每次講畢都有多人上前認罪其中之一就是這位牧師。

到吉林時，見該地已被日軍佔領，高麗基督徒有些已被拘捕，大部分已逃散，使教會處於危疑惶或狀態。當地原有長老會堂二所，對尚節一表歡迎，一表反對。歡迎的那邊，牧師是個奮興家，所牧養的教會很興旺，有信徒三百余人，都能與尚節同心常常為他代禱。他們也常常為不信者祈禱，主"抓住"他們。尚節在這裡學會"抓住"二字的運用，並知道如要抓住，一定要付上禱告的代價。

由於會眾的代禱，果然抓住了不少的罪人與"老教友"，現在略述"抓住"的二三事如下：

上述長老會堂，另一邊的牧師是非常反對尚節的，不許會眾聽尚節講道，他自己也不願和尚節一起攝影。可是最末一次的集會，他到會聽講卻被"抓住"了，當眾承認自己不讀聖經不守晨更已有六年之久！

一位姓林的基督徒醫生，向來不肯跪下禱告；一天在手術房裡，手忽然僵硬，不能移動，急忙跪下認罪，求主醫治。主果然垂聽他的跪禱。

一人曾在義和團當拳匪，庚子年因殺教士而患手偏瘋，一直到此時還不能痊癒。一次他聽見尚節問道："主當日能救同釘下安架的強盜，今日能救你們嗎？"他舉手答道："能！"手就這樣痊癒了。多人因此信服，歸榮耀於主！

那時吉林有多人前來請示領洗。照會規例，慕道者的信德，要受若干時日的考查，然後才可為他施洗。這手續叫"考信"。但尚節心裡極迫切，便根據"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和"我受洗有什麼妨礙呢？……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等經節，和齊牧師商量。幸虧齊牧師同意，讓他為二百名左右末經考信手續的認信者施洗。尚節為人施洗以此為第一次，所以值得紀念。

其時尚節不但學會了靈的抓住，也學會伸出信心的手抓住主的應許，直主到成就他的禱告。其時東北天氣嚴寒，尚節求主於下雪之前賜件皮袍給他禦寒。不久之後，主果然感動一位女信徒，及時送來一件皮袍。

尚節隨取道朝陽赴營口。過朝陽鎮時講了一次道，那裡的教友便苦苦留他，他只得如此答應："主若許可，營口之後，將折回朝陽鎮。"

到了營口，會見了計牧師及其他團員，拈鬮決定尚節向聖經學校七八十位學員工作。尚節第一次講"講重生"，不少學生哀慟認罪，蒙恩重生。校長大為不悅，認為學生早已得救了。尚節則認為他誤解"因信稱義"之裡，以為心裡相信就夠了，不必悔罪改過。對這場神學上的辯論，一般神學生不置可否，但多人於深夜禱告中得著啟示，翌日跑到尚節那裡，告訴他啟示的內容。尚節由此又學得"靈裡打仗"的秘密：口傳需賴靈禱，靈裡不得勝，則工作無效。營口工作的範圍雖小，卻豐當徹底而深入持久。

回到朝陽鎮，主指示他一篇"打開棺材"的新講章。這是尚節著名的講章之一，大意是：刮刮耳朵是徒然的，我們一定要打開心裡的棺材，還要打開得徹底，把裡面的"死行"一件一件的取出！好幾位牧師把棺材打開之後，便公開認罪，尚節便為他們按手禱告，聖靈充滿的顆顆空虛潔淨的心，給他們以醫病趕鬼的恩賜，各回工廠去做美好的見證。

朝陽是東北工作的結束，但因為這裡的工作特別有能力，所以是東北工作的最高峰。其時軍人中信主者不少，他們以軍車送尚節往大石橋。大石橋的停留雖然短促，卻在這裡得了主的啟示："你這次北上，原是奉興化教會差遣，去考察宗教教育。從既然沒有執行這個使命，理當把旅費七十元還給他們；自己要打開棺材，然後才可叫別人打開棺材啊。"尚節遵辦了，果然得到了新的力量與平安。

"先負十架，後見榮耀"，是東北之行成果，而這些成果，乃是永存的，不是曇花一現的。尚節離開朝陽，經吉林，遼寧，到營口等地時，重見這些靈裡產生的兒女，心裡有說不出的慰藉。最令人驚異的是，尚節到東北時，是中國歷史的轉折捩期，也是國際均變期，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九一八"事變的只寥寥兩三句話。由此可見這位主的忠僕，是只以天國的事為念，至於世上的事，如所謂政治時局等等，他已完全交給管轄萬邦萬民之主。

三十四 山東上海插曲（1931年底—1932年初）

一 山東

東北工作結束，伯特利佈道團團員都遄返上海，小休後，應浸信會之請前往山東黃縣。黃縣是浸信會的中心區，有神學院，醫院，男女中學等等機構。開會時，聽眾擁擠，單是學生就有五六百人。可惜一般人因重知識而自作聰明，心裡剛硬，妄懷疑忌。尚節懇切禱告，仰望聖靈自己動工，終於求得大復興。其時尚節自著的馬可福音十二章單行本出版不久，會後向會眾介紹，頃刻售罄。這裡的西教士與尚節同心，且滿有靈力，樂意看顧基督裡新生的嬰孩，把教導養育他們的責任，完全擔負起來。

黃縣的工作延長了一兩天，即是平度縣的工作耽誤了一兩天。可是那裡的信徒並不徒然等待，而是在未到以前先開祈禱會。聖靈為主做了開路先鋒，多人在晚禱時先行痛悔，預備好空虛的心，聚會的時間一到，聖靈便大大澆灌。

平度的巴牧師(Paryer)鼓勵尚節為病人抹油禱告。尚節起初不同意，說他不會這樣做。巴牧師責備他說："聖經不是明言了嗎？你為什麼不信？"於是他"用強硬的辦法"迫尚節為病人祈禱。尚節不得已，只有在主面前跪下，用油抹在病人額上，祈禱說："奉耶穌的名醫好你。"一個一個的抹完了，還不敢把眼睛打開，只問道："有人好了沒有？"巴牧師答道："有"。其中有一位羅竹峰太太，患全身癱瘓已十八年之久，禱告後即告痊癒，欣喜莫名，到處作見證，此後三年之內，她隨時隨地傳講主為她作了何等大事。她的丈夫羅竹峰也辭去中學教員職，到處為主宣揚以報主恩。於是復興之火，由平度點起，燃燒遍山東全省。

由平度轉往濟南。舊地重遊，光景聲遠勝從前。開會後，多人領受靈洗，或說方言，或唱靈歌，因此有人說尚節也是靈恩派。其實尚節並不注重這些。主早告訴他那不過是外面的表現而已。在濟南三天，為時雖短，機會特佳，尚節在丹醫生(Dr. Thornton Stearns)家裡，接見了不少齊魯大學的學生，引導了四五十人歸向基督。

濟南會畢，本來打算返滬，只因火車不通，只得改取海道，這使喚尚節有機會再到青島，做第二次的培靈工作。在這裡，尚節特別謹慎自己的教訓，免得再被人誤會他是靈恩派，並且再三告戒信徒勿偏重外表，尚要跑愛心的道路。

二 上海

到了上海，第一次開會是一九三二年元旦，地點是景林堂，講章的內容是：勿貪戀世俗，免作羅得妻子的覆轍。從第一天起，到會的人便非常擁擠，原定三天的會，只得展期三天，以後再展四天。最後一天聽眾特別踴躍，許多信徒也前來聽道，擠得景林堂水泄不通。會後，上海各教會都感到復興的氣

息。

上海機關有一位幹事，假冒為善，侵吞公款。聽尚節講道後，心中大大不安，聖靈一定迫他認了所有的罪。他迫不得已，將舞弊的事，寫七八十條，寫完公開宣佈，然後到山東去領奮興會。

在上海講道的時候，有個婦人聽道信了主，她的丈夫見她信耶穌，就打她。她被打的時候跪下求主："主啊！救我丈夫，因為他不知道。"她丈夫聽了受感動，不再打她，並且信奉主耶穌。她本來在學校裡當教員的，因為從前讀書沒有文憑，現在不得登記，人家勸她做個假文憑去登記；她不肯，慨然棄了教職，到鄉下去為主作工，救人靈魂。她肯為主犧牲，主大大的使用她。

上海有一個女學生，她是聖公會的女教友，曾在聖瑪麗學校讀書畢了業，後來嫁給一個沒有信主的有錢人。將嫁的時候，曾要脅她的丈夫要依教會儀式，在禮拜堂行婚禮，當時他應許了她。及至嫁後，她的丈夫不肯讓她到禮拜堂去，若是她要到禮拜堂去做禮拜，他便要討小老婆。她寒噤了，因為恐怕丈夫娶妾，終於不敢踏進禮拜堂的門。可是她的丈夫在蒙古包頭做生意，賺了好多錢，在那裡暗暗地娶了好幾個妾。這位姊妹知道了，苦得要命，無聊之極，便漸漸地以吸鴉片為消遣。還幸生下一個女兒，年九齡，性穎慧，常安慰其母。有一天這女孩兒忽患重疾，暴卒。這時候，她苦極了，這才回憶主，需要主，請尚節在主前代禱，她自己也於主前認罪悔改。

那時尚節擔任聖潔指南的主筆。那一年十本的期刊，有幾位助手助他編輯。他們在景林堂開會以後，"一二八"的戰事爆發以前，匆忙地把一年的稿件整理好了。這樣一來，聖潔指南便不致因擺在前面的華南佈道而不能按期出版，尚節在華南奔波的半年中，也不必為這個刊物擔心了。

上海已成了戰場。伯特利教會當局見形勢緊張，便宣告把教會，學校，醫院，孤兒院，都遷往租界。尚節和伯特利醫院的幾位醫生在難民群中做佈道和醫病的工作。在這情形之下，原定二月舉行的短期查經班，勢非停辦不可。有人還勸尚節離滬逃難。可是這時有八位東北代表仍然不遠千里前來參加。尚節顧念他們，不忍遽爾他去，倒願和他們一起在南市留守院宇，遂在一二八事變那一天起開班。他們終日以祈禱為後盾，過著親密而甜蜜的靈交生活。有傳說謂日空軍將於三日內轟炸南市，但到時濃雲密霧籠罩大地，日軍空炸之舉，無從實現。可是陸軍的衝突則益趨劇烈。槍聲炮聲震耳欲聾，子彈時常從屋頂飛掠而過，使人不則不驚惶戰慄。惟尚節這裡的一群，一經禱告即得到主安慰的話："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

在這樣的氣氛之下，過了三十二天，查了二十三卷聖經——這是患難中的實驗神學，何等可貴，又何等可紀念啊！

三十五 華南之行（1932）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中淞滬協定簽字，上海的局部抗戰於是結束。伯特利環游佈道團也在這一天乘輪船赴香港。他們到九龍時，香港衛生當局以天花疫埠，令他們所乘船駛入檢疫站，作隔離與檢疫的處置。便以利會的基督徒在碼頭久候，不見船到，失望而去。第二天他們雇小艇到檢疫站去，他們對船上的佈道團員歡呼唱詩，卻不能交談。第三天是主日（三月六日），尚節等一行五人獲准登岸，一登岸即直到教堂講道。聽眾約一千人，擠在只可容五百人的教堂裡，是該會空前未有之盛會。

尚節的興化國語，懂的人不多，在這個英國殖民地，英語還有人能懂，所以尚節改用英語，由李道榮翻成廣東語。一講一譯，快若連珠，也足足講了兩小時。從此以後，每日三次，每次都講了兩小時以上，一連講了六天。團員中有人患病，有人失聲，但主佑他們，工作一直沒有停止。聽道的人，有貧有富，有貴有賤，有老有幼，有衣裳楚楚的，有衣衫襤褸的，有目不識丁的，有遠自長洲乘一小時以上的小汽船前來的，有屬於其他教會向來不到別堂敬拜的，大家濟濟一堂，共蒙靈恩。以後很多結果累累的傳道人，追溯其重生得救的經過，都歸功於尚節的講道。

約莫五十個病人前來請求接手禱告。佈道團於顯他們開一個特別聚會，先由尚節講道，講畢，叫他們認罪，並憑信心向耶穌求赦求治，然後尚節與計志文牧師為他們一個一個接手禱告。在當天晚上的感恩會中，很多人起來做靈魂得救身體得治的見證，其中還有西教士數人。

但是港九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尚節後來寫道："為了同工多病大部分工作落在我身上。閱歷告訴我，聖教會裡倒也有不少假冒為善的分子；且領袖同工間多不同心，多不以愛相系，而我們團體也不能例外。是知人人心中都有老我在作祟，老我未一死，萬難合作。"

三月十二日佈道團到了廣州，先在河南聖潔會講道。這會因重視聖潔，且自鳴聖潔，使別人不敢或近，故第一第二兩天，到會者寥寥無幾。尚節本來注重聖潔，但他對該會的批評卻是："聖潔若令人驕傲，亦屬無益。"佈道團於是開始懇禱，第三天果然聽眾密集，尚節講道大有能力，中國與外國基督徒很多起來認罪。

他們白天在河南（廣州對岸）工作，晚上渡河到廣州美以美會會堂佈道，聖潔會亦有人偕行協助唱詩。聖靈大大動工，救了二三百人。渴慕之心催迫他們翌日去參加河南的聚會，得了不少的造就，其中有一部分人後來成為佈道團的中堅分子。

其中一位基督徒母親，其子為無神派，曾三度赴美留學，對其母之為他祈禱深惡痛絕，甚且欲殺之而後快，一天他的朋友邀他聽宋博士講道，他答應了："去看看宋瘋子在講臺上跳來跳去也好。"在會中他給聖靈"抓住"了，就在他的座位那裡跪下痛哭認罪。會後他到婦女座中找出他的母親，用顫抖的聲音向她認罪求赦。她即刻淚裡含歡，高聲讚頌垂聽她多年禱告的主。

從廣州溯江而上，直抵廣西梧州。這裡有浸信會與宣道會，共有教友七八百人。浸信會外表工作與機構較為發達；宣道會的信仰純正，有建道聖經學院，那時該院有個學生石新我，曾在上海參加一九三一年的夏令會，對一般同學極力稱獎宋博士和佈道團。可是三月二十七日開了第一次會以後，學生們都大感失望，對石新我頗致譏評。第二天情形就在不相同了，尚節講道大有靈力，使教員學生濃受感動；第一個上前的是院長，跟著的是全體學生和許多教友，他們都跪下流淚認罪。一連十日培靈會，使喚神學生或得重生，或受靈洗，蒙恩者大有其人。奮興的空氣瀰漫梧州全市，教友一連數夜作終夜禱告。某姊妹在禱告會中被聖靈譴責，會後將她的宣統元年（二十三年前）偷來的金鐲一具，按時價約值三百元，拿出來獻與環游佈道團。

別梧州的前夜，尚節夢中口占一詩："我離開了主，就不能作，丟在外面，被火焚燒。我離開了主，就不能作！"直唱到天亮，醒來感泣不已。他則是悟到梧州之"悟"字的意義：當將"吾"掛在"木"頭上，天天對付他，不讓有一刻活動；老我死透了，才可以活出愛的生命來。只有主能導他跑愛心的道路，離了主就什麼也不能作；若沒有愛，就是有這樣，有那樣，算不得什麼。

貴縣有西教士伉儷二人，同心設立信愛會，並憑信心設立一所盲女院。他們信仰既純正，又能克己愛人，撇下世界跟從主，誠可謂又良善又忠心了。信愛會教友不多，連盲女在內，亦不過百餘人。出乎意料之外，這班盲女身受基督教之惠，卻很少真心信靠基督的。聚會中，前後左右受感歸主者比比皆是，獨她們無動於中。麻木呢？還是剛愎呢？無論如何，可見人的愛並不能滿足其心，除非求聖靈光照，開其心眼，使其知主愛之偉大奇妙。尚節於是在末後的幾次會中特別宣揚主愛，並領唱"天父必看顧你"一詩，於是她們冰冷的心畢竟在主的熱愛裡融化了，許多人歡樂地接受了基督。

南寧，郁林等地同時來函邀請，拈了鬮，尚節偕李道榮和聶子英前往郁林。據說這裡是宣道會區域中在數的教會，可是宋李等卻最感困難，因為那邊的教友既不準時到會，教育程度又低，上下午的聚會各僅七八十人，晚間露天佈道充其量亦不過一二百人。加以同工之間發生意見，彼此不能合作，譯者又不同心，結果是聖靈不能自由運行，聽者沒有感應。

經梧州返粵，廣州的浸信會邀請作三天佈道。那裡單是學生就不下三千人，滿以為大有機會。不料該會只請計牧師一人，並非要請全團。於是計牧師留穗，其餘的團員于四月二十六日赴香港。

到香港，再度在便以利會開會，為期六日。最後一天舉行施浸大會，時為五月一日，尚節被請施浸。他說："我自己從來沒有受怎能為人受浸，怎能為人施浸？"補救的辦法是李順牧師(Rev. A. K. Reiton)先為尚節施浸，然後尚節為別人施浸。是日受浸者計婦女二十一人，男人十二人。

從五月二日起，佈道團早上在循道公會查經，晚上，在合一堂開全港聯合大會。雖然主席聲明不許大

聲禱告，還有種種其他的限制，結果還是非常圓滿，最後一天尚節曾為二百二十四名心靈不安者接手。

香港以後，到廣州工作一星期，然後轉往汕頭與計牧師等會合。汕頭惟有普社接待他們，因恐經費無著，僅限工作一周。宋計兩人分工合作，宋領奮興，計主佈道。社內本置有奉獻箱，可惜從未用過，當事人只好分派奉獻袋，冀積少成多，足供旅費。尚節一登講臺，便嚴厲攻擊罪惡，許多聽眾受不住內心的責備，有啜泣的，一聽到尚節吩咐大家認罪祈禱時，情感便好象決堤一樣，爭把內心的痛苦向上帝傾吐。

有一位醫生，從一百五十裡路遠來聽道，一聽不對頭，決定再不來，可是不來內心又不平安，只好勉強再來。聽了幾天，聖靈在他的心中工作，當尚節叫人認罪悔改時，他不由自主，起來向講臺前行，跪下祈禱，一開口，便放聲大哭，把自己的罪向主坦訴。他後來做見證說，當他走向講臺時撒旦攔阻他："你是醫生，為著面子，你不能認罪。"就是跪下大哭時，撒旦仍然不住攻擊："你是醫生，好不丟臉啊！"可是那時他的心幾乎要破裂，什麼面子都顧不得。當他把罪惡傾盡時，他的心立刻充滿了平安喜樂。

許多人都象這位醫生，見證他從前如何犯罪受苦，現在如何蒙赦蒙福。一個人蒙赦蒙福以後，愛主之心自油然而生，哪怕就極貴的哪嗒香膏，也樂意在主身上傾倒了。普益社起初怕佈道會費用不夠，後來統計所收獻金，除旅費及一切開支外，還綽有餘裕呢！

福州的牧師傳道聯合起來，假城內木科學校開歡迎會，希望佈道團員能輪流在各堂領會。那時興化，仙游一帶也來信邀請，尚節以"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悅納的"理由，請計牧師前往，自己則留在福州工作。最初的三四天在木科學校未見什麼效果；繼在倉前山天安堂展開工作，下午查經，晚上奮興，又值教會學校正在舉行學期考試，領袖不鼓勵學生赴會，所以來者無幾。第二周在地點較適中的救主堂聚會時，他拿出預製的小棺材，宣講"打開棺材"的信息，在棺材裡拿出寫好的一張張的罪惡；聽眾面對棺材，想到死亡，看見罪名，想到自己身上的罪擔，便沒有不驚心動魄的；於是每日上前認罪者數以百計，會前後請求接手禱告接踵而至，備見"上帝抓住人"的盛況。

其後又回到天安堂，住在謝紹英 教授府上。會一開，聽眾便一批批，一陣陣，紛至遶來，絡繹不絕，周圍彌漫了屬靈的空氣，人心充滿了天來的妙愛。這時有繪南女子文理學院附屬高中二年級一位女學生，一天晚飯後，聽德育股長宣佈一位"科學博士"在天安堂講道的消息，便和幾位元同學一道兒見識見識去。她帶著翌日要考試的書本，打算萬一講道平淡無奇，還可以打開課本預備明日的考試。唱詩禱告以後，一位穿著灰色厚布長衣的道學先生，手捧一本大聖經，走到講臺前面（未上講臺），放開沙嘎的喉嚨，高聲朗誦起來。她以為是協和道學院的學員先來個讀經的節目，就不以為意，仍舊看她的課本。不料他就這樣講下去，沙喉中竟傳出天音。講到懇切動情時，雙淚奪眶而出，台下聽眾亦歛噓回應。原來他就是宋尚節博士！他把她的心城攻陷了！她以後和幾位師友連袂赴上海參加伯特利的夏令

會。這伯特利禮堂的講壇，竟然成為她獻身事主的祭壇。她就是後來與尚節做文字同工的鄭遂藍女士。尚節的工作的回顧就是她所記錄的。

最後一星期的聚會是在城內尚友堂，來者又是踵趾相接，愛主者饋贈尚節以不少的禮物，於是引起魔鬼的嫉忌，福州城內貼滿了攻擊尚節的標語；報紙以大字標題記載"宋尚節妖言惑眾，學生蹺課前往聽講，全市家長都感不安；還有人寄好幾封恐嚇信，大意都是叫他趕快離開福州，否則拘他入獄。尚節不願驚動聽眾，便於第二十八日悄悄不辭而別。

福州是華南之行的最高峰，在青年學生中影響最大。他們在早上參加十時的會，會後不肯離開教堂，怕出去吃午飯以後，回來便沒有座位了，便一直坐到下午三時的聚會。開會二十七天天差不多天天下雨不停，再加上學校當局的勸止，都不能減少他們參加聚會的熱心。散會以後，他們總是成群結隊的唱著讚美詩回家。回到家裡便在夜裡溫習功課，以便明天再去聽道。

一般得救歸主的人，為數約一千以上，組成許多佈道隊到處傳播福音。他們當中有許多是唯物論的信徒，曾經公開反對基督教，現在卻一變而為基督忠僕了過了大約十天以後，相率赴滬參加一九三二年伯特利夏令會有一百三十餘人之多。

福州之行，還有二三事可記的。開會時已交夏初，尚節仍穿灰藍老布長衫，在早熱的華南天氣裡，當然倍覺悶熱。某女信徒一口氣縫製八件洋紗長衫送給他。第二天他就穿上新衣，在講臺上出現時，竟是個容光煥發的白衣福音使者了。為尚節翻譯的是團員景康，他本來是福州人，開會時值其幼女逝世，但這家庭大事亦沒有阻礙他的翻譯工作，他葬女後，就從墳場徑赴講壇！尚節在華南工作結束以後，認為要注重愛心，而愛心之栽培，須先去罪欲，罪欲清除了，愛心才可以萌芽；如要清除罪欲，非長時間不可，最好要下一個月的工夫，使罪人無法逃避良心的控訴，非悔改不可。這一個月的光陰，也可使莊稼人有機會去施肥灌溉，以收"往下紮根向上生長"之效。可是遊行佈道團並沒有此計畫，因此尚節頗有離開該團自由工作之意。偏偏在這時候，佈道團當局卻要他正式入團。尚節以人情難卻，而且當局先曾提議把所有禮物，一概歸公，還要把這事公開，倘他不答應加入，勢必被人誤會，以為他不肯將禮物公諸全團。尚節尋思：禮物原是身外之物，無足輕重；反正佈道團是救靈的機構，只求大家通力合作，興旺福音，加入又有什麼不可？於是他正式加入伯特利環游佈道團。他後來稱它為一個"不可思議的團體"，他之加入這團體，分析起來，動機是"體貼肉體，怕沒有錢"。

三十六 滬江插曲（1932年7—9月）

一九三二年上海伯特利第五屆夏令會，在七月四日舉行，為期十日。參加的大部分來自華南——福州，汕頭，香港等地；其他地區則因戰爭影響，到的較少，然而計算起來，一共也有一千五百人；他們從早到晚擠在伯特利教堂聽道，從未因酷暑而稍減興趣。十天完畢以後，還有人渴慕靈性深造，計牧師

與尚節便為他們開一個為期共三周的聖經訓練班，參加的一百二十人，查了聖經十六卷。

自從去年（一九三一）的夏令會宋博士參加工作以來，環游佈道團開始作全國性的旅行，足跡遍十三省，計程五萬四千八百二十三裡，開會共一千一百九十九次，到會聽道的在四十萬人以上，表示決志信主的有一萬八千餘人。這些基督裡新生的嬰孩，都以佈道隊的形式組織起來，一方面堅定自己的新信仰，一方面協助別人通道。

這次的聽道者群中，有一位外鄉來客，是一位大約六十歲的長者，頭髮已幾乎全白了，身量特別的矮，散會後，他成為聽眾注視的焦點，許多人望著他而竊竊私語。他就是尚節的父親宋學連牧師。這回他由興化帶媳婦和孫兒孫女到上海來的。既然到了，就和眾人一同坐在台下，一聽臺上現在已藉藉有名的自己的兒子講道。他這回在上海短暫的勾留，是受伯特利教會招待的。

上海的夏令會和短期聖經訓練班結束以後，尚節就再度往汕頭，同行者為團員李道榮、聶子英二人。這回是應浸信會的邀請，主領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舉行的"嶺東教牧夏令會"。這個夏令會是在汕頭對面的岩石舉行的，許多信徒都是天一亮就乘輪渡海赴會，聽完道趕回市區，下午在普益社聚會，吃完晚飯又趕到相距約三四裡的崎嶇伯特利堂去。雖然這樣奔波勞碌，卻一點沒有倦態，總要聽完一天三次的講道然後滿足。

尚節每次講道，總是猛攻罪惡。他認為罪叫人痛苦，罪叫教會荒涼，人要蒙恩，教會要復興，一定要先將罪惡除去。同時聖靈也大大動工，叫人為罪自責。

有一位基督徒醫生，聽了尚節的講道得到復興，首先向他學習醫學的醫院認罪，因為他曾偷孫少的藥物和器材。接著他向每一個他曾虧負的人認罪。只有一件大罪是他所不願承認的。他為此與聖靈爭鬥。

原來他跟另一個醫生挾仇，彼此積不相容，聖靈說："你要向他認罪。"他說："對別人願意認，對這人不能認。"但是他敵不過聖靈，只好硬著頭皮到那醫生家中去。到了門口，想想實在太丟臉，就回家向主哭訴："主啊，這罪實在不好認！"但是他禱告時內心越發沉重痛苦，第二天只好再往，恰好路上碰見他，就鼓起勇氣趨前和他打招呼。不料那醫生鼻孔裡"哼"了一聲，把頭轉向旁邊去。這釘子碰得太利害了，回到了家，越想越覺可氣可恨，決定就此作罷。可是聖靈並不放過他，他的心象壓上千斤石頭，苦不堪言。經過劇烈掙扎，最後只好向上帝降服，願意把"體面"釘在十字架上，到那醫生家裡，為主作好見證。他眼淚直淌，向醫生承認自己的罪，誠懇地求他饒恕。

起初位醫生莫明其妙，為什麼這位倔強的同事，竟肯肉袒請罪？明才知是聖靈工作。於是彼此認罪，言歸於好，一同蒙恩。

有一位姊妹來求按手禱告，尚節注目看她，指著她說："你十年前犯下大罪，到現在還沒有認罪悔改！"她聽了放聲大哭。尚節有屬靈的透視，於此可見一斑。

汕頭之行，在尚節為第二次。因為上次工作留下很好的成績，故此次敞開歡迎之門，到會人數倍增，即病人亦蹣跚前來。

三十七 華北之行（1932—1933）

一 平津一帶（附鄭州上海）

佈道團回滬後，再度北上，尚節取道漢口，其他團員則取道津浦路，相約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底在北平會齊。尚節過漢口時，只講道一次，那是因為漢口的教會捨不得出旅費，只望尚節乘過路之便，給他們一次機會。尚節認為這也是他的機會，所以答應了。

到了北平，他們在長會住下。對尚節說來，這是第一次親臨這文化的故都。這是歷史最悠久的北京大學所在地；這北京大學是曾經聘請宋氏擔任生物化學系講座，而結果沒有成為事實的。

長會的領袖們起初以為到會人數不會很多，料不到每一天即頗為踴躍。他們每天早上七時開祈禱會，其時天還未太亮，氣候也很寒冷，但信徒們腳前有光，光裡有熱，都不以為苦。早上十時，尚節擔任解經，參加人數由十九人突增至二百人。下午計志文牧師領會，晚上則由尚節擔任講道。到會者濟濟一堂，後至者只得在窗外聽講。他講得正象施洗約翰在曠野之大聲疾呼，是不客氣的，是大無畏的，是福有戰鬥精神的。

一晚，北平公安局長到會聽道，深感滿意，便在次晚把家人都帶了來。聖靈把他們都"抓住"了，局長本人起來承認，曾經謀財害命，承認他現在住的房子，是非法手段霸佔來的。

這時教會的領袖也復興了，把先前給佈道團的限制統統取消，使他們更有自由。他們於是開始組織佈道隊，每隊各有隊旗。那時，佈道團同工要尚節順德去，但尚節因放不下北平工作而不願去。於是又用拈鬮的辦法取決，結果尚節果然留平。第一周工作平常。第二周遷到亞斯立堂，引導七八百人，多系教育界，出迷津，組成四五十個隊。尚節打算實驗長期巡遊佈道，仍不願匆匆離開他適，遂瑞遷入救世軍大本營，一面令人悔改，一面訓練應召之精兵。救世軍會場狹小，聽眾愈擁擠，但因為切實渴慕，情願擠作一團。在此得的人數又添了二三百。前往尚節住處禱告者，不下千人！甚至有一見尚節便戰慄不已，一跪下即痛哭認罪者。禱告起來，從他們的面部，就可看見其獲赦後平安與喜樂。

其時，各堂爭相邀請，只好聯合開會，在最寬敞的公理會禮拜堂舉行。這時有人報告說，有甘中學教

員與一名學生要打他，請他要小心，最好不要在公理會講道。公理會屬下的中學聽見這消息，許多學生便自動組織起來要做尚節的衛士。在講道時，尚節平心靜氣的說："我在這裡要打請來。"結果竟無人打他。後來那要打尚節的人因潛伏在聽眾中聽道，受了感動，起來自承，當眾認罪，並且承認信主。復興之火立時在這古城熾烈燃燒起來，讚美的歌聲傳遍例全城，一百多隊的佈道隊，隊旗在告狀街頭巷尾處飄揚。關於北平的大復興，美國長老會的林恩斯牧師((Rev. James P. L. eynse)在一封寫給伯特利教會的信裡有如下的報導：

"貴會的佈道團在此所造成的大復興，是語言文字所不能形容的。主垂聽我們的禱告，遠超過我們所敢想所敢望的。認罪，悔改，決志信主，靈性深造，已成了每日的家常便飯。我從來未見過如此忠於事奉的青年群。我們這般循規蹈矩的長老會信徒，看見教友們突然萬眾一聲的祈禱讚美，真覺得是聞所未聞的奇象。敝會同人從此知道，不住祈禱，基督進駐人心，順服主的旨意等事，都是獲福蒙恩的先決條件……"

另一位西教士寫道："我得到了光榮的自由，讓我就為此寫下我的見證吧。我來到中國，本意是要領中國人到基督面前，不料倒是中國人領我進入了基督的豐滿。"

尚節在北平連續工作了三十二天，大得主的賜福，引二千人重生，也因此深惹魔鬼的嫉忌。有一個偽善的某長老，恨尚節揭開他的假面具，在最後幾天裡，竟帶的二百余學生前來搗亂，並約定在末次聚會七點半鐘大舉發動。有一位老太太，于那天上午去告訴尚節，說某長老要害死他，勸他早一日離開。尚節跪下禱告，可是主告訴他："不要怕，要講一切的道。"於是尚節照常放膽講道。那晚他打算講"保羅與西拉"正唱著"主斷開一切鎖鏈"那首短歌的時候，奉命搗亂的青年已在門外守候著，將全場圍，將出路塞住，其餘同謀的人便打開窗門，從下面洶湧進來。不料正在七點半鐘時，北平衛戍司令親到會場，還帶來一批偵緝隊員，下令把這位長老曾充任賑災委員（一說全國賑濟會會長），侵吞了賑金五萬元，受了不譴責卻不肯打開棺材，因而懷恨責罪的尚節，好象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其實宋博士並不知此人隱情，他不過一般的指責貪婪偷盜之罪罷了。這位長老做賊心虛，必欲加害尚節而後甘心，致使一般愛主的信徒極其擔憂，尚節每次出入，都有五六百人護送，使某長老無從下手。果然主未准許，誰也不能損其僕人之毫髮。惡人想加害義人，結果自己卻陷入網羅，某長老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

北平同時又是新神學的中心，當然少不了有一間新派的神學院，該院的學生也有前去聽尚節講道的。聽了以後，他們信了又真又活的上帝，接受了耶穌基督為自己的救主，就有十位往見尚節，告訴他說，他們入了神學院反而把信仰失掉了。尚節說："既然如此，你們就該離院，越早越好。"為了這事，那神學院的院長就親自去見尚節，質問他。尚節一點客氣，對不忠於神言之輩厲聲申斥："如果學生在院時失掉信仰，一這定是貴院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為了有許多青年愛他跟他，長老會的貝滿女校，女生蒙恩者甚多，報名入伯特利神學院者有十餘人。便有許多假先知起來攻擊尚節，說他是"假基督"。但尚節不管他們說什麼，"我惟主步是步，勇往直前，矢志靡他！"

燕京大學有個姊妹，當朋友和她離別時，曾送給她一本聖經；她接過後，不但沒有讀，竟把它扯碎了；她不要聖經，也不要主。第二年她患了肺癆，到西山去養病。她那個朋友來看她，又送了一本聖經她。這次她不敢扯掉了。尚節在北平講道時，她叫人家扶她來聽，聽了大受感動，認罪悔改，請尚節替她禱告。她的病就蒙主醫好了。

北平工作既畢，美國長老的宣教士施密士下一個結論："宋博士在北平留下了極大的影響。"北平教會領袖於是設法挽留他在平長駐。但尚節以海內外的中國同胞為目標，沒有答應。同時，計牧師也要尚節到山西去。這時，恰好天津教會聯合會派執事長張周新來北平，請尚節到天津領會。他在禱告後答應了。據說，天津從未開過奮興會，亦從未有上前跪禱這回事，故教友傲慢，工作效率極微。在衛理堂開會十日，尚節迫切仰望主，開會以後，那些不敢公開禱告的基督徒，多到他所住的青年會去個別認罪；官太太呀，留學生呀，都回轉若赤子，謙卑而愛主了！

某督軍的如夫人，聽了道很願意接受，卻不肯承認自己是個姨太太，也甘離開她那位抽鴉片的丈夫，再三再四的銷滅聖靈感動。後來卒之發了神經病！感而不動，悔而不改者，大可以她為戒。

天津有一個女校長，學問豐富；她之所以來聽道，動機只是要看尚節講法怎樣有趣，怎樣會跳，會哭。當她聽的時候，聖靈做工，她心裡立卻浮出生平的種種罪惡來。可是她為顧面子，不肯認罪；回家後，變成啞吧，不會說話。後來請尚節代禱，悔改認罪，信服主；得主治癒，改變了，非常愛主及愛教會，還奉獻了五百元給教會。

在天津時，有一位姊妹，她的丈夫是由美回國的工程師，她憎恨一個人，十三年不跟她說話。她聽完尚節講道之後，就請他為她禱告，因為她心中不快樂。尚節對她說："你要向那人賠禮，簡單的法子，還是寫一封信給她吧！"她回去，一面寫信，一面流淚，寫到一半，停筆不寫，心想這樣做太失掉面子。勉強寫完後，又不願寄去，又把信奪回，以為這樣做太羞恥了。但是她不把信寄去總不平安；不經過流淚穀，就不能到上帝殿裡去。最後她靠聖靈的力量，卒之把信寄去了，結果十三年恨惡的朋友，也來聽道，二人恢復了從前友誼。流淚之穀從此變為歡樂之泉。

十天以後，本來打算走了，但一般學生因渴慕而請求尚節到他們附近的南關美以美會講道。該會牧師原不贊成，只因受了學生的"包圍威脅"，不得不前來商請。工作八天以後，一切的反對都打破了，以前猶豫者現在都毅然決志歸主，其中多人官家子弟，後來成為教會的中堅分子。

在南關的最後一天，有個瘋子手提大刀，向尚節殺來，幸被人攔住，尚節離天津時，有幾百人送行，某姊妹為他買了一張頭等車票，尚節說："我從未如此享受過。"

回北平之後，往河南鄭州。鄭州的禮拜堂太小了，不夠開會之用，只好支搭帳棚：有時狂風揚塵，迷人眼目；有時風雨交加，冷徹肌骨，來者多屬孤兒及勞動者——和天津的聽眾成一個強烈的對照。宋尚節於是想到，久居市區者當不時退到郊野，俾免困於世俗，所以應在城市訓練基督精兵，好赴四從事救靈。村民較為謙誠，常自動起立公開認罪。有兩個傳道人得的復興，工作頓有力量；有一個郵政局職員悔改，另有二名女子獻身讀神學。

回到上海，在家裡與宋師母余女士相會。她告訴他，計牧師等人仍在山西工作，非常困難，因此上海就有一二領袖，怪尚節喜歡通都大邑活動，讓同工在窮鄉僻壤吃苦。對這種批評，尚節的解釋是："我所重視的並非城市的'享受'，只因城市乃是大量罪人集中點。何況城鄉之十字架各有不同，鄉間的是物質生活上的清苦，城市的確是精神生活的困難——誰不承認繁華鬧市是罪惡淵藪？其中的罪人又驕傲，又頑梗，反對的花樣也層出不窮，撒了種仍要汗與淚來澆灌，豈可說是'享福'？我在世若貪享了俗福，天上的賞賜便沒有份，究竟孰為上算？但望尚節不到癡愚如是！"

在等候其他同工歸來的日期中，尚節曾在惠中女校宣道，誠服的師生約五六十人。她們雖是恪守安息日，但已入主恩，便看輕儀文而樂與尚節為友了。

其他團員到了上海，尚節便與他們立約不再分開。無奈後來意見越發分歧，甚且貌合神離真可惋惜。其時，中日關係緊張，伯特利領袖主張將神學院及護士學校遷往香港，而將孤兒院遷于大名府。尚節一面等待佈道團下次出發佈道，一面預備聖潔指南明年（一九三三）的全部稿件。某姊妹原系護士，後則獻身事主，助他寫了三十幾篇文章，竟被人誤會！

二 魯豫冀晉（附上海）

一九三三年初，佈道團又出發往山東去。因為五人同行，同工多了，工作分開來做，落在尚節身上的自然較少。他向來喜歡工作，總要把時間精力用得涓滴無餘，才算滿意。現在機會少了，心中未免難過。到濟南時，他主要的工廠是齊魯大學，那時候的省財政廳廳長是殷某，本來已是基督徒；其兒女正在齊大讀書，因聽宋博士講道信了主，使殷廳長大感歡慰，越發熱心在政界和教育界為主作見證。

濟南之後，有濰縣，濟寧二地同時邀請。為了便於進行，仍然贊同分途，計牧師往濰縣，尚節往濟寧。濟甯是計牧曾經工作的地方，不過那時是長老會，而今尚節宣講的地點卻是浸信會。靈火一燃，主要的幾位長老執事被焚化了，立刻看見上帝的榮耀。某信主獄長曾請他向百余囚犯佈道。

計宋二人在濰縣，濟甯已畢，殊途同抵黃縣黃縣的西教士對計牧懷有成見，尚節偕他同往，第一二日由尚節做開路先鋒，然後為計牧介紹，留他在那裡繼續工作，自己則到登州開荒。

登州的教友不多，又不渴慕，西牧與華牧且彼此不同心，工作格外困難。但尚節並不灰心，更努力闡揚真道。講了幾天似乎無效，便改開禱告會。在禱告中，主賜下焚燒的靈，使"石頭也呼叫起來"。結果是中西歧見消除，大家同頌上帝。

到了避暑地煙臺，尚節主領早晚二會，計牧負責午會和內地會所辦的西童學校聚會。尚節自述在煙臺的經驗："那時我學會了進一步的死，讓靈火把我化透了，不為任何事物所左右；喜樂的靈扶持了我，使我平靜安穩，好象斷過奶的孩子在母親的懷中。"

在高密，佈道團在野地支搭帳棚，起初還是大家同工，其後計牧應膠州之請，舍此就彼，無形中又分途了。高密教會本注重方言，但會說方言的仍要在主前認罪，可見說方言並不足以證明說者已夠聖潔。計牧師在膠州的光景也很好。那時丁立美牧師離開伯特利神學院，學院當局據說有意要召計牧師回院執教。尚節由此知道；若是上帝的旨意要你分開，則必有種種事故使你難以合夥。

山東行役，于此已畢。關於山東工作，阿卜脫博士（Dr. Paul. Abbot）曾作一報告，有如下的話："兇殘好殺的土匪，貪污腐敗的官僚，桀傲不馴的軍人，飛揚跋扈的學生，以及學者，商人，乞丐，車夫，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受感認罪賠罪，改邪歸正，其光景實為前所未見！"

一九三三年三月，佈道團由魯適豫，到開封，假屬浸信會的濟汴男校禮堂聚會。其初學生照常上課，並不參加；到了某教員接受了基督，才引導沉重前來，介紹了五六十人作主的門徒。會後計牧因事返滬，其他團員便到杞縣去。事前原說有二百左右學生聽福音，不意屆時到會的幾乎盡是老太太，男人卻寥寥無幾。尚節見此情形，只好拿出他的"表演"法來。但是儘管他如何反復表演，她們仍然莫名其妙，只知認罪，認罪，不斷的認罪。他無論如何，只得為她們按手禱告。這樣一來，他們心竅便豁然貫通，知道罪已蒙赦，不必不斷認罪了。靠自己能力常徒勞無益，賴聖靈工作則事半功倍，於茲益信！

三天以後，回到開封，在循理會開會，到會者約七八百人。這回，教會中西領袖都能同心合作，其中戴德生哲嗣戴雅各牧師越發竭誠幫且。尚節也堂請他們領禱。最後一天，禱告的時候，聖靈在他們心中運行，傳教士與牧師相繼認罪，好象火炬之傳遞，曆四小時而不熄，大有迦密山上的光景：靈火隨熱切的禱聲從天而降，把燔祭，柴木，石頭，塵土等等都燒個淨盡！

彰德教會中多新派，他們希望尚節勿專重十架寶血等"古裡古怪"的"落伍"言論。但尚節並不理會，照揮起聖靈的兩利劍，大講其寶血贖罪的基本的道理。結果是二百聽眾幾全部歸順，甚至牧師也自動降服，承認自己沒有重生，並聲稱從此以後，自願只傳那千古不易的生命之道。

到了石家莊，計牧亦由滬到此，與佈道團會齊。這裡的神召會重方言，但能說方言者仍多偽善之輩，

他們一樣要倒空器皿，認罪悔改，與上帝和好。尚節對他們說："一個罪人所需要的，不要說方言的靈恩，也不是其他什麼靈恩，而是基督的救恩；沒有對付罪，沒有得到救恩，就去妄求什麼靈恩，是危險不過的事，常常會因此上魔鬼的當。"石家莊附近教會之西人傳教士，有二三百人前來與會；救世軍亦有人來。他們在會中均大得幫助，回去以後，熱心大增，對主言的信心亦大增。

太原教會有學校醫院等，可惜信仰不純正。某愛主護士，請佈道團到中華基督教教堂去開會。計牧師住在一位信仰純正的弟兄家裡。尚節因為患咳嗽，寄寓在新派某醫生府上；不用說起居飲食都欠照應，咳嗽得很厲害，身體也顯得非常孱弱，大可以象徵那教會的實際。工作的結果，只有少數護士歸向了主，領袖們則始終不感歡喜。

平定縣的友愛會也是新派的。前任的牧師給西教士撤職之後怒火中燒，畫了許多掛的偶像賣給人家供奉；離經背道，一至於此！那時尚節仍在咳嗽，卻不敢稍為體貼肉體，依然迫切傳講。教會學校的小學校長態度驕傲，對佈道團非常反，可是堂主任及西牧師卻蒙了大恩。那位叛逆的被革牧師也來聽尚節罵"枯骨頭"，"老骨頭"，卻給罵醒了，對眾自悔貪婪之罪，還承認自己以前是飯碗牧師。領袖復興以後，平定的教會前途，便大有希望了。

平遙的教會，是內地會的教士牧師們積多年的忠勤工作建立起來的，因此這裡沒有被不信派的新神學所浸入。這裡接近席勝魔牧師的故鄉，附近教會多數是他當年努力的工果，甘棠遺愛猶存，信往淳樸堅貞，故能在以後戰爭和逼迫和歲月中屹然獨立。佈道團到時內地會的西教士到處分派單張，其謙遜與熱心，可見一斑。可惜該地學校缺乏，文化落後，沒有人才起來作本地領袖，工作未免不徹底。

洪洞是內地會在山西的會務行政中心，轄下有三十八縣的教區。他們約定環游佈道團在他們舉行二年一次的教區會議時前往。尚節等到時，三十八縣的領袖齊集，其中有西教士三十三人，華教士只五人。尚節等一到，他們便打算設宴招待，可是給拒絕了。尚節說："我們並不為飲食應酬而來。"的確，他的全身心都給工作吸住了，對於社交，不但無意，抑亦無暇。

內地會在這裡辦有普潤中學一所，及聖經學院一所，故聽道的人不愁太少。他們本來要求一日開會二次，其餘時間照常舉行年會。佈道團則主張前三天時間全部獻為靈修之用，後三天始全部用來討論會務；尚節建議說："不重靈性不求神導的會議，能成就什麼大事呢？必先受靈火焚化，然後才可以發生炸彈般的能力。"他們的意見被接受了。尚節主講，用的是英文，為了便利西教士，由林景康傳譯，林君同時也兼做"示範"，因為尚節"表演"時，部把景康用繩子捆綁起來，以示對罪人之捆綁，使聽眾更能瞭解。

他有一天講的是撒瑪利亞的復興，把腓力的工作的失敗來和近代外國佈道家的失敗做個比較：腓工作，報告到耶路撒冷去，看起來是很動聽的，正和現在佈道在國外的的工作，報告到本國，發表在雜誌上面，

看起來是轟轟烈烈的一樣。其實，佈道家的工作，缺少了一件主要的東西——聖靈的能力。又有一次，他把保羅警誡提摩太的那個危險的時代來和波浪相比，這波浪是正要淹沒"教會"這小船的。有一天，講道完畢，台下擠滿中外信徒公開認罪，同時祈求靈力。這種現象，西教士是數見不鮮的，但是他們自己這樣做，這回還是第一次。復興之火，本來已點著了的，現在更熊熊燃燒起來。

洪洞講道一星期，佈道團便往臨汾轉搭火車返滬。可是汾河沿岸的黃泥路，夏雨過後，已變成泥濘，公共汽車不得不停開，要到天晴路幹才可恢復行駛，因此，在山西南部工作的團員，雖已不勝勞瘁卻不能回，只得耽擱下來。尚節等得不耐煩了，把公共汽車站長責備了一頓，說汽車不該不到；責備完以後，就在路過睡下等車，象苦力一樣。

佈道團回到上海，即在伯特利舉行大會。伯特利當局拿尚節做號召，到處宣佈宋博士要講但以理書及使徒行傳，同時向外請了兩位講員，一為陳崇桂牧師，一為歐禮渥博士，上午的會由尚節和歐禮渥兩人分別主領，偏偏兩人關於"基督徒要不要經過大災難"一問題，意見恰恰相反。這使尚節大不高興，也使伯特利左右為難。結果在為期三周的查經班中，尚節只講完了使徒行傳一書。

這樣，一九三三年上半年的工作便告結束。尚節紀述這五六個月的教訓時寫道："主在這段行程中，領我上了迦密山，教我看出什麼是假，什麼上真，什麼是血氣，什麼是靈功。別看那皇家供養既尊且眾的先知們，別聽那震耳沖天的叫囂聲，只要鎮靜地以悟性及信心求降天火，整個投入焚燒的靈裡，讓我'焚化'了吧！焚化了便能聽得'耶和華是上帝'的見證。惟有熾烈的靈火能銷除成見，融洽人心，冶眾志於一爐，修真料的敦睦！"

他後來在上海夏令會總結這一段的工作，說："這一次在北方，一連傳道五個月——我從未一口氣工作如此長久過，常是作了三個月，就休息一下，因我身份受不住。這次延長了二個，月天時又冷，腳凍得怪痛，還是照樣一天講三次。北方的飲食吃不大慣，因此身體更見無力。記得山西的時候，竟軟弱得不能久站，只好端倚講臺，兩隻腳輪流調換著支持體重，弄得腰酸腳痛，實在難以支持時，再坐著講。坐坐，背脊又酸痛起來，真是山窮水盡，無可奈何！但我不願體貼肉體，仍然拼命傳揚十架福音！可憐啊，還有人在反對攻擊我呢！"

三十八 與伯特利合作的末期（1933—1934）

一 在華北

伯特利會後，工作與組織重新調整。鑒於旅行佈道，有些聽道的青年女子，對團員中之未婚者特別垂青，誠恐影響工作，遂決定請青年的李聶二君留滬，讓其他三人同行。後李道榮赴美入慕迪聖經學院攻習音樂。聶子英入伯特利教會工作，團於是只剩下計，宋，林三人。在再往華北之前，計宋二人曾

匆匆往汕頭一次，作短期的對外佈道，會畢即返上海。

其他的調整為：其一，聖潔指南中，尚節的講章最多只能刊二篇；其二，此後聚會，改為每日四次，俾計宋二人容易均他機會；二人且須同地同工。對於這種調整，尚節的意見如下：宗教刊物，原非出鋒頭園地，過去在聖潔指南中多刊自己文章，目的原不在出鋒頭；現在已受限制，只好舍量求質，在准刊的兩篇之中力求內容之充實；二，本來我們頗相得，當局這樣的安排反而形成分野，布下隔膜。由引可見在團體工作之不易，而恩賜類似者尤難合作，所以主也准許保羅巴拿巴分道揚鑣。"這樣，我離伯特利的時日近矣！"

三人同往察哈爾省會張家口。講道地點，頭三天均在協同會，第四天在救世軍，以後便在美普會。這裡教會信仰參差，雖屬邊區，新派已乘虛而入，鶴立雞群者只一位克己愛人西教士。他把信心生活，經驗告訴尚節，使喚他深深的得到激勵。

有一天，尚節為病人祈禱，見一脊骨折斷者頗有信心，就叫她起來，她即立刻起立行走。一西人以為她只是一時興奮，怕她太過吃力，急忙來攙扶她，她竟因此不再行走，只好坐下。尚節於是悟到，信與不信不宜同負一軛，免受其阻擋敗壞。

有一人來信述自己蒙恩經過，頗令尚節欣佩，不料他乃借此在各地作教騙子，蓋所證非其所見，多屬子虛。張家口之行，教尚節勿輕易與他人同工，勿輕易信任人，勿與無信心的及假冒為善的人合作。

到綏遠歸化，內地的領袖一百五十人都來參加，在土匪猖獗的西北，可說是難得的盛會。開會一日四次，但因同工不同心，使喚尚節精神異常痛苦，因而影響工作，無形中給魔鬼留了地步。其時還有一種誤會，其姊妹查悉尚節尊翁的通信處，徑寄三百元送他。同工知道了，以為是尚節示意的，深致不滿。因依團規，所有贈款一律歸公。尚節並沒有把家裡的通信處她，水落石出。事後，尚節知道事情是這樣的；那時興化教會令其尊人宋學連牧師退休，他老人家卻願意繼續義務工作，所以主特感動這位信徒獻金接濟他。

歸化有耶穌家庭所設立的工廠，容納一般失業的信徒，一面做工，一面傳道。尚節到廠參觀之後，發現其中的破綻，原意固在救人，後來卻漸變而為"飯碗主義"。尚節就坦白告訴他們："你們若注意金錢，必然失敗。"聽說這工廠其後果倒閉了。

包頭的教會聯合起來請佈道團前往。三人住在內地會，聽眾約有一二百人。其中有一高貴而摩登的婦人，傾耳諦聽，顯得又謙卑又熱誠，問明後，才知她遭遇困厄，希望到會得到安慰。另有一女信徒，數年前在教會內結訓了一位男朋友，後來和他結婚。後來才知道他之加入教會，原以追求她為目的，娶她後便不再去禮拜了，慢慢的心也變了，愛情已成明日黃花；他結了新歡，家中又多了一位如夫婦

人。她莫如之何，只好也來吸煙，打牌，喝酒，看戲，以為消愁之計。不料愁既未消，禍又踵至；其愛女竟告夭亡。她自感毫無生趣，正擬自殺以了殘生，一天在會中聽見主的話："你雖然忘記我，我卻不會忘記你！"她猛然省悟，毅然回首，既刻得到天上來的安慰。

薩拉齊居民多把初生女嬰棄于路旁，所以這裡的內地會創辦一所孤兒院，專事收容棄嬰。女童在院中學得一技之長，長成後，作女紅自食其力。惜因當地基督徒不多，後來多嫁與外教人。三人到時，院內還有幾十人，其中有許多未接受救恩。聚會者五六百人，頗蒙主賜福，孤女亦多清楚得救者。可是他們一向仰給於人，依賴成性，因而缺乏靠主之信心。有一天，三人騎了駱駝，往謁庚子年殉難的西人墳墓。

經北平轉往保定，開第二次夏令會，一日四次，聽眾十分擁擠，甚至為個人按手憲之事。亦要計、宋兩人規定時間分別應付。很多人由此復興，勇敢地在眾人面前作見證。一位女西教士寫道："這是保定空前未有之盛。除了幾根'燒不著的枯柴'之外，人人都喜歡佈道團，都把熱心點燃起來了。"

到了彰德府。這是第二次。上次到會的只有二百餘人，如今約增一千人。尚節見到會的以婦孺居多，便提議由四次減為三次，宋二計一。計牧起初不肯，後來答應了，果然一次之收果，遠勝二次，可見正如宋所說"主言不多少，一矢中的便刺透人心，一句恩言便足令人省釋。"上次來時復興了的牧師，進步神速，這次大大發揮作用，使短期的工作，產生了深遠功效。

二 赴湖南

由彰德府赴湖南途中，計牧要尚節打開棺材；他認為尚節有下列幾點虧欠伯特利教會：一，拔除罪根的道理傳得太少；二，貪財；三，領人歸己。關於這三點，尚節答覆如下：第一點，我只勸勉信徒時刻靠著聖靈治死肉體的私欲；第二點，說我貪財，我曾強奪過誰？我曾勒索了誰？我也未嘗向人要過錢。天父賜的兄姊贈的，尚且都全數歸公呢！我也從未妄自享受。三，論到領人歸己，我賣力的機會比別人多，倒可承認。寄跡于巡遊佈道團的我，究竟如何且為何領人歸己？

可是為了追求同工間彼此和睦起見，尚節說道："求主使我能進步，就請饒恕我的虧欠吧。"

"他們斷我工作必敗。我唯盡力播種澆灌，仰望上帝使之生長，待諸後人樂為收成。我自知怎樣謹慎在立好的根基上面建造；讓各人在基督台前被顯露受試驗吧。上帝是鑒察人心肺腑的。"這是尚節對於指責的態度。

抵長沙，住在陳崇桂牧師家裡。計牧師早上向神學生講解教義，晚上假循道會領靈修會。尚節則日間在循道會查經，夜間在循道會領奮興，為時十日。這裡是聽眾水準很高的地方，因為內地會在這裡辦

有一間聖經學院，常有名牧和名流前來領會。戴德生在這裡逝世以後，內地會為了紀念他，也設立了一所醫院。此外還有其他的教會學校及省立學校等等。其時佈道團內正鬧意見，外面又有攻擊，故尚節格外恐懼戰兢，每次開會必懇切祈禱，卒之大蒙恩眷。長老會本來大不歡迎尚節，現在卻邀請他去向學生證道，到會者約有男女青年千人，第一晚便有三四百人認信，其後聽者越來越多，會場竟容納不下，使陳崇桂牧師大感欣慰。

一位女教士，(屬德國的差會 Liebenzell Mission 與內地會聯合)，從上海搭火車到長沙，戴德生紀念醫院的安德醫生到車站接她，一見面，便對她說："把你的行李留下，趕快跳上黃包車吧！宋博士的奮興會就要開了，遲些就沒座位呢！"那位女教士於是不顧旅途勞頓，徑赴會場。一路上安醫生告訴她自伯特利環游佈道團到了以後，整個長沙已鬧得滿城風雨了！

這位女教士所聽的講章，是"浪子回頭"的故事；這故事當然是她所爛熟的，但她從未聽過這樣的講法。講道的是宋尚節，翻譯的是林景康，其實兩人只是串演一齣舞臺劇，中間的插曲是"歸家吧！歸家吧！"的合唱。宋博士汗流滿面，講得有聲有色，講完後有一大群人上前歸信基督。

那時，伯特利的胡遵理教士再三致電促計牧返滬，說要改組佈道團。計牧臨行與尚節立約，謂無論如何要與他合作。他並謂此團業已奉獻，不得改組，否則他就要離團。計去後，宋林二人便到常德，從此計宋二人便很少見面了。

到常德，初在加拿大聖潔會工作，堂小人少，其後循道長老等會也來參加，人始漸多。會後得悉伯特利已另組"兩廣佈道團"推計牧為團長，並催林景康返滬。可是二人已決定前往衡陽，只好先在衡陽工和完再說。尚節深信改組計畫乃出諸當局，計牧必守夙約而不加贊同。

未赴衡陽之前，先回長沙陳寓小住。在陳寓，尚節接胡遵理教士一信，叫他返滬"搬家"。陳崇桂牧師教他作如下答覆："衡陽會期已定，先公後私，工畢即返。"

已抵衡陽，可是無人到站迎接，雖然事先有電報約好的。二人只好探詢前往，到了會所，才知道鬧了個笑話。原來附近村鎮也有一些人前來赴會，其人適有二人同行，提著行李東張西望，接車人員詢問之下，知他們正要前往開會地點的某某教會，又恰好一宋一林，便把他們迎了去，致發電之老宋老林反而無人迎接了。

衡陽三間教會舉行聯合大會，每次到會者約七八百人。教會的領袖們，最初知道計志文團長不能同來，已在感失望，他們又聽說宋博士是著重感情的奮興家，說越發擔心。可是衡陽工作卻非常美滿。聖公會的威爾生牧師有台下的報告：

"宋博士從主那裡把復興的權力象旋風般帶給我們……中國人也承認這不是別的，正是聖靈的無限能力。在整個星期中，每日開會二次，每次均長達兩小時或兩小時以上，宋博士把鞭辟入裡的經義，憂傷哀痛的祈禱，喜極欲狂的讚美，象急流一樣迸射出來，還加上他活潑的動作，尖刻的諷刺，風趣的幽默，使聽眾都深深的得到印象而受了感動。他身體的動作也非常出色的。他在講臺上跳來跳去，有時用粉筆把抽象的道理在黑板上白描出來。他的動作有時甚至是詼諧的，目的在把一個故事講得生龍活虎。他祈禱時，簡直是把生命傾倒，全部信息倒完之後，便把我們帶到了高峰，使我們眾口一聲的歡樂讚美。這真是一個啟示——一個不可思議的感動力！

"我們從他那裡得到些什麼好處呢？第一，他使經節活起來。他講以西結書第三十七章，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他兩手拿著兩根枯骨，象徵著兩名枯死的教友，然後用兩骨相擊，磕然有聲，好比枯死的教友為名利地位而分爭互鬥，於是他大聲問道：'枯骨能聽上帝的話嗎？'跟著自己答道：'感謝主，它能！一個死的教會也能聽上帝的話，只要所傳的真正是上帝的話！'第二，他使冷淡退後的教友火熱起來。他拿那個落在強盜手中的人，比成一種教友，他的信心，聖經，祈禱，都給魔鬼搶去了，還給他打個半死。為什麼魔鬼只打個半死而不把他打個全死呢？因為半死的教友對魔鬼最有用處！所以有生命的基督徒一定要設法搭救半死的基督徒，使他們重獲信心，聖經，和祈禱。第三，他使我們決心而且熱心跟從基督。他領我們上'八福之山'，每一福代表基督在世的一級，從降生一直到髑髏地，每上一級一個'上進呀！'的呼召，跟著一個響徹人心的合唱，最後直抵'為義受逼迫'的高峰，然後，忽然之間，黑板移開，十字架突現眼前！他大聲問道：'我們能夠跟隨主直到髑髏地嗎？主耶穌啊，求你使我們願意一路不懈不怠的跟從你！"

當威爾生牧師說如上這些話時，他記憶猶新，印象仍在眼前活現。直到二十年後，他回憶往事，寫道：

"宋博士傳道如此有力，直到今日，其中許多信息仍在我記憶中活躍。甚至那些合唱的短歌也還完全在我心中，不可磨滅。還有一件永志不忘的事，一天下午，宋博士邀請凡願意傾吐肺腑的人，都可到他住處面談。有三位中國同工，請我和他們同往。我們到了他寓所，這三位同工把心腹之言都向他申訴了。宋博士經一一記錄在一本頗大的記事簿裡面，然後一一為他們禱告。他祈禱時，清淚滔滔，以兩頰上分流直下，懇切求主以基督十字架的權力，以聖靈的工作，使我們戰勝罪惡。"

衡陽工作已畢，尚節憂從中來，便寫信給北平，天津，溫州，煙臺等地奧運會，說明他將離開伯特利而自由工作。可是他沒有計劃，沒有把握，甚至家眷在那裡安頓也毫不知道。

經長沙返上海，同行者只有忠實同工翻譯能手 林景康 君。回到伯特利時，人多不敢親近他，尚節感到前路茫茫，好象亞伯蘭遠離哈蘭而不知所之，惟信主旨盡善盡美，必不虧待他的僕人。他托湯牧租一房子，月租二十五元，翌午即行搬家。臨行，胡遵理女教士到房間來要扣留信件。尚節說信皆他私人所有，並無團體公函。但他命人開箱，把一萬封左右的信件，連他未加入之前的家信等，都拿去了。

她叫了一輛搬場汽車來，不許下屬相送，只派林景康君做代表，隨車送行。

與伯特利同工三年，到此乃告結束。尚節寫道：："回顧已往，恩主聖手親在帶領，顯而可見。三年之中，訓練我，造就我，不讓磨難遽然臨到，待到羽毛已豐，才攪動巢窩，還伸展雙翅，救我不致失墜……"計志文牧師說："宋博士充實了佈道團力量，佈道團給宋博士開了傳道之門。"至少從人的方面看來，這是兩者關係之最簡要的說明。

三十九 孤軍奮戰（1934 在蘇皖魯冀浙）

脫離了伯特利環游佈道團，和朝夕共處的同工分別以後，尚節心裡自然不免難過。搬家以後，初期沒有工作，呆在家裡，倍覺煩悶。幸虧不久後便有福州人的樂安堂請他去領一個禮拜的會，才把寂寞打破。到會的約二三百人，有六十三人蒙恩，多系異教徒，該堂的費用據說是某富翁獨力支付的，但他一面仍在犯罪，使尚節致惋惜。可是這堂是他離開伯特利以後的每一工廠，對他也有莫大的安慰。繼此者為鴻德堂，到會者四五百人，一周之間，有增無減，結果有一〇四人得救。隨著全滬奮進會傳道聯合會，請他在景林堂開三天新春佈道會，來者有千餘人之眾。最後又到清心堂領會七天，有學生約二百人決志歸主。父神步步為他開路，並預備一切，使他覺得今後大可放心自由工作。

那時他聲名洋溢，無論到那裡，聽道的人都摩肩接踵，匯成人海。有些人為了佔有座位，輒提早兩佔三個鐘頭先到會場。會畢仍留場不去，只叫朋友出去買食物暫時充饑，以便聽下次的道。開會時，有時是尚節自己領唱，手揮白巾，叫聽眾拍掌擊節。短禱以後，講道於焉開始。通常他總是帶著一本大綱，雖然講道時他很少加以翻閱。有一次，講道完畢，為了應付問道的人，他把這本大綱忘了，到住所後才想起，便顧不得肚子餓，逕自回講臺，去尋大綱。那些同餐的朋友，等了又等，等得不耐煩了，只好以唱詩來安慰饑腸，一直等待到尚節回來，才共同膳。

尚節講道時，是絕對不許騷擾的。諸如孩子啼哭，中途起身退會，會中高呼"哈利路亞"等，都得捱罵。他罵人是不客氣不留情的，哪怕你是牧師，是傳教士，只要有可罵之處，便當眾嚴厲斥責。奇怪的是，他所罵都是對的，哪怕是暗地裡犯下的罪，他也沒有罵錯。許多人被他一罵便罵好了。某次有許多青年找他談道，他指著一個女的說："你偷了人的戒指，還的還他？還了再談！"那女生聽了竟渾身打戰呢！

他解釋講章，方法層出不窮。最普通的是在黑板上或寫或畫，或叫人上臺助他"表演"。有一次他叫一位西教士對聽眾伸出雙手，以說明釘十字架的講章。有一次某教堂在講臺上陳設著盆花，剛好尚節所講的是對付罪的辦法："你用零碎淺薄的手段，修葉剪枝是無用的，你一定要連根都拔出來！"一面當真把花根拔出來了。當他講教會復興的時候，他喜歡用一個爐子放在臺上，堆著木炭，用扇子大力扇個不停，爐火就旺起來了，這就象徵聖靈之風使教會聖火熾烈。又冷又濕的木炭，象徵大多數的教友，其中最冷最濕，而又最大最難燃燒的，當然就是自大自尊的牧師的。大家共同的責任便是使爐火燒到通

紅無論什麼柴炭，一放下去便化為烈焰！

其時好幾個教會競聘尚節去做牧師。他禱告上帝："主，若你要用我做自由傳道，求你給我兩項憑證：一，在一月之內為我開五省傳道之門；二，同時給我八百元旅費。"感謝主，聖潔指南停刊尚節的稿件，同佈道雜誌，晨星報，通問報等都刊登他的信息，文字工作路打通了；江蘇，安徽，山東，浙江各省傳道之門也開了；同時從湖南，保定，北平，石家莊，包頭，薩拉齊，廣東等地，不約而同的寄了掛號信來，每封有二十元至五十元不等，且多系不識或不具名匯款人，一月之內所得已超過所求！"我不得不矢志忠誠，盡心竭力去事奉永不改變的恩主；或順或逆，或苦或樂，我不計較，惟求以馬內利永不棄我！"

首先往江蘇鎮江。教會雖有聯絡，惟教友不多。初在西牧賈嘉美所主持的長老會工作，教友寥寥無幾；後到另一所長老會，唱了好久詩，與會者姍姍來遲，充其量也不過二百人。幸虧寶蓋山那邊教會的聽眾多而且誠，於是決定日間在此講道，果見許多人真實蒙恩，其中有些是有名的大罪人。

主本來指示尚節：在此將有二百人得救。但他以為鎮江是江蘇的省會，恐不止此區區之數吧。到鎮江後，才知道工作十分困難，到了第八天還不過一百一十餘人，他於是由疑心落到灰心。不料此時某孤兒院忽然來邀請，那裡有男女二三百人，僅一次聚會便有八十多人得救，算起來恰好二百人，主的應許果然不會落空。

在安徽宿縣，到會得七八百人，這是尚節第一次講道沒有人翻譯，幸虧大家都聽得懂，蒙恩的多為教育界中人。這裡也有一二新派領袖，其行事多偽善黑幕布，尚節不客氣把它們揭開，致招他們反對。

在宿縣有一個癱子，眼睛呆滯，手不能動，足不能立，人抬他到尚節那聽道。會後尚節叫他認罪，他最先認出做盜賊的罪，手就會動了；認出殺人的罪，眼睛又會動了；再認所有的罪，就居然能站立起來。

然後北上山東。濟南雖是第四重遊，然來者仍踴躍，商人，政客，醫生，大學生等均爭先恐後到會，足證明主賜他比以前更好的機會。

臨沂的教會偏重靈恩，主張必先有靈性的被提，然後才可得一身體的被提，於是聚會中有一種現象，唱歌禱告時常常忽有人僕地死去，然後又活過來，說是看見了異象。尚節領會時間，亦有人突然僕倒，他亦不加阻止，只在最後講被提的真理，叫聽眾明白最要緊的還是愛心。於是多人蒙恩，領袖中亦有覺悟以前錯誤的；青年獻身事主的，更有不少。

濰縣所有的長老會聯合起來，在樂道院開會，教友來者約二百人。此地有廣文男女中學生有一二千人，

可是前來聽道的學生，多中場退出的，不肯悔改；直到最後兩天，他們敵不過聖靈的感動，睡不著覺，只好打開棺材，約二百名相率自動由歧路歸回，一變而為謙卑渴慕之信徒，開座談會，彼此作證，且組織佈道隊四出工作。

乘汽車往平度，見復興之火仍蔓延，新與會者頗不乏人，遠道來的人還自備饅頭充饑，五六十人同睡一房，但皆不以為苦，可見其渴慕之忱。曾有二三百人整夜禱告，故尚節一到即為五百六十人接手時，一般追求者便立即有了表現。但尚節對他們再三囑咐勉勵，不要注重靈恩要保守聖潔，跑愛心的道路，會眾為兩個癱子同心切禱，果然蒙主醫好。

到了青島，是為第三次，在浸信會對七八百人傳講。教會很合作，組佈道隊四十多隊。有一人為群鬼所附，尚節與信徒們為他禱告，大家看到靈與鬼交戰情況：認一罪，去一鬼，待群鬼盡去，靈才入駐。可是鬼群仍不肯干休，時時來侵擾，直至他肯負十字架作證時始告斂跡。

在煙臺，西教士得某方面警告，說宋尚節已不傳寶血贖罪的道理了，不聖潔了。他們不免有點戒心。惟以前蒙恩的一群並不置信，以為尚節不至如此反復無常。可是，為慎重計，他們特派代表二人，一中一西，前往青島查個明白。二代表見尚節信仰如昔，急忙雇了汽車，把他接到煙臺去。

煙臺開會為期十二日，主與尚節同工，用神跡隨著，證實所傳的道。向來反對尚節的知識份子，現在多謙卑俯伏在主面前了。

到了河北天津，尚節本以為是教會請他去的，此時才知道是一班愛主者憑信心約他去的。教會不肯借用堂宇，只好臨時租下黎家禮堂，每日講道二次，到會者有七八百人，蒙恩者極多，一般領袖曾極力阻擋，攻擊與譏諷反而發生宣傳鼓吹作用，"受迷惑者"越來越多，使領袖們徒喚奈何。尚節鑒於牧懷成見，羊感彷徨，彼此既難融洽，不如各行其素。何況欲脫離教會者有三四百人，為數不少，與其停止聚會，無寧另行禮拜。尚節於是提議我建一基督徒佈道所，以利傳道救靈事工之進行。眾熱烈贊成，當晚獻金，得七八千元，一座分別為聖的會所儼然呈現眼前！當尚節作此提議時，有三位姊妹同時聽得美妙歌聲，一若天上眾軍與眾聖徒亦贊同此舉，尚節倡辦教堂，此為絕無僅有的例子，他諄諄勸告會眾，切勿存自高歧視之心，在可能範圍內，仍然要竭力輔助教會，追求和睦合作。選定負責籌備人員後，尚節為他們禱祝。這佈道所後來是天津最大的一所教會，為主做了活潑的見證。

在北平長老會工作三日，既經天津直往浙江杭州。其時王明道適在泰安領會，得其妻來信，知尚節即將乘火車經過泰安。王既打聽好火車到達泰安的時間，一清早到泰安車站候晤。在車站上與尚節談了十幾分鐘，車便開了。這是中國兩大佈道家王宋二人第一次會晤，時為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

到了杭州，各堂領袖開會歡迎，十日中開會二十次，聖靈親自動工，弘道等校學生紛紛與會，歸順者

眾；入教有年之"老教友"，清楚做了"基督徒"；成立五十佈道隊。其時風聞新派的艾迪博士（Dr. Sherwood Eddy）將到杭領會，尚節深知此人信仰不正，便力勸大家抵制他的一切集會。

返滬在慕爾堂聚會十日。尚節因見前此蒙恩者多已退後，便加意鼓勵蒙恩者奔跑愛心的道路，訓練他們成為誠信的佈道團團員，使知"愛人即自愛，救人即自救"的真理。

由滬前往湖州，尚節講道時，聖靈"抓住"了汪兆翔牧師。此公做五年的掛名牧師，只知道體貼肉體，住洋房，享肥甘，辦社會事業，要名利雙收。有一天，他受了尚節感動，要清理罪債，追求聖靈。此時魔鬼對他說："認罪不是一件丟臉的事嗎？做了五十年牧師，還要在人前承認罪，不怕人笑死你嗎？"他真的怕了起來，寸心忐忑，想站又站不起。直至聽見主對他說："不要懼怕，起來認清一切的罪"，他才起立，侃侃然將假冒為善的罪，對公款不清楚的罪，一一認了出來。眾人聽見了，不但不譏笑，反歸榮耀於主，重生以後，他放棄從前以電影，幻燈，社交等等吸引人的方法，只傳簡單的福音，初以為有百得救，於願已足。不料結果竟超過六七倍，組了五十餘隊，佈道隊，還有十多位男女青年奉獻事主。他後來寫道："我拿教會的薪水，一年又一年，結果錢在破袋，子女讀書讀到年年留級，學費白白花，所疼愛的兒子忽然死了，己又天天生病，所有的錢大半用在吃藥買棺材，這豈不是錢在破袋嗎？"他更把他所得的教訓告訴眾人："認罪是羞辱撒旦榮耀上帝的事，且為聖靈充滿的必要條件。"

回到鴻德堂開會十日，尚節即赴杭州舉行第一屆培靈會，為期半月，晝在湖山堂，夜在思澄堂，各處都有代表出席。可是當地教牧卻不贊助。其中有二三位，經會友堅請難卻，也勉強前來應酬了。此次之冷淡，與上次的熱烈，適成反比，令尚節大惑不解！他想："我導人組隊，目的在訓練義工，輔助教牧，興旺福音，難道教牧反不願我從事復興的工麼？"他憤慨極了，就在末幾日對教牧"掃射起機關槍來！"

四十 所向披靡（1934年—1935年8月）

一 由汕赴閩

尚節回福建之前，先到汕頭工作，日間在普益社，長老會，等處講道，同時招呼饑渴慕義者于晚間到伯特利堂聚會。伯特利堂可容千餘人，不啻是全汕頭信徒大會；尚節對大會作有層次之講道，凡十二日，聽眾大蒙恩，共為千餘人按手禱告。

一九三四年九月，尚節再到福州，作為期二十日的講道。在這裡，他把在汕頭之行有效的新辦法再度實施出來，先在各堂號召愛主者，進而在一中心地聚會，再求深造。工作二十日，初在救主堂，繼至天安堂，後復聚於救主堂，最後假城內萃賢堂舉行全城大會。此次成績，不下前次，共組了九十六隊的佈道隊。

尚節本來打算徑赴廈門，不擬取道惠安，因為他不喜歡經過興化，又因該地適有匪患。可是主卻不許，定要他從惠安經過，因此得以回興化晤老父一面。抵家時，宋學連老牧師正在病中，咳嗽頻仍，別僅年餘，竟發白齒脫，垂垂老矣！但仍起身與尚節坐談。

本來他因病不能多吃飯，那晚上特別喜樂，吃得不少。尚節向他報告各地佈道工作的情形，但仍不能使他歡樂。他老人家的心好象有隱憂在。於是他對尚節說，他最掛慮的就是兩個幼弟，要尚節負責愛撫這兩個弟弟；若尚節肯聽從他的話，承受他命令，那就什麼都比不上這個喜樂。翌晨，他答應他的父親，因為父親的心單要他愛護弟弟，愛弟弟就是愛父親。於是，宋老牧師送尚節下樓，在客廳吟"人生如過客"一詩，然後為即將遠行的愛子祝禱而別。

旅途勞頓，憂心忡忡，老父所給他的紅氈又適於此時遺失，令他意識到慈父即將見背，惟老人家的臨別贈言，仍縈繞耳際，耿耿於懷。

十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十三日，一個月之中，尚節在惠安，泉州，漳州，廈門等地領會。惠安聚會的人數可四五百，教友學生各半。尚節為七八十病人祈禱，組四五十佈道隊，立即差他們往四鄉實習佈道。

到泉州，有三個堂會的教友，及培元中學與培英女中的學生約七八百人，共來聽道，可是因當事者未有妥為籌備，會眾到會又為被動的，並不渴慕，不帶聖經，翻譯者又不勝任，學生多存看熱鬧的心理而來，故無甚果效。所幸其後有人由惠安前來，做了"生力軍"，發生了"傳熱"作用，致後來有人滿之患，蒙恩者七八百人，為六五六人的靈性代禱。最後亦為病人按手，某業醫的長老心中不信，特地叫人抬些病重病危的人前來，故意與尚節為難。但主卻特別施恩顯榮，癱者起，啞者言，他於是始心悅誠服。此時有十一位長老亦均謙卑降服於主前，請尚節一一按手，主恩如甘泉迸湧，惠及千人。

恩泉滾滾，波及漳州。這裡四會聯合開會，有聽眾千餘人，講道六日，為六四〇人代禱，組成七八十佈道隊，尚節有一兄，三弟在漳州執教。尚節離漳州時有五六百人相送，多揮淚惜別，其親兄弟雖也在送行者群中，可是無此惜別之深情，使尚節深感主內之愛是超越手足之情的。

廈門教會起初以為有八百人座位的禮拜堂已夠應付，不料外來的聽眾已達到二三千，擠得禮堂水泄不通，使講道的和翻譯的幾乎動彈不得。不得已，只好臨時支搭帳棚，還是擁擠不堪，只得用憑票入場的方法，不准十二歲以下的小童入場。後來連大帳棚也容不下了，索性一大清早及晚間假鼓浪嶼英華書院的大操場作露天聚會，可容七千人，午間則仍在廈門的大帳棚內。鼓浪嶼和廈門相隔一水，來往聽道的人太多，平時的輪渡不夠用了，就有許多人想雇木船渡海。可是這時偏偏許多船戶都去參加聽道，大部分的舢舨都在罷工狀態中，人們只好望洋興嘆。教會見此情形，便租了一艘大汽船，專載聽

眾往返鼓廈之間，內陸交通方面，有福泉夏長途汽車站公司，因為其老闆聽道蒙恩，也把乘車費打個對折，優待聽者。這樣到會的人，越來越多。

反對尚節的人就登報說他妖言惑眾，廣行邪術，而且打算抬八十多位患奇病怪症的去試探他。知情者都勸尚節不可造次。尚節卻不願退怯，反而更加儆醒堅信的抓住主的應許，一方面特請許多弟兄姊妹到山上去同心懇切的為此事代禱，其時聚集了有二千左右的病人，其中且有幾十個瞎眼的，啞巴的，癱瘓的。尚節禱告說："主啊！你說信你的人要作比你所作的更大的事。我信，求你叫我看見你的榮耀！"禱告了三個鐘頭，瞎眼的看見了，啞吧會說話了，被抬來的可親自走回去了。有一位姊妹癱瘓了四十年，亦立即痊癒，後來且送尚節一張照片，以作紀念。那一天共有一千多人蒙主醫治。

是役也，救了四五千人的靈魂，為二二五〇祈禱，組佈道隊三百，讚美歌聲洋溢島市，為空前未有之盛！病人來求尚節接手禱告者，須持有牧師簽名的顏色卡片，分教友，慕道友和初道者三色，治癒者千餘人，分別到各處為主作證。

原定六天的會期不夠了，延至十二天，渴慕者自備椅子，兀坐等待，其至下雨不走避。多人為求飽餐靈糧，忽視食宿。有些死硬派，無論用什麼方法都不聽不信的，現在都得救了。廈門有一間賭館，因為風氣一變，賭客稀少，只得關門大吉！認罪賠罪，承認基督，慶賀新生等事，時時有之，處處有之，復興的景象，真有如如火如荼的壯觀。十二天轉瞬即滿，員警當局因為聽眾太多了；交通成了問題，下令不准續開，這才停止。尚節離去時送行者約有二千。他去後的工作由各教會繼續，各禮拜堂每次領會都坐滿了人。閩南教會復興了，傳道的門敞開了——廈門的工作是尚節孤軍獨戰所獲致的大捷！

二 江浙一帶

由廈門乘船赴上海轉南京。因海霧瀰漫，船期延誤，南京之會，未克如期舉行，只好忍耐等候。在船上，他夢見父親對他說："我要離你先到主那裡去了。你還有七年的工夫在世上事主。你要努力工作，忠心到底！"到了南京，聽說本來也是各教會聯合聘請，後因意見叢生，改由貴格會主持，不過各堂愛主者仍然前來。廈鼓的情緒那麼熱烈，而今相形見絀，尚節不禁予以痛責。結果仍然救了五六百人。

到南沙鄉。地雖僻小，仍有長老會，小群等派別。尚節在內地會講道，到會者三四百人；在禱告中，多人公開認罪，當地鳩集賠罪金數十元。

嘉興只有教友七八十名；學生雖有五六百，卻不肯前來，致上下午二場均不滿百人。聚會九天，組了四十八隊。學生們求看神跡，尚節則故意不為病人祈禱。但當他在為聽者的靈性代禱時，主卻自顯榮耀，一枯手的叫化子竟蒙醫治！在嘉興會期中，尚節曾胃病三日。某晚，韓太太偕另一護士至，散會後，相偕步行返寓。她問道："宋老牧師近況如何？"尚節忽悟胃痛是父親逝世的預兆，就把手裡拿著

電筒向天空照射，信口答道："在天上！"韓太太當時很不滿他的"戲言"，不料那正是最大確的答案。宋學連牧師逝世日期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裡，尚節說"戲言"的那一天。

廈門之後，每下愈況，但尚節自知這是主使他不致驕傲起來，以致遮蔽主的榮形，佔據主的地位。由嘉興回上海，領佈道團團員訓練會三天。此段行程，于此遂畢。

三 南下

一九三五年元旦，尚節原定在廈門乘輪往廣州領會。會期已定一月九日開始，但該輪忽然改期啟行，只得另乘他輪，會期因而延誤一两天，他到穗後，才知前船竟在中途遇海盜——主之引領使他免受虛驚。

廣州之行不是教會當局邀請，而是幾位以前蒙恩的姊妹所組的委辦會，約他去主領十四天的奮興培靈會。尚節初以沒有牧師主持，總不太妥當，不敢答應。但主的靈催促他，結果去了，到後才知道他們早有籌備。第一周假惠愛堂，一日二次開會，頗蒙主賜福。不料協進會因怕尚節揭穿艾迪博士的不信論調，特召請幾名警探到場監視。但尚節絕口不提人，使他們無從下手！第二周因協進會的干涉，惠愛堂不敢續借堂宇，任憑怎樣要求，都遭拒絕。於是有人提議另建一可容五千人的聚會所。為避風潮擴大，聚會先移到播道堂去，到會者千五六百人，地小人多，擁擠不堪。為八七九人靈性代禱。他們隨後推舉十二人籌備建堂事宜，十二委辦每人即席認捐一千元，以為宣導，當晚籌足二萬元。

揭陽有一批基督徒領袖，因在汕頭聚會得到復興，回來組織一真理佈道隊憑信心工作，請宋去講道。因為他們準備工作做得好，故尚節雖遲到了一天，亦有三四百人聚會，各次聚會中，共有七百余蒙恩，組四十五隊的佈道隊，病亦有很多蒙主醫治的。

到梅縣，適逢春節，起初到會的人不多，後增至四五百人。為二八八人靈性代禱。

梅縣有一個長老，人都說他是一個熱心的偉人，建築禮拜堂，開辦男學校，提倡社交事業，公益善舉，真是數不勝數，他的兒孫繞膝，濟濟一堂，可稱福人。不幸這位長老因跌足跛，來堂聽道時，請尚節代禱，可是沒有醫好。

因船期耽擱，不克及時前往廈門，決定在汕頭候船期間，多做幾天培靈奮興工作再說。信徒聞迅紛紛前來，使人益信凡事只要是出乎主旨，雖遇阻擋，仍然于人有益。

剛才所說的梅縣某長老也趕到汕頭，又向尚節求醫，汕頭人都說："那個長老跛足若能醫好，奮興會便成功了。"抬到台前，請尚節為他接手祈禱。但尚節事先知道他是為販鴉片來汕頭的，不允。不料他竟

斷氣死了！他的兒女和他的妻子，十分悲苦，在堂內哀號不止！一時人們交頭接耳，評長品短；會場空氣緊張，秩序混亂。尚節不慌不忙說："不要啼哭，主能負責！"便為他哀禱："主呀！願你榮耀你的名，叫他復活……"那人便活過來了。這人後來對尚節認出許多罪來，如侵吞公款，販賣嗎啡，姦淫污穢等等。

到廈門，金井教會已派專車迎接。赴金井途中汽車機件發生毛病，抵步時早已萬家燈火了。尚節正感歎近來遇事多不如意，但一踏進會場，面對數千忍耐等候的聽眾，一切疑慮與疲乏都煙消雲散了。

尚節沒有到金井以前，一些曾在廈門聽他講道的人，已先為他宣揚了許久。一位叫做蔡太太的老婦人信佛甚篤，而雙目全盲，已達三年。她很想試一試宋博士的祈禱治病，便去赴會聽道，聽後衷心悅納。在一個為病人祈禱大會裡，她照例乘轎前往；輪到她時，尚節高呼"哈利路亞，讚美主！蔡太太就看見一道大光，於是雙目復明，歸榮上帝。回家後，她居然能看她兒子的聖經了，於是將家裡的偶像，盡行銷毀，使家庭一變而為基督化家庭。後來舉家赴菲律賓，在那裡為主做美好的見證。

金井有一麻瘋病人患麻瘋已久，聽宋博士講道後，便歸信基督。其妻為基督徒，平日力耕所得，不足溫飽，又被竊賊光顧，連糊口之資也偷光了。一晚，她掙扎著又饑又疲的身體，免強趕上會聽講。到會時，她已入昏睡狀態。醒後說夢見了天使，要帶她上天。她說她在地上還有麻瘋丈夫，所以仍想稍留片刻。天使對她保證，夫婦兩人都得到醫治。果然，她久病之軀，立即復得康強，她丈夫經尚節按禱後，病也立即好了，身上的瘤腫也漸次消失，後來只餘斑痕。他活了多年，最後離世升天時叫道："上帝的羔羊穿著白衣來接我回天家了！"其妻留世更久，其親友在馬尼拉者多能證實此事。風聲傳播出去，到會的人越來越多，原有的禮拜堂容納不下，只好露天聚會，在烈日炎炎下，一日三次，第一日即有二千人認信。主的諾言："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果真實現了。聽眾中來自臺灣，南洋的，由永春，德化來的尤多。請為靈性代禱的有一九二七人，求主治病的約二千人，還釋放了幾十個被鬼附的。

有一事使尚節深受感動。本來金井的信徒並不多，迨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副會長許聲炎牧師駐此主持會務時，竟憑信心蓋了一座可容一千六百人的堂宇，人多以為大可不必。但主允諾他，要充滿此殿，且將超其容量。如今應驗了。

回到廈門，領閩南培靈會二周，目的在堅固信徒的信心，使之能站立得住，不為異端假道所困惑。臺灣與菲律賓亦有代表前來。支搭帳棚還嫌太小，索性把四圍拆開，可儘量容納聽眾。此會的成果未可限量，因有一百六十餘位青年男女毅然獻身事主，後來已進神學院受造就；牧師虛心與會的亦不在少數。撒但大為恐慌，連忙利用報紙大肆攻擊，黨部且下令驅逐尚節出境。尚節只得轉移到對岸的鼓浪嶼去。

黎明聚會，五時未屆，已有四五千人先在靜候。其時廈門公安局下了命令，儼然把他當成什麼要犯。但局長太太把命令收藏起來，等一天的聚會完畢尚節安然出境以後，才把公文交出。

到泉州，得某參謀長庇護，三四千人在臨時支搭帳棚裡聚會兩三天后，因為風聲擴大，不便久留，便悄悄地回廈門乘輪返滬。

四 北上

從上海北上北平。第一周在長老會，第二，三周在亞斯堂領會。會後改組佈道團，把冷淡退後的淘汰了，注入一些新血，工作更有活力，那些忠貞守道的，四年來奮勇作戰，給尚節以不少的安慰。

有一晚，尚節在某堂講道，講題是五旬節聖靈充滿。一位外國教士，特請幾個政界要人前來聽講。尚節叫他請他們在台下坐，他不肯，偏要請他們坐在臺上。這也罷了，可是他們並好好地聽道，偏偏大抽其煙，而且吸引聽眾對他們注視，以致台下竊竊私語。尚節於是用一個方法趕走他們，講五旬節要用火爐，叫聽眾明白；這回尚節就用扇子力扇，使火花迸射，濃煙湧去；這些官員受不了，就各自散開。尚節的不徇情面於此可見一斑。

北平有一女人，她因為去聽尚節講道她的丈夫打得非常厲害，但是丈夫越打她，她越唱詩，越唱詩越被打。他打時一面罵她道："你這不要臉的東西，打你你還會唱！那麼我就打死你看你還會唱不唱？"但是她還是唱。丈夫脾氣越發大起來，說道："明天不准你去聽道。做丈夫的不管你，誰管你呢？要什麼東西你拿去，但是不許你信耶穌。"但是她還是唱著："我要耶穌，我要耶穌，我每日需要耶穌。"後來丈夫沒有辦法了，良心也發現了，就跪下下和她祈禱，最後他也悔改了。她流淚低聲說："我要耶穌只要有耶穌在我心中，那麼一切的苦難和凌辱，我也要忍受。"她有忍耐的心，雖受許多凌辱，但是她還能不斷的發出讚美之聲。

大名府是貧瘠之區，可也有七八百人聽道。據說此地人民非常窮困，大半每月生活費只有一元，甚至有人從未見過一元的銀幣！奉獻時投的多上銅板，可是統計起來竟也有五六十元之多，其中有不少是"寡婦的兩個小錢"。佈道隊數以百計，最為堅韌。主特別賜福，醫好了一個從小瞎眼的。

大名府伯特利會的西教士廣置田地果園，並畜牧牛羊，打算自立差會，差遣百名西人出外工作。誰知不到一年竟被他自外國運來的公羊觸傷身死，產業歸與上海伯特利教會。"人心多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立定"（箴一九：21）。

到衛輝，那裡的教會建有三十餘座洋房，並設一神學校，本有不少西人居住，但一九二七年反基督教運動發生之後，多已返國。費了如許多人力財力，只有教友二三十名，人謀之無用無效，於是益著。

在衛輝，尚節患牙病，醫生給拔掉後腫得更利害，只好忍痛講道。不料衛輝別後，雙腳一踏進鄭州境界，腫痛立消！

五 菲律賓

返滬，申請護照赴菲律賓，主應許有"隱藏的寶貝"為尚節存留。這應許使他忍耐等待了二個星期。否則早已往別處去了。等待期間，尚節呆在家裡，有如坐針氈之感。

到菲工作半個月，是為尚節出國講道之第一次。當地居民忙於業務，並不渴慕真理，華工終日操作，倒還致意靈性。聚會時間為黎明五時半起，非常辛苦。每晨到者約二百人，晚間可千餘人。大部分是呂宋本島來的，小部分是來自其他各島的。下午到西國禮拜向菲人傳道，只二十多人參加，主日也不過二三百人，僅四五十人蒙恩。某次，對二三百學生宣講，亦只數十名認信。第二周，下午查考啟示錄，有二三百人來聽。最後一日為病人祈禱，治癒者多，皆歸榮上帝。當地有不少華僑棄妻另娶菲女，信主悔改以後，重修舊好，有了見證。後來也有十幾位代表回國，赴杭州參加查經會。可是什麼是"隱藏的寶貝"，尚節始終沒有明白。

宋博士在菲講道時，毫無顧忌地攻擊罪，特別是掛名基督徒的罪。有時他突然在聽眾特別指出一人，說他有什麼樣的罪，從來沒有說錯。他的藍布長衫底下，常常有一件破衣，上面寫著許許多多的罪名，說到偽君子心裡污穢不堪的時候，便把外衣一脫，讓那件破舊怪衣顯現出來，各種罪惡如說謊，偷盜，姦淫，自私，仇恨，兇殘，不信等等，在聽眾面前暴露無遺。再說到耶穌寶血能潔淨一切罪汗的時候，又把怪衣脫下，掛在十字架上，裡面現出的另是一件又潔又白的衣服。

那時，擠在群眾中聽道的，有一位中國駐馬尼拉總領事。他從前在北平和星加坡，現在在菲律賓，都以貪杯嗜賭聞名。曾有一次在北平一下子輸了五萬元，真是賭場豪客。其妻死後續弦未婚妻勸他去聽宋瘋子講道。果然，他聽見尚節寫他的罪狀，歷歷如數家珍。他受了感動，願意接受耶穌。嗣後由菲調回南京，後來尚節再到南京時，他在佈道大會聽道，第五晚，這根枯柴卒之從火中抽了出來。他重生了，年三十八歲。後來他更做了印尼爪哇一間聖經學院的院長，是一位謙和敦厚的長者，誰也不肯相信他曾有過這麼荒唐的經歷啊！

到菲律賓的離島宿務，在一間木廠臨時支搭的帳棚聚會。一位後退冷淡的女基督徒，聽了關於尚節的種種傳說，決心去看看究竟，也決心不看尚節的眼睛，以免受他迷惑。可是這個講道人太特別了，手舞足蹈之餘，渾身大汗由藍布長衫滴下。她親眼看見一位新聞記者周某，本是低頭曲背的人，但一經按禱，曲背即刻伸直，就揮手大喊："我伸直了！我伸直了！"此人後來組織"播種人協會"，是一個活躍的佈道團體。那位女信徒也復興了，積極工作起來，做了宿務教會的女執事。

由菲返滬，即赴杭州主領第一屆全國基督徒佈道查經會。這是杭州三姊妹發起的，禱告多日，借得會所與宿舍：會所為湖山堂，男的宿附近旅館，女的宿弘道女校。外埠代表二三百人，廈門約占其半；連本地參加者共五六百人，為期一月，自一九三五七月十日至八月九日。河北大名府的一名信徒，因經濟缺乏，竟徒步前來，信心和耐心，實在沒有比這個更大的了！

** 第四部分 南征 **

四十一 南渡（1935）

尚節雖然還記得，在美時一位不相識者送他一個地球的異象（見第二十一章），此時的確沒有到遠方佈道的打算。但主鼓勵他：“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啟三：8）

南洋群島的華僑教會，向來與閩粵的教會有密切的聯繫，此時雖未與尚節有交通，但閩粵教友早已去函作見證，對宋尚節大名，已早有所聞了。宋最先答應星洲基督教聯會的聘請，時為一九三五年的八月下旬。奮興大會於八月三十日開始，當事人原想有三四百人到會便算熱鬧，主的恩典卻超過他們所敢想的，人太多了，只好轉假衛理公會直落亞逸禮拜堂，而嫌擁擠。最初乏人傳譯，因為譯員僅譯一二次便告聲嘶力竭，難以勝任。其後有吳靜聆女士用播音機傳譯廈語，問題始告解決。一日開會三次，開至九月十二日止。在十四天中，講道四十餘次，共約一千五百人蒙恩，為八八〇人代禱，成立佈道一百一十隊，有八十餘青年男女決志獻身事主末次聚會獻金不下千元。

馬來亞的麻六甲古跡甚多，。尚節去講道時，得便參觀馬禮遜譯經處，緬懷先賢，追念草創時代之艱苦，然亦深知在主裡的勞苦決不徒然。那裡女校的校長與尚節同心，男校校長則不表同情。朝會只必十人，每晚可三四百人，主仍然逐日增加得救的人數，女校幾乎全體蒙恩。為三四百人代禱。第六天為最後亦最寶貴之晚會，竟因會督駕到取消了。

檳榔嶼亦有美以美會，聖公會，弟兄會之分。在那裡，假西人禮拜堂聚會，可容七八百人。頗多來自外埠，目的在求神醫而從未聽福音妻，說是效法雅各之兼有利亞拉結，聽道後始知其過，遂兩願分開。

渡海往蘇門答臘。該地教會成立了十三年，只有四十七名教友，學校員生又多為新派，即摩登不信派。第一晚聚會有三四百人湧到，熱烘烘好象看戲。尚節責他們不守秩序，牧師與執事卻反怪他沒有愛心。是晚尚節宣傳主的救贖，計有百餘人認罪信主。那位執事亦認罪悔改。

回到馬來亞吡叻州實兆遠領會。此地教會擁有一些友，似乎很發達，可惜分子參差不等，良莠不齊，

一般被革黜的教牧會友多混跡其間，老骨枯骨，堆積不少。看來此地房屋不多，但時候一到，好幾百架腳踏車從四面八方蜂擁而來，可見相當渴慕。要二人傳譯，一譯廈語，一譯福州語。有七八百人蒙恩。

十月十八日尚節再返星州，領佈道培靈會，為時一周。外埠代表三四百人，連同本地的共約二千人，借播音機與坐滿堂內外的聽眾查考短卷的聖經；尚節希望信徒能在主的言語上站得穩，不為異端左道所動搖。是時佈道團團員已約有千人，分為一百三十二隊，實有統一組織之必要，於是成立一佈道團總機構，展開全島個人與露天佈道事工。是役也，統計認信者達五千人以上，各禮拜堂從此多告滿坐，甚至郊外也要增設佈道所了。

培靈會於十月二十五日結束。結束後，尚節即離星回國，臨別時送行者達千人，充分表現華僑對他的熱情。人太多了，致英國郵船公司不能讓人隨便上船話別；只好叫他們在岸上擺成長龍，然後一個一個的從一個跳板上去，和尚節握手後，再從另一個跳板下來，一上一下，川流不息。

船開行後，忽有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出現，說是媽媽不要他了，長跪求尚節收留——一個戲劇化的高峰！但尚節以為自己四海為家，愛莫能且，寡母管教不了，孤兒便會成為頑童，於是保送他到教會辦，孤兒院去。這事叫尚節想到，奮興會中新生的主內嬰孩，倘無人繼續撫育，亦將流為浪子。這樣想來想去，第二屆的查經會，已在他的意識中形成了。

四十二 沿海及臺灣行程（1935—1936）

一 蘇冀魯滬

回國以後，刻意號召青年獻身做時代不可缺少的工人，願意任勞吃苦，去牧養群羊。在江陰，有二百左右學生應徵。鎮江因航空演習，晚會到會者不從，但到者多為前次蒙恩的青年；其中不少踐約去讀神學，韓愛光姊妹且遠赴雲南去做開荒工作。

路過南京，見有財產團在曹萬山團長領導之下，非常活躍，衷心欣慰。曹氏在鐵道部任職，編有箭上羽喻道故事集，常率領職員沿街佈道，每主日午後四時必集各隊於貴格會禮拜堂報告工作概況，彼此勉勵，同心代禱。每隔一周必至一堂開佈道會四晚，先由金陵大學林徐二人與李書記等在該堂附近路上吹奏銅樂，以吸引聽眾，其他團員，在開會前分發單張，或招待來者，在開會時傳福音，作見證，教唱詩，真是各盡其能各獻其才。團員中有林興年君，大學畢業後即進賈玉銘牧師所辦之靈修學院受造就，抗戰期間在金井殉職。

金陵女子神學院裡有不少尚節所結的果子，就對她們講馬太福音第九章，討論怎樣做主合用的工人，

並唱短歌"傷心四面困苦流離，如羊群無牧人一樣"，她們好象面對"困苦流離"的景象，巴不得能馬上去搶救靈魂。當天下午，即有幾位神學生請假跟尚節到蕪湖去。

尚節一九三〇年曾到蕪湖，現在是第二次。這回是五間教會聯合，假美以美會的二街禮拜堂開會。到會者學生居多，約四五百人蒙恩。會後，金陵女神學院的蔡醫生等仍要偕同往張村聚會。尚節以張村是個小地方招待不方便為理由，婉拒她們所請，她們才回院上課。其實，尚節生怕有女子們同行，諸多不方便；他心裡所想望的，是一位象提摩太一樣的青年男同工，可是一直沒有找到。

張村是僅有百餘家的小鎮，且時方嚴冬，又因匪患，夜間不便聚會，只好于黎明鳴鑼召集村眾，竟有千人坐滿了臨時支搭的帳棚。聚會完畢後，分別時，蒙恩者送行二三裡，一路歌聲遍野。

在天津，天時冷，心靈也冷，人多裹足不前，遠不如鄉人那麼刻苦耐寒。有二三百人來，擠在佈道團長張擊新家裡查考啟示錄，總比瑟縮在空漠的聚會所裡好得多。尚節旋召集佈道團領袖來聚禱，勉各人打開棺材，捐棄成見，走錯路及時回頭，自以為站得住的更當謹慎戰兢，切勿存屬靈的驕傲。

北平的佈道團有王明道照料，所以能保守純正的信仰；不象天津之饑不擇食，任何人都上臺講道，以致信仰錯離，意見分歧。

在徐州某姊妹禱告了三年，如今蒙主應允，差尚節到那裡工作十天。因會場太小，特發售廉價小襟章，略加限制，並資識別，計賣了七百餘枚。一日開會三次皆滿座。最後幾天有些遠道而來的，打算先回去，但為大雪所阻，就留下多受造就，卒獲得靈力而返。

繼赴泰州，尚節在船上著涼，咳嗽得苦，但仍然力疾進道。可惜教友不多，連外來的四五十人，合起來亦不過百餘人。當地人非常迷信，廟宇林立；為喚醒他們，特於夜間開露天佈道大會。基督徒中有小群眾會；又有人重唱靈歌，跳靈舞，自以為能趕鬼，又謂主來在即，其有不叫子女上學，好專誠等候被提。這人反對尚節，其領袖最初亦不與他合作，其後才回心轉意，惟西教士始終與尚切同心。佈道團出發那天，曾遭人拋石戲弄，可見居民硬心之一斑。

在宣城，有一位古田籍弟兄林昌年醫生，愛主甚篤。尚節在蕪湖講道時，他因妻病不克前往，乃日夜求主差尚節到宣城去。現在尚節果然到了，就獨力負責一切費用，並打電報分請親友赴會。禮拜堂只能容二百人，適天雨，剛剛滿坐，屬靈氣氛濃厚。林醫生被選為佈道團團長；他希望能資助一百名傳道人四出開荒。

滕縣是尚節和伯特利佈道團到過的地方。那裡的教友邀請尚節開會，豈料所有的禮拜堂都沒有一間夠大的，就搭一能容納千人的棚，而到會的卻在千人以上，其中不少外埠代表。宏道高中約二百青年男

女蒙恩。有某神學生，因心臟病靜臥休養，禱告後起床，參加聽道，安然無恙。又有一姊妹，高中未畢業，冒名入神學院，給她混了四年，行將畢業；聽尚節講道後就寧願不畢業，不帶方帽，不要學位，向法院坦白認罪，以求得聖靈充滿的能力。

到江蘇六合，時為三月，那裡教友少，故到會的多為不識字的老婦，都非常窮困，終年積蓄最多半元，在開會七天期內，天天認罪，叫人無可奈何。後因教會只能供膳四天，她們只好中途告退可喜未立案之光明女中及智男中裡面的學生二三百名，都來聽道，其中教牧子女，聽道後幾乎全體奉獻。

返至上海，在慕爾堂聚會八日，對佈道團團員講道十六次。由石新我任譯員，曾有兩次因翻譯稍遲或微誤，被尚節推下臺去。這是其他譯員常受的待遇，不足為奇。事後，石新我自述經驗，謂尚節講道生動而有力，擠得密不通風的聽眾，聽得聚精會神，使他覺得講者有從上而來的非常靈力，充滿著緊張的會場；這種靈力是推動聽者上前認罪的基本力量。他當時雖感難堪，但並未記恨。

二 由廈門赴臺灣

在廈門過復活節。時全廈教會已著手籌備全國基督徒查經會，並獻出千元，津貼北方百名代表食宿川資。從此尚節到處領會時，招人報名出席，希望能造就更多信徒，在地上擴充天國疆域。

是時臺北的艋舺長老教會請尚節赴台講道。那時臺灣屬於日本統治，向來嚴厲，知者莫不勸阻。尚節卻決意前往，但加倍小心，只帶最簡單的行李，不帶十字架日記等物，免啟疑竇。四月十五日，偕王宗仁王宗誠昆仲同和二到臺北，卻往見總督，蒙其派若干員警"保護"；未及休息，即行講道。附近各教會聞風而來，聚會者千餘人。開會時，員警目光四射，致認罪者不免有所顧忌；但因聖靈催迫，很多人願意上前，其中多為教會領袖如長老執事等；為病人禱告亦在禁止之列，但主的恩典與能力猶如洪流氾濫，無法遏制。某次尚節請四人上臺來作活標本：畫心於胸，寫明其罪，並使知惟有救主寶血能把這些罪塗抹，遮蔽，潔淨。不料其中一人胸前本生有一個瘤，做了活標本以後，居然複痊癒了。又有一人在會中暴病哀呼，尚節為他接手後，也即刻好了。日警方知道了，監視愈嚴，每會都有速記，信件都要檢查。某次尚節往二十幾裡處的硫磺池洗澡，也派了二人乘特別汽車奉陪。在這樣嚴密監視之下，尚節仍為八四一人祈禱，組織了一百三十多隊的佈道隊。不守這些佈道隊不許在戶外公開宣講，只可進入家庭作個別談道。日本當局忌知識階級尋求真理，故雖再三申請，只給一次機會向某校師生證道。星期六，有七八十名學生跑來開會，據雲後被開除，西校長亦因此革職，學校改由政府接辦。

到台中，許多在臺北飽享靈筵的人紛紛隨往，結果台中的聽眾多了一倍。開會至一半，天忽下雨，使在布棚下泊道的二千餘人不得不擠在只有七八百席位的禮堂裡。大家共祈雨止，次日，雨果然停了。為避免警方干涉，尚節暗囑病人將姓名病況寫下，省卻抹油，只有禱告。結果蒙醫治者仍在會場歡呼哈利路亞，尚節急忙阻止，幸台中監視較臺北略松，未受干涉，為一四八四人祈禱。

到台南聚會時，在台中聽道的人，又隨往台南，致聽眾又多一倍，約四五千人聚於棚內。台南當局曾派一代表到車站歡迎，視尚節為賀川豐彥。監視益松，學生亦可在下課後與會。教會要求政府准尚節為病人祈禱；政府准了，主的靈卻不准，故無抹油按手禱告之舉，然聽者越來越多。附近約百個堂會各派二三十人，即共有二三千人，計台南五萬教友中，前來聽道的約有五分之一。為三一四六人靈性祈求，組佈道隊六百隊，奉獻作傳道者凡六百餘人，奉獻錢鈔珠寶金飾作為佈道團經費者，共值約四千元。

台東來百余代表，每人約花五十元費用，自己享受了，也顧念到其他親友和弟兄姊妹，便苦求尚節到台東走一遭。奈行程已定，無法答應。臨行時，有七八百人相送，一切無恙，只日曆一本被扣留。日本當局看到此人講道感動能力之大，可以使人痛哭流涕悔改認罪賠罪，又得眾人擁護熱愛，深怕鼓動人心，引發政治問題。故加以"保護"，力求與群眾隔離。臺灣信徒報名到廈門參加第二屆查經大會的有六百餘人，但是後來日本當局允許發給出境的，只有三百人。

臺灣之行，有一事饒有趣味。一日，尚節在講道時，泛指偽善者而責備，"該死，假冒為善！"恰恰指正了某教堂的郭長老，這位長老知道尚節不認識他，以為或是牧師向尚節報告的。次晚他在另一角落坐著，不料尚節又指中了他："該死！假冒偽善！"這位有嚴重隱罪的長老，於是深信必是牧師揭發的，就再也不赴會了，並禁止其妻赴會，還決心殺死牧師。有一天，他叫其妻邀請那位牧師到他家裡。牧師一到，敦長老便抽出利刀使勁刺去，卻因牧師跪下禱告，閃過了，刀鋒刺在牆上，斷為兩半。長老頓時覺悟自己罪大惡極，於是也跪下，痛哭認罪。他後來得到赦免，成為熱心愛主的工人。

三 經筵盛會

返回中國大陸，經汕頭，抵中山，城內對尚節不歡迎，只好在距離城十裡的村鎮開會。城裡饑渴慕義的信徒，不顧領袖的譏評阻擋，每日遠行赴會。甚至瞎子也冒雨前往，滑跌了，爬起來再走。多人且留宿城外，以赴晚上聚會。

以後的臺山之行，是幾位女信徒發動邀請尚節前往的，領袖們大為反對："不要聽宋瘋子胡言亂語！"但卒歸無效。那時胡漢民甫逝，牧師掛其遺象要會眾肅立志哀；幸有羅醫生急忙上臺取下遺像，領眾為國獻禱。牧師宣佈所有給尚節的見證信等由他收轉，意在扣留現款，不料分文沒有！尚節在臺山為三五六人代禱。在為上前認罪者代禱時，此時牧師睜眼注視，自己嗜煙好酒則不肯悔改。後為不到半年，他得怪病慘死。

尚節繼到佛山長老會，循道會，及神召會講道後，轉往廣州，聚會十日。折回香港，在浸信會開會，亦聚會十日。即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在這些地方講道時，尚節都竭力勸人赴廈參加查經會。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籌備已久的第二屆基督查經會如期在廈門開幕了！正式報名參加的有一千六百餘人，加上鼓廈來登記的，總共不下二千人，聚國內外聖教英賢於一堂，誠空前未有之盛會。尚節每日講經二次，上午七時半至十一時，下午七時至十時半，會期既長，時復溽暑，而講者竟毫無倦態，從創世記一直查到啟示錄的最後一章，從未間斷。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查經會，即非佈道也非興奮，只是高舉基督，注重聖潔。尚節一個月中的講章，都筆記起來，集成專書，在廈門出版，名曰宋尚節講經集，共五百六十餘頁。

主賜福這個查經會，有如下的明證；一，主為預備新近甫落成尚未及祝聖之鼓浪嶼三一堂為會場；二本來盛傳粵軍將與中央軍開火，又揚言中日戰事隨時會有爆發可能，但會期一屆，什麼風聲都平息，謠言也消弭了，讓代表們毫無掛慮地共用靈筵；三，教會學校皆辟為宿舍，教職員樂於服務，招待很殷勤；四，天氣格外涼爽，未受炎暑威脅；五，千餘人的膳食非小可，雖三餐要與蒼蠅爭食，究無人因而死亡；六，會後幾乎同時有各路車啟行，代表得以相繼動身，數日後風暴驟至，代表們未被阻延；七，會中竟有一位前未報名的代表沿途討飯而來，令人深受激動！

不過，魔鬼也大肆活動，多方破壞。查經會一開始，尚節總以為要查完整部聖經，一個月的光陰確是太短，於是心中迫切，急欲爭取時間，無奈風偏遇慢郎中，翻譯先生翻得太慢，又不能與尚節同心，尚節便爽快叫他下臺。這種做法，在尚節已不止一次了。卻料不到人下了台，面子卻下不了臺；好事者甚至為他大抱不平，興風作浪，登報抨擊，投信恐嚇，不一而足。尚節向譯者道歉後，便將一切攻擊恐嚇置諸度外，專心查考聖經，主親自帶領他們平安過了一個 month。

臨別，尚節分發證書給未缺席之九七二人。對全體團員致如下之閉會詞：

"親愛的兄弟姊妹！我與你們同在三十天，現在工作算是完了。我在主與人面前，坦然無愧，因為上帝要我說的話，我已經說完了。本來恐怕講的人與翻譯的人身體力量不夠用，感謝主，今天晚上竟使我們還能夠仍舊站在臺上和你們見面。在一個月當中，上帝為我們預備一切，使我們得以將全本聖經一卷一卷的查下去，而今後，這本聖經算是你們的書了，現在要你們帶回去。我不過是送給你們一把鑰匙，你們回去還要自己研究，裡面有許多蘊藏的寶貝，等候你們自己去開發。但願上帝重用你們，為末世的精兵——這是此次查經會最大的目標。我不知道幾時離開世界，但我有一天活在世上，總得盡我一天的責任，把上帝所交托我的話分送給你們；然後在離世時得在安然見主。"

"在這三十天中，我常戰戰兢兢在上帝的面前，為要把主的話按正意傳揚出來。現在我的責任完了。從此你們要回到你們的地方去了，我只能常常為你們禱告，盼望這一次的工作能收很大的效果；流淚撒種的，能夠快樂的收穫，我總相信：上帝一定不會使這一次的聚會落空。"

雖然人家攻擊譏諷，可是我只覺得在上帝與人前無愧無作；我只是拼命地傳福音，不貪取一塊錢；同時我在這一個月中，好象被困在監獄裡；好多人要見我，我不能好好接待你們，實在抱歉得很。然而，這是出乎萬不得已的，因為我每天都要預備分給大家的靈糧，忙得不可開交。有時接到許多信，我也完全沒有時間拆開，要等到船上才一一閱看。此後還要求上帝賜福你們，巴不得你們回去，到各地方鼓勵查經。你們白白得來的恩賜，也要拉拉扯扯施捨出去。這一個月中的經費，實在需用浩大，但是上帝已經為我們好好安排了。魔鬼的攻擊，算不了什麼。我只盼望上帝重用你們為末世的精兵，那麼無論什麼批評，我都情願忍受。在這一個月當中，一切的苦衷只有上帝知道，人家種種的誤會，我只有完全交托上帝。

"親愛的兄姊！散會以後，有好多人要回南洋，巴不得主重用你們為南洋一帶的燈臺；有好多人要回臺灣，巴不得主重用你們為臺灣的燈臺；還有華北中等地方的代表，也求上帝與你們同在；至於廣東香港等代表，我知道你們要比別人吃苦，但願上帝幫助你們打得勝的仗。閩南各地的佈道團雖然有失敗的，我也只有求愛我們的主保守你們。廈門的兄姊！對不起你們，因為一個月當中，許多事使你們感覺困難，但願你們在主裡得著安慰。"

"我告訴你們主奇妙的恩典。在未開會以前，我求上帝三件事：一，天氣涼快；二，聚會有良好的精神；三，會員身體平安。"

"感謝主！他愛我們，不但叫天氣涼快，還使聚會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好，一個月中間，座位都是擁擠得很，這是上帝特別降下饑渴慕義的靈來。會員雖有幾位身體軟弱的，然一禱告就好了，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但願上帝的愛與你們同去。將這次得著的恩典分給許多人。要知道越分就得著越多，不分自己就將一無所有了。"

"此後我的行止未能預料，然而我只有順服主的安排。恐怕明年再也沒有第三次的查經會了；但總望能在安靜的地方，同幾位愛主的弟兄，開個退修會。末了，願上帝與你們同在，直到主再來。阿們！"

這麼一個勞瘁的暑月裡，會畢以後休息一下，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尚節沒有休息，會畢即往福州，在救主堂工作七日，外埠代表乘假期前來受造就，奠定了閩北教會復興之基礎。然而逼迫亦多，幾致入獄。。

四十三 再度南洋（1936年9月至年底）

一九三六年九月，尚節由滬啟程，赴砂越領會。經香港時，基督徒佈道團挽留他做培靈工作。抵達星

洲，因船期延誤，星洲基督徒佈道團轉請他到直落亞逸禮拜堂領會。聚會三日，著重愛心；旋復召眾團員退修會，並領導星洲，有一位西牧反對尚節，直至死了，新教士接任，門才敞開。這位新教士何以會請尚節去呢？原來有一位姓林的，在麻六甲蒙恩後。回到詩巫，大發熱心，四處佈道，教會因而興旺，另一姊妹在星洲得了造就，回詩巫後大有信心，且有醫病的恩賜。他們在這兩個人身上，看出尚節的工作直接間接助益教會，再也不信他是"擾亂分裂教會"的謠言了。

這裡有三四十間教會。據說，當年華僑曾托教會向政府申請增設學校，教會也提出要求：每請准一校即附設一間教堂，故學校與教堂打成一片，傳道亦多由教員兼任。這類的教員未受神學訓練，對於真理當然一知半解，禮拜時只是唱詩，講講聖經故事道德教訓而已。曾有一位傳道問尚節的同工吳靜聆女士："尼哥底母是否是尼哥的母亲？"其他可知。可喜他們誠篤，謙卑，渴慕，聚會時不以領袖自居，不做作，不矜持，倒能與會眾一同舉手，一同坦白認罪，所以光景非常良好，從九月二十一日起，至十月一日止，年來未有之盛事。幾乎沒有一家不受這次佈道影響的。

到泗裡街，頗有人隨尚節前往者。離會場不遠，有馬戲班在演出，不無妨害。當地住民多以割樹膠為生，早睡早起，若非真正渴慕，難得前來聚會。幸天氣成人之美，連夜下雨，使更多膠工得以參加。有一人從未進過教堂去，並命他讀馬太福音第七章。他驚惶萬狀，趕快來聽，果然蒙恩。這是聖靈親自工作，鼓勵尚節勇往直前，可是撒但也不肯干休。某醫生見尚節為病人禱告，十九痊癒，便心懷妒忌，以為尚節奪了他的生意，咒罵毀謗之不足，還向政府提出控訴，並在會場多方搗亂。此外他還拉攏西人，攻擊尚節三事：一，秩序紊亂；二，禱告醫病是假的；三，騙取了人們的愛心。尚節莫名其妙，只有為他禱告求主拯救他，改變他。

那時，有個林鴻斌，很受麻坡教會欽敬。但尚節認為他的主張，如"三一浸"（即浸三次），重奧秘，預定某年某月主必再來等"道理"，有更正之必要。

繼此在吉隆坡，巴生等地工作，最後到的檳榔嶼。檳城的查經會代表在廈門時曾表示。原來當局正在籌建教堂，怕尚節到了反而無甚表示。會影響捐款成績。這當然是一個奇怪的思想。其實教友若復興起來，自必越發樂意奉獻，何患乎無成績？其時有些信徒責怪尚節："在候輪往仰光期間，為什麼不開會講道？"尚節說："牧師來信說要待新堂落成後，才請我領會。"他們於是跑去和牧師交涉，牧師只得臨時邀請尚節假友會禮堂講道。尚節以彼此都沒有預備，而且船期在即為由，辭卻了。

緬甸仰光堂會沒有主任牧師，暫由十二執事長輪流主理。前此原由西人主持，而今華人願自辟途徑，既出錢建堂，又出力維持會務。此意卻不為會督所贊同。其時美以美會正召開年會會督特請尚節去講的一次道。講道以後，會督希望他勸那班執事不要獨立，依然歸附，俾聯合無間。尚節以為他實在想收回內政，遂卻其所請。

那裡有位陳牧師，他的堂會會友不上十人。尚節在仰光講道後，他是第一個上前認罪的人。他說："我所作的工夫全是假的，我多年不能明白聖道，我的罪極重。"他流淚禱告，聖靈充滿他心裡，其後還禁食祈禱，此後講道就有能力，能引人歸主，而且能以祈禱治人的病。後來他對尚節說："宋先生，我此時才有真快樂。"

尚節在緬甸講道時只由一姊妹譯為閩語，而聽眾中各種人都有，其中亦有不少的印度人。他們雖然不懂，但亦有受感而痛哭的，使尚節心中很引以為奇。當病人禱告時，他們也都前來，其病一樣的得愈。後有一印人對尚節說盼望他能到印度去傳道。尚節說："從那時起，我才知道我也欠印度人福音的債。"

回到馬來亞實兆，救了四百多人，重新組佈道隊，補滿過去失散的人數。

接著在星加坡一周的奮興會，約五百人蒙恩，尚節認為都是佈道團團員所播的種子。繼開一句的星馬查經大會，查考摩西五經，但以理書，路加福音，及羅馬書。查畢時已是十二月二十日。一九三六年也在此告一結束。

教會當局本來因怕經費支絀，無意開查經會，後得佈道團獻出八百元存款，才把大會開成。會員千人，馬來亞聯邦代表占三分之一。會畢，尚節邀各領袖前來座談，請他們坦白不留情的指摘他的過失。領袖率直傾吐心懷以後，尚節也據實解釋並就事澄清，為要消除誤會，勿存偏見。

十二月二十二日尚節乘義大利郵船返滬，送行者約千人，其中揮淚惜別者，有依依不捨者。這就吸引了英文海峽時報記者的注意，第二天該報發表如下的報導：

"昨晚義大利郵輪 Conte Verdi 號上面站著一位青年中國人，使五六百人送行者離愁滿腹，熱淚盈眶。他就是中國佈道家宋尚節，在星州領第二次佈道大會以後首途返國。送行的中國人約有千人以上，皆緊張熱烈，有的在甲板上，有的在客廳裡，有的在碼頭上手揮小旗。宋氏對他們作簡短的演講，他們有的歡唱聖詩，但足足有一半是因情緒無法抑制而啜泣的。他們是和一位'火熱的福音使者'話別——他從前曾在美國入瘋人院，現在引領數以千計的中國人信基督教。"

"宋氏以其非傳統的——使傳統派頭痛的——佈道法，使他自己和基督教成為新聞材料。他所到之處，無論是馬來亞或其他地方，總量象風捲殘雲一般使許多人接受耶穌基督。據記者所見，昨日在義大利郵船上的幾百華僑當中，大多數為工人，間有青年男女學生這些人身佩襟章，手搖佈道團小旗，目不轉睛的望著宋博士。宋氏說話很少，有時對他身邊的人只說一兩句，他們聽了，就唱起聖詩來，大家便跟著唱。旅客，侍役，船上執事，碼頭職工等，均以驚奇的眼光注視著他。最驚奇的莫過於一些羅馬回到遠東去的天主教神甫，他們不曉得這些人搖著十字架小旗究竟為的是什麼事。他們絕對看不出歡送的對象竟是一位元看來好象網球選手的青年！"

四十四 國難前夜的工作（1937 上半年）

一 粵閩

一九三六年杪返申，一九三七年二月即經汕頭赴粵東之潮安，潮安蒙恩者數以千計。

揭陽的佈道團頗能站立得住，總團長憑信心開闢一堂，會友有百余人，為了栽培他們，尚節特地前往。其時浸信會與長老會爭相要尚節去住，使他左右為難。但因腳痛，情願住在較近會場的浸信會，長老會責備長老就不高興，竟索回被包鋪蓋。尚節責備長老，主的靈提醒他：要謙虛，溫柔，忍耐。他馬上請那位長老饒恕，生怕他們因此誤會，彼此有了隔膜。此處有二事使尚節得到鼓勵：某農夫本擬出賣甘薯充路費前來與會，後忽獲南洋友人匯贈二百元，得舉家赴會；此人示來時，夢見多人擠在樹上聽道及至來到，果見大眾在露天聚會。

舊曆除夕在汕頭，教會領袖要求年初一早上與主日不開奮興會，好讓他們照常舉行所謂"新春感恩禮拜"，收集感恩捐，但尚節對於過年，並不感興趣，提議年初一早上即召佈道團團員到山上去受訓練，主日上午照常敬拜，下午與晚上繼續聚會。他們口雖允諾，心卻不以為然，名義上本是各堂聯合邀請尚節去的，普益社也在內，但這一天普益社另請一人講道，儼然對峙。好在汕頭一般教友的熱心可嘉，把伯特利堂擠得水泄不通，有多人情願犧牲年夜飯，老早坐在前頭準備接受天糧。主下午收"主日捐"，尚節加以阻止；認為奮興會究非主日敬拜。聽眾中有不少是初來聽道的；縱使已信，上午禮拜時奉獻了，下午未必有準備，豈可再抽一次？這樣就引起尚節與領袖間不快情緒。他們也許為了報復，索性不叫會眾獻金，直至最末一天才拿出奉獻箱來，不料倒收了獻金三四百元，他們以粵票百元——值國幣八十元——送給尚節，一般會友以其刻毒，深感難過。

永春的教牧，見廈門燃起復興之火非常欽慕，曾請效法尚節的林佩軒領會，今見尚節親臨，不禁雀躍。除本地信徒，加以外地來的七八百人，地方太小，改露天宣講；豔陽當空，不得不以被單權充帳棚；魔鬼大奏其音樂，在附近燃放鞭炮，不勝其擾，爰以唱聖詩與之對抗。時興化某西牧特前來告急，說是小羊被"小群"抓去了，望尚節挽救，教他們多多禱告。在永春為一零一二人按手，組了二百餘隊。但尚節謙虛地說："基礎多是林佩軒弟兄打的，我不過坐享其成罷了。"

路過泉州，教會領袖到車站來擺設靈筵，同時司機又聲稱膠輪不濟，恐難直達興化，於是臨時聚會二次，尚節勉勵大家彼此相愛。

既返興化，一面省視母親，一面乘機工作。但聽者並不熱烈，使尚節深表失望。但主安慰他，某護士離開會場走了，因受聖靈感動，又回來痛悔主前。有個女人名叫吳五妹右手患扭曲已經多年，不能梳

頭，某晚她來聽尚節講道，在講完邀請罪人禱告時，她也跟多人上前。尚節並不知道她的手有病，所以只為她的罪禱告。但奇妙得很，罪赦免了，手也就好了。

福州開會四次，即轉往延平。尚節曾於一九二九年在此遭受迫逐，這回卻大不相同了，各堂的教牧大都出席，到會者約五百人。初時學生們看不起尚節，但尚節容忍他們。到了最後一天，尚節為病人祈禱，一個生來瞎眼的孩兒蒙主醫治，在母親懷抱中，東張西望。其母因然驚喜欲狂，即輕蔑尚節者也從此刮目相看。一位半身不遂的病人亦告病癒。理智派的領袖見了不得不信。請求代禱者凡 444 人。

建甌有幾位前在福州蒙恩的弟兄，請尚節前往。其時，通往建甌的路上有匪徒為患，但尚節受主的差遣，危險不辭；兩位傳譯者陪他坐在汽車中部，不知怎的與迎面來的汽車相撞；前頭搭客受了傷，尚節等卻安然無恙。在聖公會禮拜堂講道。聖公會素重至聖所，故在台前搭個臨時講臺，寧願讓至聖所空著。但聽眾越來越多，臨時講臺只得往後挪移。終於進入了至聖所。講到後來，譯者聲音啞了，亦無其他辦法，只得求主施恩憐憫。得救者約五百人，為四百零八人祈禱。主的愛能激起共鳴，驕傲而硬心的學生而今有了愛心，關心未信主的同學，而樂意為他們懇切代禱了。委辦們也知道以救靈為重，自動豁免貧苦代表的膳費。

會後，尚節原擬撤下行李，孑然前往古田；但汽車仍然流匪截劫，不敢啟行。此時尚節忽接電話通知，謂有軍車四輛，護送六輛客車出發，於是安抵延平，再由延平乘轉輪往古田。船上無床位安歇，略嘗"人子無枕頭之處"的苦味。

到古田，事多乘戾，首先是某西教士自恃有一套新方法，不贊成尚節的作風；每日開會都有意外的攪擾，如狗跑進來，電燈泡下墜等等；譯者聲嘶力竭，時常更換；其時又值復活節假期，寄宿生都回了家，兼之天天下雨。雖然如此，聽道者卻非常擁擠，約一千五百人。

福清有幾位教員反對尚節，不許學生前來禱告，黨部反對尚節的也大有人在。縣長打算命尚節停止講道，先派十名員警把守門口，阻人入內。兩位女信徒往見縣長，質問他："宗教集會是非法的麼？難道信仰不能自由？"縣長答道："是你們教會的人來控訴，說宋尚節是危險分子。"她們於是請他派員到場調查監視，他果如所請。尚節講"浪子回頭"，監視員聽至一半，手忽發抖，不能記錄，然仍然不肯悔改。有姓高的監視員，待尚節講完即上前駁斥，會眾高唱"打倒老魔鬼！打倒老魔鬼！"以為抵抗，氣得他咆哮如雷。這樣一來，縣長又想派人捉拿尚節了，那兩位姊妹請他親自來聽。他答應了，聽到"挑死水"時他也受感動拭淚，乃參加，然中途潛回聽道的為數不少。末後二日，每日四次，加緊工作，以補償前幾天未予學生機會前來求告的虧欠。會後西牧特備專車，載尚節往興化，四五百人唱詩送行。

本來尚節再三辭謝興化的邀請，因自信先知在家鄉無能為力，至多不過七八百人赴會，同時又恐黨部加以干涉。可是聖靈催迫尚節："你不是多年為家鄉教會代禱嗎？你不願意見她復興麼？"尚節無可如

何，只得讓聖靈帶他到不願去的地方。可是，實際情形卻完全出他意料，到會者三四千人，一千九百四十九人得救，奉獻事主者二三百名，組四百余隊佈道隊，親友，同工，老教徒悔改蒙恩多痊癒，靈皆蘇醒，使尚節于欣慰之餘，深愧自己當初信心之微小。時堂中置奉獻箱二個，一收聚會費，一收尚節川資箱得款二百七十余元，尚節把它轉獻於教會。

二 蘇浙豫晉

經廈門抵達上海，在清心堂講本行程的心得後，即往南京，住簡美升教士家。尚節再度得與舒邦鐸牧師同居共禱，認為生平快事。

南京各教會聯合，由尚節領會十日，此行最大的成績，是認識了賈玉銘牧師，並協助他所設立的靈修學院。尚節本來以為賈牧師是靈恩派，不敢和他合作，現在看見院內屬靈氣氛濃厚，學生愛主熱切，成見於是消除了。此後尚節在各地遇見奉獻者，或想深造的佈道團團員，都樂於介紹他們入這個信仰純正的靈修學院。

到了杭州，尚節先聲明不再責備教牧長執，只以愛心彼此勉勵，故領袖都樂意與會。到會者還有西人及"小群"的信徒，於是蘇州，寧波一帶之門亦敞開，惜為戰亂所阻，除海州外均未克前往。

跟著到洛陽，運城，許昌，信陽，正陽等地，在洛陽時，一瞎子作見證說："你們在禱告時閉了眼睛，我卻禱告中睜開了眼睛，重見光明。"某西人說："這是上主之恩，並非宋氏之功。"尚節說："阿們。"

到百家村的南關桃，在可容一千二百人的大禮拜堂開會，附近幾十縣的代表齊集，病人到者尤多。那裡的西牧，曾將其愛女嫁與廚師（中國人），此時女及女婿也來聽道，西牧接待他們倆，同桌吃飯，充分表現他謙卑，和藹，聖潔，仁慈諸美德。

到太原，一位到車站歡迎代表，沿途稱讚尚節歷久不休，尚節作色對他說道："我來此為的是榮耀主，現在還未講道，你卻把我榮耀一番，這是何意？"那人才止住。住在潘醫生家，聚會則借一大車場搭棚舉行，山西各縣幾乎都有代表出席，西教士也來請求代禱，可見其虛懷若谷。此間的西人為傳福音之故，漢服漢食，與華人共同生活。一啞吧遠道而來，趕不上開會，就痛哭起來。牧師就求尚節憐憫他，為他代禱。尚節說："主用我，難道不能用你？"牧師說："能。"尚節說："那麼，為他禱告好了。"他無法，只得為他禱告，果然蒙了醫治，說起話來，開口稱頌上帝。尚節說："牧師，是不是主的忠僕都可彰顯主的大能？以後再不要依賴宋某了！"

回上海後，準備到福州去，舉行華南區基督徒佈道團查經大會。本來北平要尚節去舉辦第三屆全國查經大會，但主指示尚節："有困難，有阻擋。"他只答應於七月初旬聚會十日，可是他們卻偏要一月，答

應了半月還是不肯。尚節只好辭以"日後有機會再去吧。"不少職員團員便因此對尚節不滿，怪他"擺架子"；尚節也無法申辯。他抵滬時，北平戰雲瀰漫，不久"七七事變"爆發，主的指示這才為眾人所明白。

這時，上海固然風聲鶴唳，閩省也人心惶惶，尚節以為查經會可開不成了。不料福州來函百名傳道前來參加；不僅華南，而且華東華中，計有九省代表報名，會員總數約為一千五百名……"既然如此，則時局無論如何嚴重，尚節也得憑信心前往了。

四十五 戰塵中的勞瘁（1937 下半年—1938 上半年）

一 江浙一帶

華南區基督佈道團查經大會，如期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在福州舉行，雖時局不靖，幸交通無阻，九省 代表均能先後到齊，閩北各縣的領袖人才幾乎全到，計有代表一千六百餘人。大會開始時，報紙曾加以攻擊，後來因戰事緊急，才無暇過問。這次的會，著重在靈程，生活，工作，俾會員能兼有熱心，知識，與能力。 八月九日結業，領證書者凡一零零二人。

八月十日，尚節和江浙代表乘輪北返，十二日午後抵滬，入夜"八一三事變"突發。若遲一日，即不得上岸。於此可見主領之準確與奇妙。

照尚節原定八月二十日 束裝就道，先赴溫州，現在交通阻隔，如何首途，實在成了問題。但主仍然命尚節踐約前往。他只好抓住應許，遵旨而行。

八月十八日，即八一三事變爆發之後五日，黎明到南火車站，見成萬的難民在車站上擠得既滿且密，實無法再擠得上。尚節於是請站長准他廁身車頭，不允；有一位元蔡姊妹替他查問火車消息，卻給站長罵道："這時候還傳什麼道！！"尚節默禱後，另一人卻准他坐在煤炭廂上，那是沒有蓋和座位的地方，總算聊勝於無。等了兩個鐘頭車才開行，日機在空際盤旋，隨時可投彈或掃射，但尚節經禱告交托後，即把死生置之度外，一心信靠順服。沿途幾度下車躲避空炸，雖時聞爆炸聲，此車幸終無恙。到莘莊才接上車廂，經松江而至嘉興，甫過一橋，那橋隨即被炸斷了。列車繼續開行，路上烈日煎炙之下，把尚節的表皮曬得紅了，黑了，焦了，脫了！

夜抵杭州，遇范光榮牧師，便由他招待。到家用二大桶水洗了三盆澡，水還是濁的；風塵之苦，可以相見。是夜警報頻作，但尚節因旅途勞頓，自呼呼入睡。翌日，有人送他過錢唐江，江畔人山人海，在等公共汽車。尚節見此情形，即決定先搭汽船走一段水路。幸得一位姊妹幫忙，安然過江。半夜抵百官，客棧已滿，投宿無門，只得在車站席地而臥。火車來了，難民一擁而上，尚節夾在人群中，不由自主地被擁上車，沿途有人投進麵包，難民爭相搶接，尚節卻接不到；即接到手也送不到口，只好

挨餓。

上午十上時，到寧波，叨擾伯特利會，行旌仍指向溫州；雖無舟車代步，且沿途匪徒出沒，然溫州；乃此行第一目標，非去不可。二人伴他到拔茅，候車達天臺，再轉到寧海，一童子引尚節往見聖公會牧師。這位牧師前在杭州聽過尚節講道，所以一見如故。是日欣逢主日，當晚尚節領會，講"迦南婦之信心、"夜宿某會友家，有人懷疑尚節為汗奸，多方查詢窺探。牧師去電通知溫州，教會派陣人踏腳踏車來接他，其中兩人半途折回，另二人亦未遇，徒勞往返。翌日，不能再等待了，只得分段坐轎子或人力車前往。

二十五日抵溫州，當天下午卻開始聚會，到者約二千人，使尚節覺得連日的旅途勞頓，並不徒然。病人請求按禱者多得痊癒，益使他深得慰藉。轉往溫嶺，那裡原有三四千名聽眾，且已為六百名代表預備了食宿，現因時局關係，臨時取消。許多人因怕日機轟炸而不敢前來，那些自命屬靈的靈恩派又不屑前來，以致初期到者極少，只一二百人。有十幾位"傳道"，大半老嫗，既不識字，又未受真理訓練，因此只知道講異夢，停異象，根本不傳聖經。其中有些人一受按手，即僕倒在地，以此即為聖恩！

這時到北方的路，看來已不通了，即使還通也非常危險。許多人規勸尚節不要到山東去。同時平陽，里安，南昌，福建等地都有邀請，在人看來，是應該南下，而不北上的。但尚節禱告求主清楚指示，請豁免赴魯之行："主啊！我所擔的苦差夠了，求他容我達裡吧。"在溫嶺聚會的最後一天，禱告更為迫切。是晚，尚節做了一個夢。有一人對他說："宋先生，你來，來我們北方工作。請你就去不要怕，一路可以來平安，你放心來好了。我們這邊有幾千萬人等著你，你來吧。"尚節醒了，就對主答應，願意順服，照原定計劃到北方去。本來他已臨時取消嶧縣濟南，煙臺的約會，今主已有明白指示，只好憑信心前往。北上須取道杭州，尚節遂經澤國，路橋，而到黃岩，沿途無近代交通工具，只好乘船，坐轎，或步行。適管理全嶺的內地會某西牧師剛來自煙臺，使尚節如聞空谷足音，大得安慰。他也很為靈恩派擔憂，與尚節大有同情。

途經新昌，順便領會，講哥林前書第十三章，使會眾瞭解"偉大的愛"。這裡有張靈，俞成華二君分任聖職；他們都是尚節所結的佳果。

到杭州，有信徒告訴他，有一輛長途汽車可直達山東。尚節聽了不勝雀躍，連忙去買票定座，同時電告山東各地有關教會。經南京，晤李既岸牧師，知戰局緊張，多人業已逃之夭夭了。

二 山東

夜渡浦口，仍乘汽車經臨城而抵嶧縣，算起來只比原定時間遲了一日。因時間匆促，未及普遍通知，故到會人數不多，每會僅三四百人，但分子較單純，其中領袖占七八十人。以後到會者越多，聚會一

周，得救者竟有八千人。

到濟南，其時，雖四面楚歌，障礙重重，然仍照堂開會。剛到濟南那天，曾聞爆炸聲，於是富人多逃往內地，窮人則前來就主，某日，尚節正在講天堂地獄，忽聞警報，人心惶惶，秩序大亂。尚節教他們鎮定："若中了炸彈，無異集體直升天堂；倘死期未到，必毫髮不損。"大家這才安靜下來。會後始知防空當局誤信謠言而發警報！齊魯大學學生也來與會，救了一些大學生；該大學不久便遷往四川了。

煙臺雖天天有日機過境，然未遭空襲，故民心安定。會後買赴開封車票，卻買不到。尚節連心性告訴主，看他怎樣安排。忽有一人送來車票一張，說是晚天代買的，使尚節大昨鼓舞。

車抵崗山，因聞泰安被炸而不敢前進，如此時行時止。後來聽說走在前面的快車被炸毀了。可是尚節所乘的列車卻安然經徐州，於半夜到了開封。在這樣的時局裡，想不到仍有千人聚會，其中不少為政界人士，也有從前反對尚節的人。會所在宋門關外，進值戒嚴，晚上七時即不許出入，只得向當局交涉。結果，聽眾由牧師率領便可出入往返。

三 陝豫皖一帶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尚節到了西安。這裡的教會多年渴望尚節前去，尚節也為西安禱告了兩年，這一次主才叫他去。去了，果然看見主的榮耀。原來這裡自從七月以來，一直下雨，幾乎沒有一天晴朗。可是到了會期的前一天，忽然雨止雲消使附近各鄉鎮的慕道者可以到此開會。會期為期八天，沒有一天下雨，到會人計有來自附近鄉鎮者四五百人，孤兒千余人，連本地住民，三股洪流，匯成人海。被派往四鄉作戰時宣傳的學生，多乘機前來聚會，得救者有前任縣長，農林學校校長等。會後第一天亦未下雨，這當然是讓各地來此赴會的方便回去。第二天，又下起雨來了。

山西內地會請尚節到運城去。尚節也為此禱告了半年，由西安到運城，須橫渡黃河，河面看來雖只有五裡左右，但水流湍急，好不容易才到風陵渡口，又值大軍調動，火車全被軍隊徵用了。風陵渡到運城還有二三百里，尚節又患腳痛，怎走得動？尚節仰天大呼，求主施恩憐憫。於是謝長老特去看站長，請他"為宋博士留個位子"。站長問："那個宋博士？是到處領奮興會的那位麼？我在吉林聽過他講道，我願意為他想個辦法。"於是這部軍車果然破例一位平民，把尚節運到城來。那時，雖風聲日緊，到會的仍然踴躍，尚節為五百人祈禱，組了七八十隊！閉會的第二天，學校即告解散，可見戰局之迫在眉睫。

本來預備向北行往順德已失陷，只得折回，南下赴安徽懷遠。可是此時連渡船也被軍隊徵用了，人民等了好幾天還不得渡河。尚節祈禱："主啊，我是天國的軍兵，為了靈界戰事方殷，急不及待，求你使我渡河，我願為你衝鋒陷陣。求主帥領！"奇妙！來了一人，不由分說把尚節背上船去。（尚節想：也

許他以為我是病兵吧？）但尚節的行李還在岸上的楊牧師處，於是"急急發個無線電給萬軍之耶和華"不片刻，果然行李也給送來了。尚節想：真是莫名其妙！

渡過了黃河，還得上潼關。山路窄小，且雨後泥濘，又是尚節從未走過之地。他仰視陡峭山岩俯瞰滔滔河流，實在不免心驚膽戰。"主，我的腳這麼痛，走康莊大道尚且步履蹣跚，怎能跑此羊腸山徑？我若死在這裡還無人知道吶！求你賜我膽量，加我力量，並差一人來助我提箱子，還要是誠實的！"讚美主，你求什麼，他就給什麼，果然來了一個人替他提箱子。尚節也膽壯心雲雄，腳力陡增，一口氣健步如習的跑到了潼關！（尚節有一次在上海車站給腳夫騙了一個箱子，所以他這回求主差一個誠實人來。）

由鄭州赴懷遠時，在徐州車站睡了一夜。到懷遠後，尚節見牧師會務忙迫，家中又無工人，不敢打擾，便在西教士住宅寄寓，情願往返奔走，吃學校的簡單伙食。人們說他高抬身價，看輕中國同工。適蒙城牧師前來與會，竟也因此地尚節發生誤會，不敢請他去蒙城領會。

但是事實勝於雄辯，撒但的詭計終不得逞，尚節終於之到了蒙城。從懷遠到蒙城時，最初是坐小船，逆風而行，慢！舍舟乘車，車壞，只得在腹饑足跛中行二十餘裡。到了蒙城，牧師立即聲明，大家正忙著趕築公路，恐只有婦孺到會。果然，到會的人少得可憐，七八十人中，眼花耳聾愛打瞌睡的已占了三分之一強，其餘為十幾個看熱鬧好吵鬧的孩子，十幾位姍姍來遲的領袖及一些羸弱的病人。天氣是那麼冷，尚節站在臺上周身發抖，氣氛又那麼悶，雖拼命宣講，仍不見有何效果。尚節覺得非與主摔跤不行："主啊，我從來沒有這麼順服忍耐，你怎麼還不動工賜福呢？"讚美主，聖靈果然在人心運行，先讓一二老太太夢見白衣人揭露其罪，叫她們趕快悔改信耶穌。她們輾轉傳述，漸有教友聞見而來。有一名叫王順的十七歲啞吧，受按手禱告後即開口作見證。某長老身生頑瘡，禱告後即皮脫癢止。風聲所播，來者愈多，會場頓呈熱鬧。

坐人力車跑一百三十裡到宿縣，敵機不時過境，傷兵常來騷擾，尚節又體弱失眠，疲乏已極，但一見七八百名聽眾，便把這些麻煩困難都忘記了。有一濟南某高中畢業女生，從未聽過福音，此次逃難到宿縣，在一間教會學校任教員，住在友人李小姐家裡。李小姐帶她去聽尚節講道。她聽見他說："人人都有罪，你有罪是該死的，要下地獄。"她回來怒怒謂其友李小姐曰："我不去了。那裡是講道？罵人罷了。我做錯事，我母親還不管我，他卻敢來罵我。"李小姐說："宋先生怎能認識你他會罵你？"她說："他在罵我，他講的句句話都是罵我。我不聽了。"第二天，決定不來聽了，但經其友多方勸導，又去了，聽到一半，對李小姐說："他還在罵我，我幾乎給他罵死，我怎能坐在這裡聽下？"但李小姐拖住她，勉強聽完。回來他小姐道："那些人到前面去做什麼？"答道："認罪禱告。""有什麼好處？""可得平安。"她不信，以為是心理作用。

第三天，聖靈在她心中作工，她也知罪難過起來了，對李小姐說："不得了，我心中也感不安哩！！"

李勸她上前禱告，她仍不以為然說："我死也去試。"但心中越發不安，因聖靈照她，顯其隱而未現之罪。第四天更難過，甚至饑不思食，夜不成眠，獨在斗室哀歎。其友催她趕快在主前認罪求赦，好得到平安。她依舊不信："那裡這麼容易，一禱告就可得平安？我不信。我也不去聽道了。我從前沒聽道心裡倒平安哩！"但第五天她再也擔當不了了，只得跟其友到會場去，且到台前禱告認罪，接受基督，果然得了釋放，安樂無比，面貌也改變了，對其友說："我現在嘗到赦罪的滋味了。我心上石頭已掉下去了。真是快樂！"她後來還勸服了她的父母，都信了耶穌。她自己還奉獻了生命做了一個傳道人。

那時為一九三七年杪，南京已失陷，尚節接上海宋師母來信，知西門舊居被搶，所有行李家俱，損失殆盡，即書籍與信件也均已失落。尚節聞訊，在日記裡寫道："二萬冊新書算不得什麼，四五萬封信倒是無價之寶。我很想回家，主卻不准許，催我到阜陽去。"

三天的路程不勝跋涉，一大清早便坐人力車動身，晚上八時許到蒙城，距目的地尚有一百八十裡路。雇不到汽車，只好再乘人力車。那知跑不到三十裡，車夫便喊腳痛了；再走十幾裡，車也壞了。姑且學坐獨輪小車吧，輪上平鋪木架，一邊坐人，一邊放行李，人要順勢前後俯仰，以維平衡。車夫手扶架杠，從後往前推送。走不數裡，震動尚節"心都跳出體外。"尚節對主說："主啊為何越來越苦？"主說："我要訓練你到完全順服的地步，無論處何境遇均不怨不怒，還要知恩感謝上帝。"

安徽阜陽的信徒相當愛主，教會頗能自立。七天的聚會都很熱烈，病人經按手禱告後亦多痊癒會畢，經周口漯河赴河南許昌，沿途四百里朔風撲面，冷徹肌骨。到許昌時值深夜，無人迎接，饑寒交迫！那晚恰好是一九三七年耶誕節，也只好象牧羊人一樣，徹醒守候到天明。次日，耶誕節聚會，到者約二千人，尚節播講基督降生佳音，獻心與主者大有其人。

信陽講道以後，其時鄰省安徽合肥已失，尚節本擬返滬，但上帝不許。同時正陽信義會的會督牧師等再三請求，並派汽車迎接，尚節遂前往。正陽信義會的西教士多不逃難，使尚節深表欽敬，但有三人最使尚節感動，一個是十歲的小孩子，走一百里路前來聽道，問他為什麼這麼渴慕，他說："爸爸在別處聽道悔改，現在變好了所以我也要來得這個恩典。"一位是婦人，因接其夫來函，說在其處聽道悔改了便去電叫他回來，好陪她去聽尚節講道；但他還未到家，她已迫不急待，自己先行赴會。還有一位青年姊妹，因土匪猖獗，不能赴會。第三天，她試試要來，半途遇匪折回。第五天，她自思不去就再沒有機會了，於是冒險沖出，走了一百里，遇一醉漢，向她開槍，腳中二彈。後來這人酒醒了，非常難過，問她要到那裡去。問明瞭，他連忙叫人抬她到正陽禮拜堂。尚節問她："痛苦嗎？"她說："只要得聽道，死亦甘心！"她躺在布床上聽道，許多人從她口裡得力量。

由正陽搭車經漢口轉香港，一路順便做堅固信徒的工作。由香港乘輪赴滬，抵家之日為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一日，適為舊曆戊寅大年初一。

四 在福建

上海基督教佈道團請尚節於二月二十日 至二十七日主領退修會；在這裡講的八篇講章，後來都印成小冊。退修會畢，便遄往福建。

福建長樂有一姊妹，于一九三四年在外蒙恩，回長樂後極力勸導一班新派人士向基督投誠，又組一佈道隊，高舉十字架旗號，一九三六年她赴廈門參加查經會，返鄉後又增組佈道隊五隊，把道種遍撒各鄉，禮拜堂因此而每會滿座。這回尚節來此領會，概由他們負責招待。聚會七天，值日艦進迫馬江，飛機場已被炸，人心忐忑不安。某晚防空演習，不得開燈，只好在暗中講道。惡者同時多方阻擋。某晚，學生須去歡送某要人，不能到會。長樂黨部本來要禁止尚節聚會，後經一位何太太央其夫多方疏通，才收回成命。

在長樂領了通行證，來到羅源。這裡的聚會亦由一姊妹領導。羅源縣長派人叫尚節到縣政府去面談，黨部指導員複前來催促，尚節告以不能前來謁見的原因。但黨政方面均要求尚節在會中多作愛國救國的宣傳。尚節說："若罪人都悔改信主，遵守天國法則，自必身為愛國良民；在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傳道才是救國愛國的根本吶！請你們也來聽聽吧！"果然來了二三十人，到末後科長等也悔改了。

到甯德，事先甯德的牧師大事宣傳，說尚節會行神跡，號召了二三百病人，風聲傳到黨部。黨部指導員為一天主教徒，便在營長面前播弄是非，說宋某是個瘋子，曾被廈門黨部驅逐。戰時軍隊有權干涉民政，於是營長下令把那將舉行的聚會禁止了。

在主領導之下退到連江，因城裡的禮拜堂靠近菜市，太過喧鬧，後移往城外醫院開會。但醫院所在地又太過僻靜，後怕歹徒滋事。主特安排教導團通道慕道的官兵二三十人，前來與會，這樣一來，什麼歹徒都害怕了，秩序非常良好。有一外教婦人，天天抱其六歲不能行走的兒子前來聽道，幾乎每次都到台前認罪祈禱。尚節告訴她，真心悔罪，誠心求告，一次便夠了。但第六日她還是抱孩子前來。尚節求主："你當日怎樣憐憫那迦南婦女，今日也照樣施恩吧！"接手之後，孩子還是軟弱無力，她再請尚節禱告。尚節說："你雖有信心，但不知如何支取主的應許如何接受主的恩典。現在你儘管讚美好了，不必再祈求了。"她果真不斷的感謝並讚美，三小時以後，她的小孩子會走了。此外，癱了二十年的牧師娘也蒙神醫治。有一個吐血不止的，立即痊癒，欣然獻上感恩祭，願每年捐獻二擔米。聖公會八十高齡的李牧師忽患肺炎，其女身為醫院院長，亦無法治癒。但天醫恩待他，為他斥退病魔，其女亦大感動，承認上帝的權柄超越一切。

折回羅源，坐轎經飛鸞，渡沙洽，複坐轎直奔霞浦及閩清兩地講道後，徑赴福州。

福州的奮興會於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開始，雖然是臨時的，但一般人信息靈通，即外縣也來了三

四百人。每日開會三次，到會者，晨約七八百人，午約一千五六百人，晚不下二千人。本來教會安排尚節住在范教士家裡，每日往返六次。但尚節知撒但必與他作對，為了便利事工進行，情願住在舊禮拜堂的樓上。第一個下午，來了幾名員警和一名藍衣社人員，在監視尚節，是晚有幾個黑衣人及一輛神秘汽車守候門外。但尚節于會畢隨即上樓，把鐵門緊閉，卒安然無事。惡者詭計多端，見無從下手，便改用筆桿進攻，許多威迫利誘的信寄給尚節，有一信說："國難當頭，應介組基督徒救國軍，到前線去為國效命。"尚節心裡想，我豈巴蘭之流，為名利所引誘，為政治所利用？他於是在講臺上報告："奉主之命，專心傳道，其問題，暫為擱置，統希原諒。"

福州之會於五月六日 結束，適興化西牧連翹蒞榕。福建美以美會會督高智便介議為宋尚節按立牧師。尚節答應了，按立典禮便在奮興會最後第二天，卻 五月五日上午九時 舉行，高智和福建美以美會的牧區主任數位，接手封受宋尚節為長牧師。長牧師是美以美會的職銜，信徒一定要先受封為副牧師，然後可晉升為長牧師。尚節之受封為副牧師，是五年前的事。那時他之所以答應受封，因為有許多人說，他常罵牧師，只因為他自己不是牧師。為了消除這個誤會，會便答應下來，卻從不曾用過這個頭銜。

封牧師後，尚節和興化的西牧偕返。到了興化，尚節因安南會期在即，並不停留，即遄返廈門，抵廈，則赴港的輪船剛於五分鐘前開行，無可奈何，只得留鼓浪嶼辦赴安南手續。

四十六 安南雲南之行（1938年5月至8月）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清晨，日軍進襲廈門，難民紛紛渡海到鼓浪嶼逃難。正午砲聲隆隆震耳，尚節在山上遙望戰況。是午，赴某愛主者離別宴會，那是日前預定的，使尚節想起詩篇第二三篇的名句："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翌晨，尚節和一千八百余難民乘豐慶輪前往香港，啟碇不久，廈門便告失守。十三日抵港，要十八日才有船赴越，算來安南之會是不能如期召開了。等船時，在港工作——尚節是不肯浪費片刻。十三晚卻召集佈道團團員開培靈會。十四日午在九龍浸信會開會。港方當然不免怪責，但也顧不得許多了。可是九龍浸信會的禮拜堂容不下越來越多的人，乃假民生書院聚會，用播音機播講。

二十日抵安南海防，先到北越的河內，聽眾不多，由某法人為尚節譯成安南語。尚節嫌他譯得太慢而且枯燥，他倒嫌尚節的道理太淺。但是這淺而"愚拙"之道卻在河內救了百餘人，激勵了五十五人獻身事主，並組織了三十八隊的基督精兵。

河內工作後，乘火車經西貢遄往永隆，因為宣道會在永隆正開年會，南部領袖在此雲集。永隆中西同工均能與尚節同心，果然光景不平凡，第一晚便有二二人蒙恩，多人徹底打開棺材，爭作見證，一

時無法制止。有一次講道時，他在台下選四人不知其用意均洋洋自得，以為做了臺上人物可以大出鋒頭。他們上了台，尚節便在他們的黑衣襟（此地人喜穿黑綢），用白粉寫各樣的罪惡：一人是"貪財"；一人是"好色"，一人是"打架"，一人是"說謊"。寫了以後，聽眾均暗暗稱奇，因為各人身上寫的，正合各人的身份，特別彰著的是後兩位。那位"打架"的，那天早上恰和太太大演全武行。那位寫"說謊"的因犯姦淫，曾被人指責，但他矢口否認。一時台下竊竊私語，以為宋博士果有使徒的恩賜。

到西貢，在堤岸的華僑禮拜堂講道。白天聽的人不多，座有餘席，故歡迎安南人參加，多一人傳譯。六月九日，為尚節在堤岸講道的最後一日，他以"獻身傳道"為題，鼓勵信徒傳揚福音。會後站起來表示願為主服役的，有三十一人。即時組織一個"證道團"，共分十五隊，每隊四人，每隊更由尚節親受十字旗一面，每人立志每週至少證道一次。從此之後，西貢堤岸之華僑教會便蓬勃起來。在西堤岸講道時，擔任翻譯者為韋郁良牧師。某次，韋牧師胃病驟發，痛不可支，向尚節請辭。尚節說："我自己也在病中，而且痛楚難受，可是仍然要大聲疾呼勸人悔改，請你不要以此為慮，還是勉為其難吧。"於是兩位上帝的僕人，在身體的患難中一講一譯，表現了對主的忠心。

旋往中部的峴港，每次來聽道的有四五百人。有一粵籍華僑患骨癆多年，特遠道前來求醫。尚節要他聽道信主，除欲清罪，疾病便不難根治。但他聽不懂尚節和譯者的話；只好拿奮興演講集給他看。他看了非常渴慕，一邊讀，一邊哭，會眾對他大表同情，為他代禱，果然看見上帝的榮耀，他的積年骨癆突告霍然。

搭火車回到河內，這裡的人堅留尚節講道。但尚節已決定要在六月十八日趕到雲南昆明，不能稍事停留。由河內轉車赴昆明，沿途經一百二十個山洞，十幾座鐵橋，但氣候清涼，使尚節不覺勞頓。

昆明除安息日會與"小群"外，其餘的堂會一致聯合請尚節領會八日。其初，不知是心硬或是臉皮薄，彼此觀望退讓，聽眾總不敢上前跪禱。但尚節忍耐等候聖靈工作。主果然廣行神跡，醫治了兩個瞎子和兩個啞吧，轟動了遐邇，最後連"小群"的人也來聽道了。

乘又舊又壞的汽車，趕一百三十五裡的崎嶇小路到楚雄，受甘素貞女西教士接待。甘教士原名 Cornelia Morgan, 系美國人，二十餘年前來到中國，後來有一次在上海伯特利全國夏令會中得到復興，就來此從事開荒工作。那時楚雄的人民很反對基督教，同心合意的抵制她，誰都不把房子租給她做教堂或作住宅。後來租到一間鬧鬼的荒屋，他們又故意作弄她，收了她的租金卻把門戶緊閉，叫她無法入住。露宿了好幾夜，終於發現了一個狗洞，便鑽進去開了門門打掃了好半天，才勉強棲身其內。這時人們終被她堅毅不拔的精神與超卓的信愛所感動，不久即化敵為友，且有百八人歸主，設十一所分堂，開了七縣傳道之門，並獨力建立滇中伯特利（與上海伯特利無工作及其他任何關係）。她穿漢服，吃中餐，刻苦謙讓，克己忘我，專心愛主愛人，但仍然有一位姊妹專門反對她。這人原是的同工，後來因妒忌猜疑而離開她，就被魔鬼利用，特在城外創立一所"耶穌教會"，為的是與匡教士作對，對她多方攻擊

破壞，蓄意把她趕走。

楚雄開會情形熱烈，鄰縣代表就有一百三十多名，韓愛光教士也帶了十七人前來。一個癱瘓了十一年的病者蒙了醫治。上面所述的那位甘教士的"敵人"也前來與會，其目的本在刺探聚會情形，可是她一到便給聖靈抓住了，在會場中起立認罪，痛悔前非，並做見證說："我以前所傳的並非真道，一切所作的盡都屬乎血氣，現在我才認識自己。幸虧甘教士不同我計較，不象我這們愚頑。如今我心裡的'恨鬼'已被趕出去了，才覺得人人皆可愛，尤其是甘教士。"

在楚雄天天下雨，公路因土崩阻塞，停車已五六天了。但尚節得趕往大理，領六月十日的會，怎麼辦呢？感謝主，六日閉會的前一天，天突然放晴。九日凌晨四時左右，主命尚節起身到燕車站去。尚節遵命前往，果見某專車正要啟行，卻不許他搭車。他大惑不解："難道主特叫我來目送別人啟程？"此時又見有車一輛，卻是兵車，沒有尚節的份！但姑探詢之，司機說，只要肯付車資二十一元，便可通融。尚節便上了車，到鎮南才知道先行的"專車"，因恐軍隊徵用而不敢前行，而尚節所乘的卻是軍車，盡可通行無阻，主的安排真是奇妙。但還是更奇妙的。路過沙橋（即韓愛光工作處），軍隊強要在禮拜堂留宿，幸有尚節在，無形中做了他們的保護者。主在昆明選召了一位侯小姐，導她到楚雄與韓光愛相識，不久即成莫逆。楚雄會後，即隨韓到沙橋一同事主。韓在幾日前得主指示，知尚節日內將過其境，特在樓上為他預備客房，現在尚節果然到了而且是隨軍前來否則，韓雖因老成而不怕，侯小姐卻不免提心吊膽的。是晚，三人同心禱謝之後，各自安然就寢。

翌晨，仍坐軍車向征途邁進，儼然身列軍旅，奉命奔赴前線。軍因受不住崎嶇山路的顛簸，不時出毛病，後來竟戛然停止。士兵紛紛下車準備步行，可是尚節怎能走這百余裡路？就是能走，也趕不上他們，必致落伍而成為荒山的獨行者。這怎麼行？於是尚節鼓勵司機耐心修理，且大膽保證："這次一定修得好，因為祈禱我的上帝。"果然，馬達又響動了，士兵也爭先上車，司機且怪尚節早不禱告吶！

五時許抵下關，距大理尚有三十裡路。陳玉玲女士在下關開荒，現已有七八十名慕道友，她請尚節留下管領會，尚節不能答應，只請她派十人到大理參與。於是尚節改坐人力車繼續前行。

大理人心剛硬，傳道六十年來僅有二十五名教友。第一天早上，尚節與中西基督徒先舉行了一個九人禱告。禱時，尚節禁不住淚如雨下。結果在大理救了九十六人，並有十八人獻身事主。

回下關而沙橋，有二十余人陪尚節步行百余裡赴姚安。行了才十裡路，天色突變，黑雲蔽天。尚節求主封住雨點，好在陰涼中趕此遠路。同時甘素貞教士也由鹽豐赴姚安，那是與沙橋方向相反的一條路。她看見沙橋那條路雨雲密布，料尚節正在途中，怕他受雨打之苦，便求主降雨在她那邊，情願自己冒雨前進。及抵姚安，知道尚節果未遇雨，便欣慰如慈母，雀躍如孺子，使尚節感激不盡。

姚安城雖因驟雨積水，然到會者仍不少，且有人從鄰縣如鹽豐姚州等地前來參加。前此迫害甘教士的那位同工，其丈夫也親自到會，當眾承認他原擬置甘教士于死地，如今知罪悔改，嫌恨冰釋，從此化敵為友，同為主徒，同心興旺福音。多人因聽了這番悔過的話而感動，被造就，得復興！

傳教士在廣通設幼稚園，時往監獄佈道，其教會擁有七八十名會友，她親陪尚節自姚安繞道鎮南楚雄而至一平浪。起初她騎驢，尚節坐轎，可是到了鎮南以後，雇不到轎子，她便步行九十裡，無論如何不肯與尚節輪流乘坐，幸虧楚雄之後那一百四十多裡路雇到了轎子，否則尚節坐轎上而讓她在後追隨，實在不好意思。距一平浪約十裡的舍資，其女教士年只二十餘歲，在那荒僻的小村落裡，以每年四十元的代價租一陋室，且收養一缺唇的女童為伴，月用十五元，生活簡單刻苦，其房中除一床一桌外別無長物。此次她特來一平浪送行，使尚節感歎道："雲南得天獨厚，有那麼多的中外男女到彼開荒佈道，尤其是這幾位女教士，青春年華即離鄉背井，不遠千里而到此荒僻之區。備受孤單，艱辛，貧困迫害之苦，自願獻身為活祭，且願葬身異國內地……尚節，尚節，毋負昂藏七尺軀啊！"

搭汽車到昆明，於八月四日清晨 離昆明繞安南經香港返上海，本定五日一早抵河內，十一時可達海防，十二時乘輪東向北上而返。不料滇越鐵路途中前後延誤了五十一分鐘，勢必趕不上由河內到海防的下一班車。這把尚節急壞了，就求主把開往海防的車扣留一小時。讚美主，他果然有辦法，並不誤事。尚節一抵河內，即急忙下廂時，車身卻蠕蠕移動。尚節快樂得發呆了，站了好一會才去找座位！

四十七 泰國星馬之行（1938 下半年）

一九三八年酷暑初過，尚節應邀前往泰國。他所乘的船初抵曼谷時，美國長老會麥高姊妹和一批的中國代表，連翩上船迎接。他們一看見發壓前額的宋博士，都有一種快慰平生的感覺。

最初的奮興會，在曼谷心聯堂舉行，每天三次，一連七天。早上和下午的兩次，都是對信徒講的，其性質為培靈，中國信徒都熱烈參加。外國的傳教士，雖也參加，但因為聽人說過尚節是"感情派"，所以參加時都有戒心；但後來聽見尚節講都是純正的道理，便都放心聽講了。

晚上的聚會，則是佈道奮興性質，聽的人越來越多，華人泰人都有，尚節用英語講道，並用泰語和潮州語譯出。一晚，他講的是路加第十九章首段撒該悔改故事。他希望大家象撒該一樣知罪認罪賠罪，還要舍財濟貧。講到後來，他還加講一個如下的故事：

有一個寡婦，只有一個兒子，愛他之至。可惜這兒子不知他母親如何愛他，只知母親對他不加管束，便學做壞事，起先賭錢，死賭濫賭，後來便做起賊來。最後被官府捉住，關下牢獄，罰金五百元。他母親仍是愛他，要替他贖罪，可是缺乏五百元的現金。她不絕望，打算做苦工，為人挑石頭，每一擔一百錢，計畫作苦工幾年，積到五百元，而後把愛子贖出獄來。於是天天挑石頭，不辭辛苦，一不留

心，跌了一跤；跌得重，把手跌斷，流出血來，暈倒於地。一個財主來到她面前，把她救起問她說："你老人家為何要挑重擔，做這苦工？"她說："唯一的兒子犯了罪，下在牢獄，要贖他出獄，須用五百元，我無錢，只好來作苦工，謀積蓄幾年把兒子贖出來。不幸我今跌壞了身子，我何能去贖他呢？"言畢不禁淚如雨淋。財主看她委實可憐，便把五百元錢給她，使她能夠贖出兒子。她把錢呈給官府，兒子釋放歸家，她對他說："兒呀，你看我的手斷了，我用我的手折下來，換你歸家，你再去賭錢嗎？"她兒子痛哭起來，此後有人引誘他去賭博，他便說："我不能再賭了，我要再賭對我母親不住！"

說完這個故事，他便對聽眾說："親愛的弟兄姊妹，主耶穌怎樣愛你們，為你們居於罪中，他甚至捨身在十字架上，來救贖你的罪，慈愛的主為你的緣故，受頂大的苦刑，你難道不該學撒該立刻立志，與罪決絕，一刀兩斷，做個重生的人嗎！望你們能如撒該一樣，徹底認罪，不但做個得救的人，也能做個愛人的人。"

聽眾當中，有不少是以前在汕頭聽過尚節講道的人，他們都說，宋博士現在的講道，更理智，更深刻，更有系統了。結果約有七百人表示悔改信主，有十餘人表示獻身事主，組織了三十幾個佈道團。這些佈道團的團員，規定每星期最少出去證道一次，每個月舉行月會一次，以培養靈性，交換經驗。據麥高教士的報告說："泰國的華僑基督徒如此熱烈振作，是她從來沒有見過的。這是他們為復興禱告三十年的結果。"

曼谷以後，尚節赴泰南佛統講道七天即轉赴星加坡。

到星之翌日，尚節即在星洲錫安堂舉行南洋基督徒的培靈大會，為其期十日。到會的人多，講者和上次一樣滿有靈力。佈道完了以後組織了五十一隊的佈道隊，連以前的共為一百八十三隊。在一九三五年已成立的星洲基督徒佈道團，現在越發充實了。在去年五月十四日成立的金煉靈修院，在吳靜聆黃碧鑾等姊妹苦心經營之下，已有良好的基礎。尚節見這些組織，又看見了許多他所結的果子，所復興的基督徒，都能盡愛主愛人的本分，便覺得衷心安慰，越發知道迦瑪列所說的話是不錯的：所謀的所行的若是出於上帝，就不能破壞。

十一月十三日尚節講啟示錄三章七至十一節，大意如下：

"第六個教會非拉鐵非不但聖潔真實，還拿著大衛王的鑰匙，開了就沒人能關，關了就沒人能開，主知道他們和行為，有點力量，並且遵守主的道，沒有棄絕主的名，主就開傳道之門，既然開，就沒有人能關。去年我往陝西西安，看見了千餘年前的景教碑。景教是假冒的基督教，雖然傳入中國一時，不久便銷聲匿跡了，故關了就無人能開。

"我天天背負十架，走這條窄路，傳福音，上帝卻為我開傳道之門，如臺灣，南洋，國內各地方，越開

門就越大起來。親愛的兄姊若你肯背十架，上帝一定為你打開傳道之門。有人問我說："宋先生！你傳道，有掛什麼招牌沒有？"我說："我一概沒有！我只是傳十字架的道理。"

"我在福州開會前有個博士先來領會，教會事前為他籌備鼓吹，學校也放假，但一到我來開會時，竟沒有人肯來赴會，學校也不放假，沒有人理睬我。但是我不傳別的，只有高舉主耶穌的十架。有人對我說："宋先生！你是科學博士！為什麼不講科學？只是講天堂地獄，太呆板了。"我說"科學我忘記了，上帝已經把它拿去了。"我傳十字架，雖然呆板，但是主的靈做工，人數越來越多，學生也自動放假來聽道了。赴會時間，雖然下大雨，但是每次講道，座位都是非常擁擠，後來竟有一百多人跟我到上海去。可見上帝已經開傳道之門，就無人能關。

"遵行主道，愛主榮名，我可舉一人為榜樣。有一位李弟兄，本來穿西裝，非常時髦，信主後奉獻到蒙古傳道。每晚在沙漠中睡覺，白天則在帳棚中傳道。他穿起蒙古人的衣服，又因久未剃面，滿臉生毛，和蒙古人一模一樣，他若不告訴我，我必不認得他了。"

翌日（十四日）他講哥林多後書第五章十四節，說明他之奉獻生命，是受主愛主激勵，所以有生之年，皆為主而活，不為自己而活。講了以後，他看見台下聽道的人，女多於男，便講起呂底亞的故事來，希望大家在這末世做中國的呂底亞。

離開了星洲，尚節便到吉隆坡，怡保，太平，實兆遠，檳榔嶼等地開會，許多人因聽他講道蒙恩，許多掛名的基督徒因聽他講道而得新的生命，許多教會和佈道團都在這些地方組織起來。

可是，尚節的健康卻因為風塵僕僕勞瘁過度，而日漸衰退了，心臟衰弱，腰部疼痛，還有其他嚴重的症狀都相繼發生。但是他並不體惜自己，走完一地又一地，領完一會又一會，每天領會三次四次，習以為常，還要與來訪者作個人談道，而仍不肯休息！有一次在檳榔嶼講道，竟是用帆布床抬到講臺上。他到了講臺，用微弱的聲音對翻譯人講，然後由翻譯人用大聲向觀眾講。他這一次再說一遍從前在別處說過的話："我現在漸衰老疲弱了。拿著指揮棒在臺上蹦蹦跳跳大聲疾呼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一九三八年杪，他回到上海在家小休略享天倫之樂。為時雖至短至暫，但也少恢復了一部分已失去的健康。

四十八 爪哇初到（1939年春）

在家中略事休養以後，尚節雖不能如前健壯，但也漸漸康復，可以再度外出工作了。這時日軍已佔領華東，在淪陷區講道是不受日軍歡迎的，由淪陷區入腹地，縱不是不可能，也是極端困難的。這時唯一可去的地方還是南洋。在這有廣大華僑移民的東南亞各埠，尚節還沒有到過的，只有荷屬東印度。

那邊的華僑教會，早有邀請，尚節覺得這是答應他們邀請的時候了。

一九三九年正月，尚節到了爪哇東部的泗水，一般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華僑，都擁到禮拜堂去聽這位渴慕已久的宋博士講道，那裡華僑使方言複雜，不得不用兩個譯員，一人譯廈門話，一人譯馬來話，一左一右，站在尚節旁邊。

第一晚的講道，尚節講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講道以前，尚節先領會眾唱詩，那首他自己編的短歌"歸家吧"很快就給會眾唱熟了。唱詩以後，尚節叫會眾各人開聲祈禱，可是他們對這種祈禱方式，都沒有習慣，也就沒有回應。尚節於是叫他們跟他祈禱，他說一句，大家就跟著說。祈禱完畢，講道開始，許多人以前聽過尚節講道的，以為又要再聽一次耳熟能詳的浪子故事了。殊不知尚節雖特別喜歡這個題目，卻是每次不同，每次有新的內容，有新的力量。這回講得特別起勁。講到浪子貪戀世界時，他說：

"這浪子既然沉溺于罪惡，便把所有的錢財耗盡不留，費去許多金錢與精神得不到什麼，真所謂'快樂乃苦痛的淵源，'眼看快樂，立刻苦楚隨之。金錢既已耗盡，又遇著饑荒，饑寒交迫，窮苦起來。既然幾天得不到食物，為饑餓所迫，走去投靠一豬主，為他放豬——本來是一個財主，如今降為牧豬奴。到了這種地步，還不知回頭。離別父親時，對父親一刀兩斷，不留一物，如今呢？把所有的都奉獻給世界了，換來的是空無所有，一文不名，饑寒交迫，降為牧豬奴，肚子還不飽，甚至恨不得拿豬所吃的豆莢來充饑。食豬所食，他簡直變為豬了。這樣愛世界，真是空前絕後，愛世界，忠於世界，什麼都願犧牲，吃盡窮苦，還無所怨，變為豬奴，也頂甘心。若能把這樣愛世的態度來愛上帝，豈不極好？可是人愛上帝偏不盡心！啊！可憐之至。你看浪子這樣愛世界，到了這樣的地步，什麼都完，錢財盡了，愛妻嬌妾走了，朋友早已沒有，所有快樂都煙銷雲散，所有的都歸於空，他愛世界至於極點，其結局卻只是成績單上的零分，沒有一點得到，真如一個人到水中撈月，自不能得，卻苦了一夜，空手而歸！"

浪子講章講完以後，他請願信耶穌基督的舉手表示。起初是慢慢的，後來越來越多，如下蔚成手林。他於是叫人跪下認罪，以後他又籲請聽眾參加所有安排的聚會，一次不可缺席，因為他預備把全部福音在二十二次的佈道會中一氣講完。如果缺席一次，便不能全得上帝所賜的全備救恩了。

當地華僑對尚節說，大家雖然都樂於參加下午和晚上的集會，早上就恐怕沒有人參加了，因為人人在那時都做工辦事。尚節不同意，他認為全部信息必需在一星期之內講完，因為他只能留泗水一星期，而從主來的信息又絕對不能減少。結果事實證明尚節的意見是對的，許多華僑情願不開店門，不做生意，自己和家人店中人全去聽道！

第二次的講章是基督寶血的能力。他把耶穌釘十架的故事講得那麼真切，生動，深入，使全場寂靜無聲，針落可聞。各人不但聽見基督代表死的新聞，而且看見基督為他們的罪受罰受刑的行動！

此後他講活水天堂與地獄，信心生活，悔罪重生，獻身工作，耶穌再來……使聽者覺得每篇都是不可忘不能忘的講章。其中使人印象最深的，是他講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神的愛"時，先說自己的簡史，以證明人如何自私自利，和主的謙卑沉默，恰成對照；人如何自私自利，與主忘我無私，恰成對照；人如何自尊自義，與主之願與罪人同列，恰成對照——的確，人如此敗壞，是應該在十字架上釘死而百詞莫辯，但慈悲仁愛的主卻替我們在十字架上死了！

上帝的話象這樣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人人都看見自己的罪；同時也給予力量，使人人都想把自己的罪滌除。尚節在每次講道以後，總給人們以認罪和接受基督為自己救主的機會，尚節也答應為些徹底悔罪而渴慕靈力的人接手。荷蘭傳教士芭貝描寫會場的景象：聽眾的歡樂與熱情，簡直象大海波濤之洶湧澎湃！

這樣的泱泱千頃之波，是不能讓其旋起滅的——應該作為力量以在地上擴充天國。於是三人一隊的佈道隊一會兒便組織了幾十隊，許許多多的隊員，手持畫著十字的三角旗，在學校裡，在醫院裡，在泗水的街頭巷角傳講主耶穌基督。他們做見證以後，還要回來開會做工作報告，這樣一來，爪哇的第一個佈道團便成立了。尚節說，待爪哇各地的佈道成立以後，他還要回來開一個為其十日的訓練班，訓練爪哇全境的佈道團團員。如果現在的堂會面積不夠大，容不下這麼多的團員，就會另行蓋造寬廣的建築物來容納他們！

離開泗水前，尚節在一個早上宣佈要為病人舉行祈禱會。凡參加這會的，要有教會牧師證明他曾參加聽道三天以上。那天到會的病人非常擁擠，尚節講雅各書第五章十四十六兩節，叫聽眾知道治病者乃是主，不是油，也不是抹油的人，因為抹油的人不過是主的僕人罷了。講後，病人陸續上前，尚節便奉耶穌基督的名為他們抹油，同時吩咐病痛離開他們，凡是好了的，那天下午都來開會，在會後作見證。其中之一人是芭貝教士的同鄉，她的病是嚴重危篤的，但是一經抹油之後便痊癒了，以後便做了一位福音的使者。

凡是曾參加尚節在爪哇首次開會的人，見了他孜孜不倦熱愛靈魂的真誠，沒有不大感動的。在講道和聽者間，產生了一種屬靈的親熱，尚節好像父親，在福音裡產生了他們，在心魂裡疼愛著他們。尚節離開他們以後，他們便立志活出基督的樣式，心裡充滿著喜樂和聖靈。這是他們從來沒有經驗過的生活！

尚節隨即到爪哇中部的茉莉芬，梭羅，和萬隆，同樣播福音的種子，收屬靈的果子，不必細說。二月間到了荷蘭東印度殖民政府的首都馬巴達維亞，即今日之耶加達，華僑通稱為八打威，間稱巴城。

講道的地點是弘敞的葡萄牙禮拜堂，每晚有二千人聽道，為巴達維亞前所未有的盛會。講道的內容和

效果，和以前沒有兩樣。有一件事卻是值得記述的。

講到復活，有人問尚節說："宋先生，死後已經爛了，怎麼復活？"

尚節說："我告訴你們，我相信。因為說到科學，昨用科學證明。"他於是講述他離開實驗室以後從未講過的化學。

"取杯一隻礬一塊。礬是用一禮拜的工夫煉成的，然後以繩束好，頭端系一根柴，放入杯中水裡，用火燒水，礬溶化了，繼續加熱，不到一個鐘頭，水蒸發了，礬就完全恢復從前的樣式，並且比從前更美麗。"

基督徒死了，溶化了，然而號筒一吹，就復活起來，更象金子。金子熔化了，看不見，不要怕！只要五天的工夫，就會把金再集合起來，科學家尚且會把已經做成的東西，化為無，然後再取出，何況從無造有的上帝，豈不更能把身體復活麼？"

巴達維亞集會的成績，計有四百五十人表示信主，組織了四十六個查經班，還醫好許多病人。最後一次，又是為病人禱告，到者千餘人。有一荷蘭女子，年約十五六歲，身體肥胖，兩腿不能行走，由兩位男子——其中之一為牧師抬到會場來，到了尚節面前以後，那些抬她的朋友，先行走了（大約因為不懂話，不能聽道）。許多人都感驚訝，因為萬一不好，誰抬她回去呢？尚節禱告後，照例叫人走開，因為人多，不能停留。這位荷蘭女子，果然在禱告後自己走開了！

尚節於三月底返上海，爪哇之行，遂告結束。

四十九 泰國重遊（1939年夏）

尚節去秋在泰工作，留下極好的果實華人泰人一直念念不忘常有誠摯迫切的信，請他速履行再度赴泰的諾言。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八日，尚節由滬抵星，是日適為金煉靈修院的第一屆畢業典禮，他即刻到會躬與其盛，並對畢業同學致訓詞。跟著即在該院領會兩天，特向佈道團團員訓話，會畢匆匆赴泰。

五月二十五日尚節安抵曼谷，寓長老會西教士麥高家裡，同時受麥教士招待的還有泰人吉滴訕牧師等人。

這次尚節講道，全以馬可福音為經，以自己的經驗為緯。例如他第一天講第一章，題目是"靈的施洗"。

說到約翰身穿駱駝毛衣服時，他說："約翰把自己看作駱駝，這是旅行沙漠最好的工具。它每晨俯伏在主人面前，讓主人把重擔放在它的身上。同樣，我們做聖工，也要在清晨跑到主面前，求他把要我們成全的旨意擱在我們身上，然後負起使命，奔跑一天的路程。我每天早上都求主指示我該做的事與應說的話，不敢隨便。因我能按照上帝的命令去做，所以我每次，一講道可以使幾百人認罪重生。這工作的收效，出乎我意料之外。這因我按主的命令，去做主所已經預備的。若照我自己的能幹去做，簡直不能使一個人悔改。一個人悔改是天上許多天使所喜樂的，不是輕易做的事啊！"

尚節這次到泰，除對華僑講道之外，也在泰人的教會對泰人講道。泰人對他印象極好。吉滴訕牧師說："他談話很少，講道很多，祈禱最多。"

這次他所到的地方，除曼谷外，去青邁，佛統，佛丕，南邦等地。無論在那裡，尚節總是首先攻罪，最後傳出上帝赦罪的信息。人們哭泣認罪悔改以後，便樂於做見證，作聖工，紛紛加入佈道隊，每星期出發講道一次，後來且增加到每星期二次。

無論在那裡，講道的最後一天，必殿以祈禱治病。許多人都得醫治。吉滴訕牧師報告說："盲者能看見了，跛者能行走了，啞者能講話了，許多的奇難雜症，都得痊癒。而且這些痊癒，都是真實而持久的。"

因為治病有效，講道有力，對教會有功，尚節大受和泰人的尊崇。但尚節是不喜歡人太過敬重他，所以有一次在講道時說：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不要以為我是好人。說起來，我真慚愧，我真不配傳道。我本來是個強盜，是個大賊。我屢屢罵人，批評人短，撒謊騙人。十九歲到了美國，替人做工不誠實，做九點鐘報九點半。我滿口妄語，我的嘴是賊嘴。起先讀書成績好，考試一百分，後幾年因為做苦工，身體不好，精神疲勞，但要保守從前的榮譽，不肯讓成績降低，我便弄弊。我的眼是賊眼。我學化學，每次實驗，所用的藥物當極小心來稱分量，一分一厘都不得差錯。可是我精神疲勞時，不管什麼，隨便碰巧。我做的事欺騙先生，我的手是賊手。我滿心懷恨，最好眾人都死，唯我獨存，或眾人都比我壞，剩我一人最好，那麼，我的學問便無人敢壓。我的心是賊心。我的思想不潔，孤單無伴之時，我看小說，得到一二本愛情小說，我半夜三更也看，看不夠，還把筆墨來大劃特劃起來。我無一點愛心，我的哥哥到美國來以後，倚靠我供養他，我隨便罵他，打他，發怒之時，想一腳把他踢死。啊！我有許多罪，說也說不盡，總說一句，我是個該死的大罪人。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一日，我想起我的罪惡，真使我難過，我跪在主前，認我二十七年來所有的罪，求主改變我。我流淚禱告，淚滿枕席無人知道。我不能安寢，徹夜禱告，到了半夜！主耶穌現於面前，對我說：'小子啊！你的罪赦了，看我手足的釘跡，我為你的罪死過了。我可以安心罷！'自那日起，我如浪子回頭，變成另一樣的人，所以今日能夠站在你們面前講道。我大膽見證，主能救我這樣的大罪人，一定也能救你，無論你的罪怎樣重大，只要你肯認罪，

肯信靠十字架奇妙的救恩，你便能立刻得救。"

尚節第二次泰國的工作，於八月二日 結束。在泰的成績，有統計數字可見的，是泰國長老會的教友，本來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三五年間，從八千人減為七千人，但因尚節帶來的復興，兩年之間，又增至九千人。後來日軍佔據泰國，許多教會領袖被拘被囚，然而一般說來，還沒有屬靈衰退的現象。

一九四零年麥高教士已回美國了，太平洋戰事跟著爆發，泰國被日軍侵佔。那時有一位泰國醫生在美國巴爾摩研究院攻讀醫學，麥高問他說你以為泰國教會在這次戰爭中可以支持下去嗎？"

"可以，"他答道，"不過這完全要歸功於宋尚節博士！"

五十 爪哇重遊（1939 年下半年）

一九三九年八月杪，尚節重到爪哇。這回他先到巴達維亞，還是在葡萄牙教堂講道，聽眾和上次一樣擁擠。講道幾天後，整個華僑社會都激動起來了，沒有到會聽道的華僑，可說少之又少。教會更燃起了復興之火，畫著十字架的三角旗到處可見，男女信徒唱出讚美歌聲到處可聞。有人說，這現象，正仿佛象威爾斯的大復興呢。

一位華僑財主，住在巴附近的風景區茂勿，向來不信基督，但這時也趨慕宋博士的大名。他請一位朋友帶他到巴城開會，會畢求見。但尚節是有洞察人心靈力的，在一瞥之間，已透視這財主的存心，把信封接了過來，向空中一摔，說道："魔鬼的東西！"霎時鈔票紛紛散落，留在會場未散的聽者大感驚訝，那財主也惶惑不知所措。尚節對他說道："你如不悔罪信主就會和你的財富一同滅亡！！"

巴城以後，第二個工作地點便是茂勿，但尚節這時卻遇到一個不大不小的麻煩，移民廳要他辦某項入境手續，耽擱了幾天，不能如期前往。茂勿的華僑便利用這期間搭一大棚（教堂的位址太小了），同時請何亮牧師先行講道。棚搭好了，宋博士講道日期宣佈了，人潮從各地湧到，上自萬隆，下自巴城還有遠從山巴埠來的，擠滿了網球場中的大棚。

尚節這時老病又發作了，腰部劇痛，每次講道時要用兩手支持下身以減少腰部的負擔，每次講完後都要用熱水敷腰以減少痛楚。雖然如此，他講道的靈力卻並不稍減，許多人哭著上前認罪，為期一周的大會結束時，約有九百人表示願意歸依基督。

在茂勿時，尚節在一位基督徒弟兄家。這位弟兄問他，什麼是他成為大佈道家的秘訣。尚節說："要當心錢財；要當心女人；要小心翼翼順從主的領導；要知道主有呼召，主必開路。"

離開了美麗清涼的茂勿，尚節便到井里汶，三寶瓏，馬吉冷，布羅勒佐，日惹，梭羅等地情況都一樣踴躍熱烈。最後到了泗水。

泗水的培靈與佈道大會，由各教會聯合籌備，各項籌備工作由一位基督徒的廠主主持。他們定在回教廟宇附近空地搭一可容四千人的竹棚，開會十天，主要對象為訓練五百個佈道隊的隊員。

尚節於九月十八日到泗水，十九日開始講道，白天講的是增靈信息，聽道的是泗水和爪哇各地佈道隊隊員，和新舊遠近的基督徒。晚上講的是福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踴躍參加，中文報紙更渲染其事，使後幾天到者更多，把整個泗水華僑社會都攪動起來了。他的信息，主要的是攻罪。會畢，他對到台前跪下的人群問道："那些曾偷過別人東西的，舉起手來。你們現在願意公開認罪嗎？"他們一一舉起手後，尚節就為他們禱告，然後散會。

最後的一晚他講的是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題目是"基督再臨"。他叫聽眾要：一，看破錢財，要象窮寡婦一樣，把一切養生的都獻上；二要看破物質，例如聖殿是用貴重材料建成的，裡面有許多金銀寶石等值錢東西，但是七十年後，羅馬兵來到，為要得寶物，把殿的石頭一塊塊翻起來，不容一塊迭在一塊上面，正應驗了主的話；三，要看破假基督，"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末日必然有許多假基督，假先知，假師傅出來；四，要看破環境，"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不要驚惶，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五，要看破大逼迫；六，要看破天翻地覆。

使聽眾印象最深的，是關於戰爭的信息，他不但力陳聖經預言之必然應驗，更舉上海——他住家之地——及其附近的戰事為例，上海閘北有多少高樓大廈，南市有無數的層樓洋屋，也有知需用多少的金錢與時日，才建築成；然而只一天晚上，飛機大炮一掃，所有的都歸入烏有之鄉了，如今你一上海去，看不見那好看的樓房了。除阻界外，上海一切的物質都歸空虛。物質可以被魔鬼搶去，實際上絕無價值，每架鋼琴好的二三元，次的也幾百元，可是杭州的漢奸，把搶來的鋼琴發賣，每架十元，銀盃比碗更大更高的，賣二角錢。一個校長頂看重的銀盃，視為無價之寶，幾次搶去，還要贖回，然而至終卻不知所往了。

這話說的不久，珍珠港事變突發，日軍侵佔南洋群島，許多人受上戰禍，得了天翻地覆的經驗，才想起尚節當日的警告。

最後一天是九月二十九日，早晨尚節都為病人禱告。求治者須事先登記，凡登記了的盲人，跛子，聾者，啞者，和各種病人，尚節都奉基督的名治好了他們。他每次講道，都把治病祈禱放在最後一天，免得許多人只為身體的治療而來，而不注意靈魂之救贖。

泗水大會的成績，經統計如下，聖詩五千本，轉瞬售完。聖經公會的新舊約，無論是中文或馬來文，

也迅速售罄，不得不趕快向巴城補貨。因為聽道人多，各教會都感覺禮堂太小了，只好各自擴建或改建；同時傳道人的需要也大大增加起來，不得不多方設法補充。

九月三十日，尚節船赴西裡伯斯島的孟加錫，到泗水碼頭送行者有數百基督徒，在碼頭高唱讚美的詩歌以表惜別之忱。在孟加錫工作後，他轉往摩鹿加群的安汶領會，為時共約一個月。

十一月十三日早，尚節安抵星加坡，三間閩語禮堂（福州音的福靈堂，福清音的真光堂，興化音的天道堂）聯合請他在福靈堂講道，會期由十三晚至十九晚，每天講三次，表示悔改者三四九人，新組織佈道隊二十一隊會畢，再往萬登，加冷，檳榔嶼地，每地講道上星期。

尚節由星洲乘輪返滬時，送行的人都表示希望他於一九四〇年再來星馬領會。尚節答應了，可是這個諾言卻再也不能兌現了。

** 第五部分 澆奠 **

五十一 離世前後（1940—1944）

一 在上海

一九四〇後一月十八日，尚節扶病回抵上海。

他的身體本不堅實，又不肯稍加體貼，每次講道總是用盡力氣，汗淚交流。這樣的"拼老命"拼了將近十五年，現在已到了，"當跑的路已經跑盡"的階段了。他靈命轉機那年主對他的啟示，說他只有十五年的工作時間，現在也快滿期了。

他在美國留學時，曾割治痔瘡，但因經濟困難，出院過早（見第十二章），創口未完全癒合。當他還在伯特利壞游佈道團時，計志文等同工曾勸他入伯特利醫院醫治，因這醫院與佈道團是同一團體，醫生又為該團領袖，也是同工，極其方便。但尚節堅決不肯。

他在上海家裡休息，並沒有自傷自憐，也不象富翁貴人之"養局"，在病床上過無謂無聊的日子。在主日清晨，他總喜歡請一般朋友到家裡，對他們講道，講完便和他們共同祈禱。他說在講道與祈禱時，他的痛楚便忘記了許多。他認為這痛楚是主對他的訓練，目的在糾正他的壞脾氣。的確，他的脾氣這時

也好得多了。朋友來訪，必加以招呼，走時必送他出門。興化風俗，好友到家裡用膳，主人必請太太從中饋出來"獻筋"；這種禮節尚節現在也不憚煩實行起來了。人們都說，宋博士脾氣變了。

他照常每天讀聖經十一章，照常禱告，照常寫日記。寫日記是他每日的勞作，每寫總在一小時以上，從不間斷。這是關於他生平最寶貴的材料，可惜作者定寫本書到這裡時，還不曾窺其一斑。有時他覺得寫得太吃力時，便叫乃弟代勞，可是他又嫌弟弟寫得太慢，便請能文的神學院學生筆記他的口述。有空的時候，他還擇要答覆國內外基督徒的來信。

這時，在北平的王明道聽見宋抱病留滬的消息。王夫人劉景文女士，也在娘家養病，王就要夫人去探病。王夫人已聽說他病得很重，且甚痛苦，正有感動去看他。但因她自己病體也未痊，其母劉老太太勸暫緩幾日。但景文執意要去。到是見到宋的病痛，也知道他執拗不肯就醫。因為宋覺得自己奉主名為人禱告，主顯大能治癒許多病人，如果自己有病示求醫生不求耶穌，不但顯明自己沒有信心，且影響別人的信心，更使主名不得榮耀。因此，家人和肢體都有敢進言。景文見當時情形，就以馬太福音第九章十二節"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這兩句話為根據，勸他入醫院治療。尚節這才答應了。當即準備入院動手術。

他施手術的地點是上海戈登路大公醫院，施手術者是一位愛主的弟兄張醫生，因尚節體弱，所以先行輸血，然後動刀。手術經過的時間約三小時，挖去的爛肉約三個腰盤。當他抬入手術室的時候，十幾位在他病房裡的主內弟兄姊妹便迫切為他禱告。他患的是結核性痔漏，是一個預後不良的重病，需長期住院。住院時期中，做他的看護，保姆，管家的，是一位杭州佈道團團員張小姐，和一位元為尚節辦事務最出力的朱維馨先生。這位朱先生的禱告是："主啊，你若肯，接我回去，留下我的弟兄宋博士吧。"

尚節由手術室抬回病房時，仍在麻醉狀態中，面色蒼白如紙。後此數日，到院探視之親友，都見他在病床上呻吟痛苦。在大公醫院靜養了約一個月後，健康漸漸好轉，便遷回愚園路私寓。當劉景文女士再去看望他時，他象小孩子般地唱著經文奮興短歌："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那時適上海懷恩堂落成，該堂主持人擬奮興佈道大會，因堂宇寬闊，他們以為非有宋博士的聲望來號召，難期滿座，乃再三央求尚節勉為其難。尚節也希望體力可以勉強勝任便答應了。那天到的人很擁擠，懷恩堂內喧嘩雜亂。尚節緩步上了講臺，以擊桌，大聲說："這到底是教堂還是戲院啊？"會眾這才寂靜下來。那天他講的是"主的日子來到，好象夜間的賊一樣。"講到後段，即覺支援不住。講完歸家，又病倒了。他對人歎息說料不到我竟這樣不中用了！"

十一月十五日他的瘡口又再度發炎，痛楚增劇，身體越發衰弱了。他有朋友和醫生都勸他到北京協和醫院治療。他答應了，於十二月四日留家人在滬，隻身赴平。臨行時他對人說："我一向為別人的病祈

禱，現在別人要為我的病祈禱了。"

二 在北平

在協和醫院診察後，醫生斷定是癌和結核。第一次施手術是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二次是翌年一月二十八日，跟著一直在協和醫院住了六個月。那時內地會傳教士柏康爾夫婦因為兒子住在協和留院，常常到院，經王明介紹後，他倆與尚節互相認識，以後常作交談。在談話中尚節表示他的病是主對他的管教，要把的壞脾氣改變過來。關於尚節的性情，柏康爾早有所聞，現在親見其人，深愛他之溫柔和平，以前所聞的暴躁輕慢之氣已無影無蹤了。

這次手術雖然做得很成功，但因為遲了六個月（尚節因為不能離開工作，故一再遷延），病已深沉，故結果不能令人滿意。他出院的時間是七月七日。出院後，他搬到北平西郊的香山居住，賃的是一幢洋房。其地名"一棵松"，頗饒山林之勝。在新寓住了不久即於七月十八日聞其子約書亞在滬因腹膜炎去世的消息。此時上此境遭遇此事，在常人當然不免是一大打擊，但尚節知主已深，已不會為此事憂傷悲痛了。

宋師母攜三女於八月二十六日由滬來平，遷入香山園居住。此後，尚節的健康日趨正常，就恢復若干比較不吃力的工作，如和到訪的人談道等。在這段期間，他每日讀新舊約聖經三章及啟示錄一節，用新舊參照對讀，稱為"伴偶查經"，或轉"生命輪"，常有信徒同工一起查經。除此之外，他在這時期，還寫了十五首短歌，十九封給國內外佈道團的公開信，叫他們為復興禱告。

入秋之後，他體健更見好轉，已能在一棵松附近散步遊覽了。這個古帝王行獵的勝地，此時真有"霜葉紅於二月花"的奇景，主的忠僕於此暫息仔肩，流連景色，也是應當而且合適的。香山的靜宜園，是他最常策杖流憩的地方。他看見花草，即以花草作喻，對同行的人闡述真理。在香山旅店旁邊有一個高墩，尚節時常喜歡坐在那裡讀經靜修。

到了那年冬天，尚節得了啟示，就開始講"喻經故事"給同工們和家裡的人聽。拿宋師母的話來說，他"每天仍是吃下書卷，倒嚼主的言語，一面回顧，檢討自己過去的工作，一面鼓勵，帶領錦華和孩子們勤讀聖經。每晚有家庭聚會孩子們當時還年幼，對於普通的講經及解經不能感到興趣，亦不能瞭解，所以他開始每天講個小故事。這些故事聽來是很淺顯的，但其中卻關乎靈裡重要的事。"這不是按聖經各卷次序來講的，而是對那一卷書有感動，就先講那一卷；也不是先有了材料，然後再去講，乃是先有感動，然後禱告，禱告後就講；甚至講前還不知故事的起始和末了，只是象他常說的"隨風吹"，吹到那就是到那，不由得自己。"講的時候，有幾位同工在旁幫忙記錄，經過了兩個多月的時光，才把各卷書的故事講完。

這些故事特別注重教會與工作者的真理，例如：如何建立教會，如何使教會走上合一的路，上帝家的禾場需要怎樣的農夫（教會的傳道人）等待。這些傳道人又該如何先有靈性品德的修養，貫徹真理的知識，及死而復生的見證，方能滿足中國教會的要求，完成神永遠的計畫。宋師母在序裡說："主的話化在他（尚節）生命裡面，他將從聖經上所集領會的，配上這十餘年在各地工作及個人靈性經驗，就是這本喻經故事產生的由來。"

本書採取故事方式，故能引起讀者對讀經的興趣，同時也幫助解答讀者靈性過程的難題，帶領人認識"自我"的敗壞可憎，更能靠十字架的大能治死舊人，克服困難，進入基督的勝利。在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有一個中心：使人認得主的心去得主的心，這才能夠做一個完全滿足上帝心意的人。

《喻經故事》這寓言集遲至一九五一年七月才出版，這裡面充滿的精警的靈意和美妙的文學氣息。可惜這只是一本口述的記錄，尚節又沒有時間來把它加以文字上的修飾，否則它真可以和《天路歷程》一樣成為文學名著呢！

一九四二年，他身體又略有進步，在寓所內辟一堂名"恩典院"，在這裡開不定期的查經會和主日崇拜。還進城小住，這時常來恩典院談敘的有王明道，汪兆翔，楊紹唐，顧仁恩等人。顧曾為電影明星，生活非常糜爛，聽道後悔改，為尚節的佳果之一，這時在北平做傳道工作，一切作風均仿尚節。其家人由香港乘日本船北上，途中為盟國魚雷擊沉，全家溺死，顧非常心痛。尚節聽人他將這消息報告以後，對他說："你我很可來一個二部合唱，好嗎？"

"合唱？"顧迷惑了，"這時還唱得出來嗎？還有什麼可唱的呢？"

"我們可以唱約伯記"，尚節靜靜地回答"你唱第一章，我唱第二章。"

在恩典院中，他繼續寫作。據宋師母後來寫給 吳靜聆女士的信裡說，他這時的著作有"聖經故事"，"靈裡故事"，"伴偶故事"等三種，都是他"在病床上痛苦艱難中所得之啟示"。是歲也，德國突擊蘇聯，日本也突襲珍珠港，戰火蔓延越廣，香港，新加坡，馬來亞，印尼，暹羅，菲律賓，安南，緬甸等地（都是尚節到過的地方），都或先或後給日軍佔領；戰禍越深，物資缺乏愈甚，跟著又是中國政治的轉變，尚節著作之出版，便變成了遙遙無期了。

因為日本軍人認為基督教與英美等白種人有密切關係，因而對基督徒都採取一種懷疑和敵視的態度。上述東南亞各地教會，在淪陷後都受到不同的摧殘。尚節思念新知舊雨，心靈負擔愈來愈重，病勢又告逆轉。那時北京協和醫院已為日軍佔領，專供皇軍高級軍官使用，尚節只好赴天津醫治。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尚節在天津受第三次手術，住院三個月後，才回北京，在王明道家裡住了

一夜，次日便回到香山。這時候，他再也不能領什麼會了，但仍然和到訪者談道。

一九四四年六月，病勢轉劇，此時家人送他入北京德國醫院。六月十二日 施第四次手術。王明道於十六日去看他；德籍的姊妹也運用最大的愛心，謹慎看護。七月一日，尚節出院回到香山家裡。這時他氣息微弱，創痛時作，但仍不斷禱告。他這時給國內外教會的信息是："今後所能做的工作，將只有祈禱了。"這句話，後來果然成為南洋的中國基督徒的口號當他們不能佈道不能活動的時候。

八月初旬，病情已趨嚴重，石天民 先生從香山托人帶一封信給王明道，告訴他說宋 先生病重，如要看他，還是以早去為佳。王於十六日晚接到此信，打算十七日就去看他，卻因事延誤了一天。八月十八日早晨，王騎腳踏車上香山，因相距四十裡之遠，過午才到，到了才知道他已于黎明逝世了。

經過是這樣的：八月十六拂曉，病勢轉為危篤，尚節對宋師母說："上帝指示我，我就要回去了。"是夜，人昏迷狀態。但十七日以恢復清醒，還能低聲唱"十字架永是我的"等聖詩。從此以後，他看來好象已從極痛而轉入大喜樂與平安，於是吩咐後事：長女天嬰長大後赴東北傳道，次女天真赴南洋傳道，三女天權在全國作自由傳道。（他說過假使他有一百個兒女，他希望他們都作傳道人）。半夜，他對宋師母的最後遺言："不要怕。主耶穌已居門口。有什麼可怕的呢？"十八日凌晨七時七分，他便在主裡睡著了。

事後，宋夫人余錦華女士追記主的僕人如何"跑完最後的路程"：

1943年7月2日，主的僕人宋尚節從北平德國醫院動第四次手術後返香山，病情惡化，痔瘡傷口大如拳頭，傷口之深盈尺，疼痛得不能翻身。病中許多愛主的肢體，大夫，護士來服侍看顧，令他越發體驗主十字架的大愛。他自己說："我肉身爛了，臭了，但是嘴不爛不臭，還能向主禱告。"真是一面流淚，一面流膿流血的禱告。病危時，他曾對我說："不要為我預備好棺材，豎立大墓碑，讓人紀念，也不要作衣服，這個臭肉體用土埋葬就算了！我盼主再來時復活被提。狐狸有洞，飛鳥有窩，人子沒有枕首的地方。主的大僕人摩西死後，主為他埋葬隱藏起來，沒人知道他的墳墓。我願一生為主工作，我願隱藏起來，不要立大碑給人紀念。如果你和三個孩子要知道我葬在那裡，就用一塊小小的石頭，寫著主的小僕人宋某某就好了。"感謝主愛他的僕人，起頭三年隱藏在興化本鄉，末後三年又把他隱藏在北平香山。

1944年8月16日的晚上，不見星星和月亮，外面還下著小雨，室內只有小煤油燈一盞。因見他病情嚴重，不敢離開他。到了深夜，他看我太累了，不忍心叫我陪著，催我去睡覺。我躺在床上剛要入睡，聽見他在禱告；我立刻起來在他身邊，見他兩手握拳在敬拜主，斷斷續續地用微弱的聲音禱告。我感到心靈孤單，只有跪在他床邊流淚禱告："主啊！你要接你的僕人，求你白天接去，不要在黑夜接去，因為弟兄姊妹都睡了！"

禱畢起來，讚美主，我見他嘴唇微微地動，忽然滿臉發出強烈白光，（當時房裡只有一盞小煤油燈）；我見到這奇異的亮光，心靈得著極大的安慰。後來他便昏迷了，翌日清晨一醒過來就唱詩，唱了三首詩。那天從極大痛苦轉入極大的平安與喜樂。

八月十八日清晨，在世寄居四十載的宋約翰果然安返天家息勞主懷了！

圍繞在他身邊的，宋師母和天嬰，天真，天權三之外，還有親友，醫生，看護等人。王明道到後，這群人便請他領蓋棺禮拜。是日下午五時入殮，王明道講啟示錄第二十四章十三節："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八月二十二日舉行安葬禮拜，大家仍請王明講道主領，那天到會的，除了在北京的親友外，還有天津來的信徒，還有煙臺，汕頭，廈門，福州等地的信徒在場，共二百餘人。王明道講的是耶利米書第一章四至九節（講詞大意見第五十三章）。會畢大眾排隊送尚節的棺柩到附近山崗塋地入土。這個塋地，在香山旅店旁邊，即尚節生前常愛坐在那裡讀經靈修的高墩，是張彼得先生購贈的。張畢業于燕京大學外文系，因肺病亦在香山留養，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頗有意到國外佈道，故于尚節到香山後，即時相過從，此時他亦在送殯的行列中。他們一路行，一路唱：

勞苦工程已完畢，兇猛戰爭已經歷；行人已渡世風波 身登彼岸享安息。

父啊，敬將安睡僕人，奉交我父慈愛保存。到彼啼痕皆消失，到彼疑難多明白；

一生工作究如何？主為裁判公且直。父啊，敬將安睡僕人，奉交我父慈愛保存。

五十二 蓋棺論定

宋尚節博士雖然是一代屬靈巨人，對中國國內外教會的影響雖然至多至大。然而有人的缺點。同時，人對於他，也不免有吹毛求疵的苛評。現在先把這一類的苛評討論一下，然後盡到他真正的缺點。

尚節講道時只飲雞湯，不飲開水。他無論到什麼地方，常先關照這一點。因此就有人說他奢侈。以雞湯代水當然比較破費，但一兩杯雞湯，所值究竟有限。可是他每天講道三次（有時四次！）每次二三小時而且每講必大聲疾呼，象要把生命傾出，體力的消耗必然甚大，又無暇補充，所以渴雞湯無寧是必要之舉。以尚節的世智，如果從事俗務，則食必珍饈，飲必瓊漿，當綽綽然有餘裕，何況區區的雞湯？

尚節脾氣不好，喜歡罵人，這是事實。原因之一，可能是工作忙，休息不夠，時間少，容易變得不耐煩。他發過脾氣，知道不是好事，常常流淚自責，說是"老舊人"作怪。他發作起來時，誰都要怕他幾分。儘管你是要人，大人，名人，年高德功的人，譽高望重的人，他都要訓就訓，要罵就罵，有時罵得痛快淋漓。許多人就此責他怪他，說他不留餘地，不顧情面。說這話的人根本就沒有問問，被罵者是否有可罵之處？若當罵而不罵，則尚節倒失了誚友之責而和世人之顧面子，不坦白，愛敷衍，縱容罪惡之流沆瀣氣了。何況尚節之罵，都出於愛心，很多人經他一罵而罵好了的。至於一些面諛之輩，更非罵不可，因為罵了之後，他以後便不敢再濫送高帽，尚節就可自保謙卑，不致被捧上雲端而有飄飄然之感。由此可見，罵人不當是尚節的缺點，有時反而是他的優點，是出於愛心的責備，不過世人習於流俗，不能察覺而已。因此，必須透過愛的觀點來看。但若沒有他的愛，只是自我心中作祟，則是另當別論了。

苛評者說尚節喜歡女人。這當然不是說他有什麼苟且曖昧之行（在這一點上，他是清白無懈可擊的），而是說他對異性的特殊興趣。尚節喜歡女人替他翻譯，固然是個事實，但這可能是他覺得：一，女人的注意力較集中而持久；故翻譯忠實，能照字句直譯不曲解曲譯；二，女人發音清晰圓潤，聲浪較能傳遠，那時擴音器的應用還未普遍，在人多的時候，女人翻譯比較適合。這當然不是人人如此，但可能是他由經驗上得來的結論。無論如何，這不能算是他的缺點。事實上，尚節言笑不苟，若非工作必要，對女性總力避太過接近，以避悠悠之口。舉例說：某晨，鄭遂藍女士到尚節家裡繼續記錄他的口述。他欣然對鄭說："昨晚我在以西結書裡得到一篇新講章，現在先講給你聽，請你替我整理一下。"跟著他叫："媽媽，天真，一同上樓來聽我講道。"於是宋師母和天真（他的次女，那時才六七歲）上了樓，宋師母整理床鋪，打掃房間，就下樓去了；尚節卻不許天真下樓，一定要她沿桌坐下靜聽，不得離開一步。可憐小小的天真給軟禁了一小時，要哭又不敢哭，臉上看來一點也不天真！鄭女士很替她不平，但懾于他的威嚴，不敢代她求情。後來鄭才明白，他之扣留天真，並非專制，也不是要她聽那麼深奧的解經，而是因為往日會談都在樓下，今日遷到樓上，目的在求安靜，為避瓜李之嫌，所以勒令天真在那裡作陪。此事可看出，尚節不但律己嚴謹，而且顧慮周到，並不是一位不懂世故人情的書呆子啊。

尚節不但律己嚴謹，同時也律人嚴謹。茲舉三事為例。

一，一九三八年春，鄭遂藍女士急欲由滬返閩，而苦於無伴，適有一位來自香港的中年佈道家，與鄭為同鄉，打算從陸路南往閩北一帶工作，她就想跟他同回福州。可是尚節大不為然，認為戰亂期間，交通阻滯，男女同行，必有許多不便。但鄭婦心似箭，且以為與敬畏主之傳道人同行，最為穩當。尚節仍然極力反對，再三為她禱告，卒未成行。多年後，鄭回憶此事心裡還竊自慶倖，因為她那時涉世未深，若同行了，可能鑄下大錯。

二，隨後他打算設一"國內外佈道團總通信處"於上海，請鄭藍幫忙，但又怕她年紀輕，經驗少，魄力

不夠精細，不耐煩兼顧瑣事。所以一男一女，是最理想的辦法。但他又那麼拘迂，定要兩人先訂婚然後通力合作，且自薦為介紹人，主婚人，證婚人，以至生活負責人。鄭答以"抱獨身主義，不願出嫁。"他無可奈何，計畫遂告擱淺。

三，一九三二年七月，伯特利某同工與王女士原定于夏令會中的一個星期四下午，舉行訂婚典禮。不料這時福州劉女士趕到，名為參加夏令會，其實是向某追求。原來某生來儀錶蕭灑，曾在福州主領唱詩，劉女士早已對他鍾情，此時與其母同來，母女兩人時邀某出遊及購物，其另有醉翁之意顯而可見。某同工竟心猿意馬，不打算與王訂婚了。這事給尚節聽見了，就老實不客氣，當眾訓斥一番。某起立認罪，使王感尷尬，劉感狼狽，結果誰都訂婚不成。

尚節曾說過："我不誇口，我每日看見上帝……因我心中清潔。"如果他在男女關係有不潔之念，他怎能看見上帝而在他那裡取得力量？

說過了"色"，就要說"財"了。

雖然伯特利環游佈道團懷疑尚節曾私受信徒獻金，或曾暗示信徒寄款其家，後來事實已證明其無稽，可不必再論。雖然如此，後來他獨立工作時還有人說他貪財的。平心而論，他從未講究物質享受，大統艙，三等車，小提箱，長布褂，均安之若素，貪許多財來，對他有何用處？團體或個人對他饋贈當然很多，但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他不受僱聘，沒有固定薪水，同時又從他得到造就而對他感激，所以踴躍捐獻。"做工的得工價"，何貪之有？縱使他不收別人的獻金，苛評者還不是一樣會說他"沽名釣譽"，"引人歸己"嗎？何況他收到饋贈，除了生活費用及家用之外，大部分用於聖工，如捐贈佈道團或資助神學生之類？

關於家用，他所寄的，一部分是弟弟的學費，一部分是到妻兒的贍養，款額都不會很多。他的弟弟說："家兄很少寄錢回來，若有匯款，也是寄交某信託人直接存入，'上帝的錢'戶內。我曾勸他多付錢給嫂嫂，以防萬一。但他老是說'天父必看顧'。他身體不是頂好，又那麼拼命，且常有人反對他，甚至要殺害他，我們未免擔心，所以在他出外期間，偶爾有人匯款來，我們就將之儲存。"他這話說的是事實。他常常對兒女說："爸爸是烏鴉飯的。"他彌留時也曾對家人說："你們今後要吃烏鴉飯了。"他的意思是說。他們要象以利亞一樣，在基立溪旁，每天等候上帝差遣烏鴉供給食物。可見他沒有存款，也沒有人家留下什麼財產。

尚節脾氣不好，在家裡當然也不免有時發作。但是，一般說來，他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他跟兒女呼宋師母為"媽媽"，這說表示他對她的敬愛。雖然他在家的時間不多，就是短暫的在家小住，也忙於見客，覆信，和其他工作，但只要他有空，總喜歡和孩子們玩玩，享受一下天倫之樂。某一次有一人到訪，看見孩子們和一個大人玩得興高采烈。等他們玩了一會兒以後，他問一個較大的孩子說："宋博士在家

嗎？"那孩子指著說："他就是。"這位客人起初還當他是宋家的用人呢！他以為宋博士不會如此的其貌不揚，不會穿如此粗劣的衣服，更不會見有客而不打招呼的。這事可看出尚節的作風，也可看出他家庭生活之一斑。

他在家的時間很少。據他自己說，一年平均只有一個月。他把家由興化遷到上海，那是因為上海那時是對外對內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在上海有兩次嚴重的中日戰爭——是"一二八"，一是，"八一三"——兩次他都撇下宋師母和兒女在戰火中，自己到遠方工作。有人便因此說他忍置。其實，他們尚記得主的教訓："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就不會以此責備尚節了。

他有很多次叫翻譯的人下臺，因為他們譯得不能滿意。這事的是是非非，並不易斷定。尚節不顧自己，對自己的面子，名譽，身分，從不愛惜，就以為別人也應該如此。他以為譯者若不能勝任愉快，便應該下臺而無憾。有些時候，或支吾吞吐，不能如講者之強調，之明白清晰；有些時候，譯得不正確，把講者原意打了折扣，甚至與講者原意相反。不這些場合，他都要臨時換人。舉例來說，一九三二年六月在福州尚友堂，他講的是"女學生在暑假時到處去作見證"，卻被譯為"女學生在出嫁時倒出去作見證"這固然錯的可惱可笑，但還無傷大雅。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杭州第一屆全國基督徒佈道團查經會裡，尚節講及馬可中途離開保羅和巴拿巴，而折回耶路撒冷一事，他的原意是說馬可年輕，初次背鄉別井，旅途勞頓，未免 homesick。記者竟誤為"馬可年輕……未免好色，便湍返家園。"（homesick 意為"思家"，與廈門語"好色"音相近；是會雖在杭州舉行，但代表約三百人中，廈門來的占了一半，故有廈門人記錄。）這種錯誤，便不能不說是嚴重了。後來果然有人因此抨擊尚節"胡亂解經"。由此看來，尚節之叫譯者下臺，豈不是情有可原嗎？？？

但是，作者晤及為尚節翻譯過的人，他也有說不盡的苦衷：第一，尚節"興化官話"確實難懂，若非聽慣或對興化土話有多少瞭解，簡直就無從翻譯；第二，尚節在講臺上跑來跑去，偶然追隨不及時，或者他轉頭轉身時，必有幾個字聽不清楚；第三他講道常多表演，而表演是人人都懂，不必傳譯，但他以為譯者若不跟著表演，必大減力量，因而對"有賣力"譯者不滿（例如講到亞蘭王元帥乃縵在約但河沐浴七次時，他把講臺當岸，地當河，必從臺上跳落地下，還要跳足七次）；第四，他脾氣不好，譯者雖不明白亦不敢多問，怕激起他的怒氣，而不問就不免有錯。由此可見批評尚節之臨事撤換譯者，也不一定過苛的。

尚節真在他講道時之喜歡"望文主義"，即對地名人名或其他專名的字，本來沒有什麼意義的，想出各種意義出來。舉例說：一，南昌，他解成"使我得指南而光昌"。二，學連（他父親的名字），是"教我'學'連'的功課，即先打下各小地，然後通連至大城"。三，興化，某次講道，只有五十餘人前來祈禱，其餘都"不興不化"。四，開封，尚節在此領會時，因戒嚴只好在城外開會，晚上七時即不得出入，經交涉後，牧師可率眾往返，"真是開了封"。五，王順，是一個啞吧的名；尚節說："我一見他的姓名顛倒便是'順

王'，即順服萬王之王耶穌基督。"六，蒙城，他滿希望"舉城蒙恩"。七，長樂，"但願主賞賜永福長樂"。八，梧州，他把"梧"字拆開，"吾"者我也；"木"者，十字架也，"當將我舊我釘死其上，將'吾'掛在'木'頭上。"

諸如此類的拆字法，即在洋人中亦有人使用。拆字母的，在英文中顛倒換位，稱為"Anagram"，偶一為之，並無大害；但無聖靈無學問的人，東施效顰，經常使用，就不免牽強附會了。但他有時把外國地名人名的譯音，也照樣拿來望文生義，或拆開來解釋。例如："格拉森（見可福音第五章第一節），他說："我喜歡根據中文的字眼解釋這三個字：格——各個木（少數的）——拉，引領，森——木林——（多數的）。意思說，只要有一個人真正得著救恩，便能引領許多人歸向救主。耶穌在這格拉森岸上雖然只救了一個人，可是借著他，全地都得聞救恩，主耶穌最看重那種'格拉森'的工作。他格了一個撒馬利亞婦人，便拉了全城的人；大馬色的途上格了一個掃羅，便開了教會的新紀元，拉了無數的人。"

他並不是這樣的拆字解經，而是用來另有新義引起興趣。他拿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和約拿書一起講，用詩篇來對照馬可福音，拿創世記的創世工程七階段來比較他自己的經歷。幸虧他沒有在這方面發展下去。關於這一點王明道先生有如下批評：

"一九三二年的春季我到山東幾個地方領會，聽見一些信徒述說他對聖經所下的解釋，使我心中對他起了很大的反感(那時他正好在山東一些地方領過會)。因為他講解聖經中人名地名的意義，絲毫不顧原文，只按漢文的字義任意講解，就如同他解釋彼拉多一個名詞說'他是他的意思，他拉來的人多，是證明你拉來的人少。'他又解釋大利拉一個名詞說：'財利大了便把人拉到魔鬼那裡去。'那時我已經聽說他是一位留過學的人，他決不會不知道聖經中的漢譯人名地名不過是譯音，怎麼竟會這樣曲解起來呢？……因此我對他很有了一些不好的印象。不過我不深認識他，也沒有聽他講過道，因此不能有什麼表示。及至一二年以後我在一些地方看見他工作的果效是那樣奇妙，有許多人認罪悔改，有許多人信主得救，有許多人信主得救，有許多人信主得救；又聽見他是那樣勇敢責備群眾和教會的罪惡，不畏權勢，不計毀譽，在幾個地方甚至有人準備起來毆打他，因著主的保守，他未曾遭遇他們的毒手。我又聽見他那樣大聲疾呼不顧性命的講道，我便承認他實在是主特別興起特別使用的一個人，從那個時候起我對他的印象完全轉變過來。他對聖經的解釋雖然有些不合原意的地方，那是因為主給他的恩賜是招呼罪人悔改，不是講解聖經……"

但對於宋氏按中文字義解釋譯名的方式，以至被指為望文生義曲解，據當時在場的鄭遂藍女士記憶和出版的記錄，有些是以訛傳訛。鄭文說：

將地名人名任意"釋義"，諒旨在加深印象，易於記憶。不過有時也會傳聞失真，不足為據！比方說，有人告訴王明道先生：宋博士把彼拉多說成"他拉來的人多，是證明你拉來的人少。"但我所聽的卻不是這樣（我親耳聽過兩次），他是說：彼拉多的失敗就在於他（彼）拉多，給群眾的喊聲懾服了！他明知

耶穌是無辜的義人，存意釋放他，無奈多人的呼喊"除掉他，除掉他，否則你就不是該撒的忠臣！"令他味良將耶穌交給群眾去釘十字架。他並非在講解人名的"意義"，只是按譯音的字面取些"教訓"罷了。我聽了深引為戒——"服從多數"並非絕對的準則。(羅十二：17)教我們'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本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以惡報惡"在人們看來，原是天公地道的，只要報得不過份就合情理。聖經卻教訓我們'不要'以惡報惡，豈非悖乎常理？所以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慎思明辯，是否全乎真理去作，並作一味"拉多"，免得流于效法世俗，與眾浮沉！

我們不難想像，當時中國，教育未普及，有些"無學問不堅固"的人，為了競新尚奇，甚至對聖經原文字義一無所知，就貿然依中文穿鑿附會，以至與經義違悖。這種事情雖然可能有的，但不是宋尚節應負責的。就象標榜聖經濫解的更多，聖經卻不能負責一樣。

五十三 王明道的推崇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宋尚節博士遺體下葬以前，開了一次會，由王明道先生講道。那天到會的約二百餘人，講道內容，當時沒有記錄，但可以根據靈食季刊第七十一期王明道先生所著"宋尚節先生去世了"一文，窺見其大意，茲摘錄如下：

宋先生實在是一個極特別的人。他非常聰明。他的缺點就是他任性。聽他講道，看他待人，與他同處，處處能看出來他是那樣無拘無束，願意怎樣便怎樣。因著他那樣任性，不知觸犯了多少人，使多少人對他起惡感，使多少人說他驕傲。其實他一點沒有驕傲。他沒有不好的存心，但他確是拙於處世。我聽見一些人批評他，便為他們解釋。我覺得在這些事上應當特別幫助他。所以當他到北平協和醫院住院的時候，我就好好勸他。一次，我問他說："有人告訴我說：他到你的屋子裡去你，你驅逐他出去，你為什麼這樣作呢？"他回答我說："我要祈禱，我要看聖經，我沒有暇時同他說話，所以我叫他出去。"我對他說："你祈禱讀經不是為幫助人麼？如今有人來向你求幫助，你倒叫他出去，這不違反你的初衷麼？縱使你現在在急需安靜祈禱讀經，實在不能同人談話，也當委婉向他說明理由，請他改日再來才對，怎麼可以驅逐他出去呢？"他回答說："我不會那說。"我對他說："讓我告訴你怎樣說。"他笑了，我也笑了。我又向他說，"別人給你寫信，你回信不回呢？比如有的教會寫信請你領會，你能去或不能去，你怎樣回復呢？"他說，"我若能去，就寫信告訴他們幾時去，若不能去，就不寫回信了。他們得不著我的信，自然知道我不去了。何必再寫信呢？"我告訴他說，"別人既給你寫信，你無論能不能去，都應當給人一個回答，不應當使別人望眼欲穿的長久等候著。"他對我說："沒有工夫寫那麼些信。"我說，"你沒有工夫也必須寫。你自己實在不能，也當托別人替你寫。"末後他接受我的勸告。我又向他說，"有人請你吃飯或送給你禮物，你道謝不道謝呢？"他回答說，"我謝謝主，我不謝謝人。"我當時告訴他說那是不對，謝謝主固然要緊，謝謝人也是不可缺的。我告訴他急需好好讀一讀信徒處世常識。他回答說，"你所寫的书我都喜歡讀，就怕讀那本信徒處世常識"我說，"你最需要學習如何處世。你雖然怕讀，也必須讀，我要強迫讀這本書。我下次來看你，就為你帶一本來。你必須應許我好好用心去讀。"

他向我作出小孩子的笑臉來，表示我是在難為他。我們兩個人笑了好久。最後他點頭應許了。第二次我來看他便給他帶一本來。他也履行了他的應許。雖然我沒有再問他有沒有好好用心讀這本書，但事實告訴我他確是好好的讀過。因為第二年我到香山去看他的時候，他已經會見人鞠躬行禮，會出來迎接人，會起立讓坐，會向人道謝，當客人告辭的時候還送到大門外，向人說再見。這些都是他向來不作也不會作的。他一見著我就操著那福建音的國語笑著說"處世常識"。意思是"我已經學了處世常識"。這句話他對我說了好多次。看他那種樣子完全象一個幾歲的孩子，天真爛漫，毫無矯飾。有些人因為他待人那樣輕慢，那樣沒有禮貌，便以為他是驕傲。其實他真是一點也不驕傲，他只是太任性太拙於處世而已。任性固然是他的大缺點，但他卻有一些最大的長處，其中的第一樣就是他誠實正直，毫無虛偽。他不會同人鉤心鬥角，他尤其不會作偽欺人。他心裡怎樣看，口裡就怎樣說。他裡面有什麼，外面就發出什麼來，他決不敷衍人，也不瞻徇情面。他傷人就在這裡，他得人也在這裡。我最愛他的大原因也是在這裡。

我知道的一些為上帝作工的人當中有才幹的人也有，有熱心的人也有，有恩賜的人也有，但要找裡外一樣，心口如一，絲毫沒有虛偽的人卻是寥寥可數。虛偽好象是我國人的特長，連熱心為主作工的人也不例外。許多為主作工的人談吐文雅，手段靈活，與人交際的時彬彬有禮，和善可親。當你乍一見到他們的時候，真令你對他們發生無限的敬愛。但及至你他們同處的日子一長，你便看出來他們的那種虛偽詭詐，那種矯揉造作，真令人疾首痛心。看他們外面的表示聽他們的口中所講的道，真令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是主耶穌的好門徒，但一觀察他們那種虛偽詭詐的言行，又不能不令我們承認他們是撒但的高足。許多為主作工的人在人面前是一種人，在家庭裡另是一種人。當你看見他們的時候，縱使他們的臉上沒有帶著一副假面具，最少也是塗著一些化妝品。你要尋找一個毫無矯飾毫無虛偽百分之百的本來面目的人實在不容易多見。宋先生便是這種少見的人當中的一個。他在人面前，在人背後，在講臺上，在家庭裡，在生人面前，在熟人面前，完全是一樣。他的短處容易被人看見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其他為主作工的人當中，有的短處比他的短處嚴重幾倍，但別人卻看不見；因為那些人會掩飾，會遮蓋。他卻是有什麼就顯露出什麼來。許多人為這個批評他，我卻為這個愛他。我不是愛他的短處，我所愛的乃是他的真誠，當然那些短處是不好的，所以應當改正。

有一件最可惜的事，就是有些工人在初蒙召初為主作工的時候，心是非常熱，年紀也很輕，很有一種真誠正直的生活。及至作工的年日一長，經驗豐富了，閱歷加深了，正直的心不知道在佬什麼時候竟漸漸變為彎曲，誠實的人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竟變為圓滑。年老的時候並不是"老成持重"，乃是"老奸巨猾"。我看見很多人都是這樣的變化了。我也常常特別提醒警戒自己，怕自己不知不覺走到這種地步。宋先生去世的時候是四十三歲，也算到了中年。他作的工不算少，去的地方不算少，接觸的人也不算少，受的打擊也不算不重。如果他學會了圓滑彎曲，也是很不足為奇的事。但他到離世俗始終是那樣真誠正直，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宋先生還有一樣最大的長處，便是他的勇敢。他具有古代先知們的勇敢。他是一個向罪惡進攻的勇士。

他毫不畏懼的責備社會中的罪惡和教會中的罪惡。他毫不顧慮到別人的攻擊和反對。他似乎忘記了自己的名譽和安全。若不是主保守他，他不只多次會別人打傷，就是遭人的毒手，喪了性命，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常想：今日社會和教會中的罪惡那樣蕃衍發展，世界到處都被魔鬼的勢力支配著，非有如同古代那些象烈火一般的先知出來大大聲疾呼不可。不計毀譽，不顧性命，不徇情面，不瞻前顧後，不畏首畏尾，拼命向罪惡和撒但進攻，這種人是現今世界和教會所急需的人，但這種人也是今日最不可多得的人。宋先生是這樣的一個人，但他現在去世了如何能不令人悲傷呢！

宋先生特別的恩賜和使命是責備罪惡，勸人悔改，傳揚耶穌救恩的福音，領人得救。他作這種工作，實在是別人望塵莫及的。講解聖經卻不是他的特長。他也沒有治理教會的恩賜。他不大會認識人。他缺乏社會中的常識。他容易受人激動，也容易受欺騙。叫他去治理一個教會，領導一個團體，是不容易收良好效果的。有些人因為聽他講道得了救，得了復興，又看見主那樣大大使用他，便以為他什麼都知道，什麼都能作，便叫他卻作他所不能的，那實在是一種錯誤，只要有一個人能講道感動人，別人便請他解答一切的問題，無論遇見什麼事求他的指教，而且都照著他所指教的去行，就象一個人一被主所使用就成上帝一樣。這種錯誤若不徹底改正，不但不是教會的益處，也不是主的僕人們的益處。

從宋先生被主使用以後，我們看見一件令人哭不得笑不得的事，就有些人沒有宋先生的恩賜和熱誠，更沒有他所得的呼召和使命，只因為他得到許多人的歡迎和擁戴，便也東施效顰般的學起宋先生來。他們學他的喊，學他的跳，學他責備人的罪，學他訓人的表情，學他解經，有人甚至學他那樣不顧禮貌，不和人說話。沒有他裡面所有的真實的好東西，只學得他一些外表，結果弄得畫虎類犬，貽笑大方。他們自己還以為自己是第二個宋尚節，第三個宋尚節，第四個宋尚節，第五個宋尚節。旁觀的人早已經捧了腹，已經噴了飯，當事的人還覺得興高采烈，得意洋洋。這種情形真不能不令人笑了以後繼之以哭了。

宋先生最偉大的地方就是他的真誠，因為他真誠，所以他能被主所大用。因為他真誠，所以他能受人的愛敬。因為他真誠，所以的一些缺點也能被抵消。他講道出於真誠，就是他在講臺上跳喊表演，也無一不是也於真誠。那些學他的人既沒有他裡面所有的恨罪愛人的心，又沒有他怕有的那種熱誠和能力，只是外面學了一些皮毛，那豈不是怕自己不穀虛偽的，再多加一些虛偽，又焉能不弄得畫虎類犬呢？

我每逢讀到舊約中那些先知書，便不能不欽佩景仰那些先知的勇敢忠心，和他們那種嫉惡如仇的態度。看到以色列與猶大兩國的人民是那樣悖逆上帝，行強暴，虛偽，詭詐，自私，淫邪，一切的生活與上帝的律法是背道而馳，但覺得那個時代真是需要這樣的一些先知。同時我再看到今日中國社會的情形，並今日中國教會的情形，與當日以色列和猶大國的情形正無獨有偶，形影畢肖，便覺得今日的世界和今日教會，也需要象古代的先知那樣勇敢忠心，嫉惡如仇，不畏縮，不徇情面，放膽責備罪惡，把名利性命一概置之度外的先知，起來大聲疾呼，使這些悖道的人們回軌歸向主。今日中國教會中的傳道

人，有學識的尚能找到幾個，有恩賜的尚能找到幾個，有敬虔生活的又能找到幾個，惟獨勇敢忠心，疾惡如仇，不畏縮，不徇情，把名利性命一概置之度外，去放膽責備群眾的罪惡，不怕受眾人的反對攻擊的傳道人，簡直是寥若晨星。宋先生是這樣的一位，然而他又離了世界，再找象他這樣的人還可以找到幾個呢？宋先生去世安息了，但主的工作決沒有停息。他在今日仍是召選他看為合用的人。他的能力仍是要大大的臨到那些為他作工的人。他先發出一個呼聲說："我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去呢？"（賽六：8）然後他要對他所差遣的人說："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什麼話，你都要說。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耶一：7-8）"所以你當束腰，起來將我吩咐你的一切話告訴他們。不要因他們驚惶，免得我使你在他們面前驚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鐵柱，銅牆，與全地和猶大的君王首領祭司，並地上的眾民反對。他們要攻擊你，卻不能勝你，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耶一：17-19）

世界的罪惡一日比一日增加，教會的腐敗也一日比一日更甚，願意答應主的呼召作今日的先知的人，回答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一九四四.九.一五

後記

本書之作，是一九五六年秋才再度從事，今日始告竣工。所謂擱置，不過是暫停撰寫而已，收集材料的工作，則從未間斷。在"擱置"期內，作者曾趨訪與宋博士有關係的人，寫信給宋氏在海外的親友，又曾問各地搜購書刊圖片。感謝主，許多寶貴的資料，在這五六年中，從多地流匯，使當初的材料缺乏，一變而為材料太多，工作的重心遂為芟蕪去雜，以免卷帙過於繁重。所最感遺憾的，只有宋博士的日記，至本書付印的今天，還未寓目的機會。這是他生活與思想最詳最實從始至終沒有一天間斷過的記錄，卻連這日記的斷片也沒有找到！

書刊方面，作者曾引用現在依採用多少為序，列為下表（其曾參閱而未取材的，不錄）：

- （一） 宋尚節：我的見證（王敏學記）
- （二） 宋尚節：工作的回顧（鄭遂藍記新嘉坡基督徒佈道團銀禧紀念刊（以上二書為合編本）
- （三） Leslie T. Lyall（賴恩德）：John Sung
- （四） 宋尚節：講經集（第二屆全國查經會編印）
- （五） 葉見元編：宋尚節最後講道集
- （六） 宋尚節：靈程指南
- （七） 王明道"靈食季刊（第七十一期）

- (八) 宋尚節：新嘉坡查經人演講集
- (九) 計志文編：復興的火焰
- (十) 宋尚節：退修會講經記錄八小冊（上海基督徒佈道團印行）
- (十一) 汪兆翔：哈該書講義
- (十二) 星洲基督徒佈道第十五周年紀念刊
- (十三) 宋尚節：喻經故事
- (十四) 蔡蘇："懷念故人宋尚節博士"（晨星報第三卷二期）
- (十五) 燈塔（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各期中吳恩溥牧師之紀術四篇）
- (十六) 王明道：：五十年來
- (十七) 新嘉坡基督徒佈道團金禧紀念刊一九四四.九.一五

劉翼凌

2004年10月（出版）